

蔡春甫短篇小說選
第一集

華林一譯

吻

古今出版社

SELECTED WORKS

by

ANTON CHEK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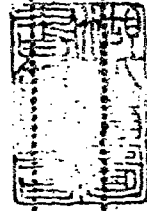
—集一第集選前霍柴—

譯—林華

四二·五三九三

目次

柴霍甫路德	一
洛斯采特的琴	三
頑皮的孩子	一九
昂貴的教課	二三
吻	三三
一件小事	六三
老年	七四
維羅基亞	八四
老人日記	一〇六



一八七九年柴霍甫開始著作。一九〇四年一月，當得西歷祝他寫作第二十五週年時，他為一俄國內新聞記者略述他的事傳如下：

「我於一八〇六年生於泰申島村。一八七八年我畢業於泰申島格高等學校。一八八四年我畢業於莫斯科大學醫學院。一八八八年我獲得普魯士獎金。一八九〇年我遊了沙撈哈林，從海道回家。一八九一年我遊了日本，吃了土鯨魚，吃了鱈肉。

我於一八七九年開始為「羅曼羅蘭」寫文。我的最重要著作如下：「駁雜的故事」，「抑鬱的人們」及故事「決鬥」。我又寫了我自己的回憶錄，也寫了些劇本。除外國語外，我的著作已被譯成各種語言。我也知道有人譯成德文了。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也很贊許我。就是法國人也不自覺的與我為友。

我與我的朋友——醫生和作家——保持着友好關係，我沒有結婚。我很希望能獲得養老金。醫是我的職業，我在前在一年內完成了前三年不能完成的法醫判斷工作。

作家中我贊成托爾斯泰，醫生中我贊成柴克哈林。

但總這一切都是廢話。你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罷。假使這些不是事實，就用詩稿來代替好了……」

俄國人舉行他寫作二十五年紀念以後，柴霍甫就因肺病於同年秋死於德國的貝頓維勒。

柴霍甫早年的故事，用筆名涅克杭特發表，都是些趣劇式的小故事，有時帶着諷刺的語調，但大部分都是笑話，沒有特別的目的；不過是使人發笑罷了。以後，他的故事漸趨嚴正，深含着悲觀主義的色彩。他的笑話變成悲痛的，富有意義的幽默了。

雖然柴霍甫的文名大部建立在他的短篇小說之上，可是他也寫了數種重要的劇本，在俄國舞台上獲得很大成功。他對於戲劇的最重要的貢獻是「櫻桃園」。

——譯自近代世界名著叢書柴霍甫選集——

洛斯克采特的琴

這是一個小市鎮，比一個鄉村大不了好多，鎮上的居民，多半是老年人，死亡之少，簡直令人驚心。醫院和牢獄都只需要少量的棺材。簡言之，棺材的生意壞透了。假使伊萬諾夫·耶科夫是京都的棺材匠，他可能已有自己的房屋了，能自稱馬特維基·耶科夫了。現在人們還是叫他耶科夫，更由於某種不明顯的理由，同街的人，給他一個綽號，叫老耶科；他同一個簡樸的髮夫一樣的窮，他住的是舊的小屋，只有一個房間；他煮湯，火爐，一張雙人牀，幾把棺材，一張木工的小凳，家中的用具，都住在這一間房裏的。

可是耶科夫所製的棺材很好，既耐久，又美觀。他替農夫和小工人們所製的棺材，都是一樣大小的。他製的棺材，他這方法，從來沒有失敗過，雖然他已活到七十歲了，在他的事業上，即在牢獄裏，自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比他更高或更胖的人。他替女人製的棺材，比製棺材，他更先將一樣製的碼尺量一下了。至於定製小孩的棺

材，他很不願意承受，就是承受了，也不用尺量，好像雞視似的，而每次當付他錢的時候，他就喊：

「謝謝。但是若實告訴你，我實在不願意在無關重要的事上白化時間。」

除製棺材以外，耶科夫也從他的樂技獲得些微的收入。市鎮上凡有婚禮，常奏猶太樂，指揮者是錫匠沙克斯。摩西，伊文基，他這大部分的奏樂所得的錢，都落自己的腰包。耶科夫善於彈琴，又精於德國歌，所以沙克斯有時也雇用他，每天給他五十個銅子，客人所送的禮物在外。布耶萊每每坐在樂隊中時，總是流着汗，他的臉總要變成紫色；他總覺得天氣炎熱，大群的氣味悶得死人；琴聲哀泣了，他的右耳邊，響着低音提琴的嘶聲，他的左耳邊，是笛的哭聲，吹笛的人，是一個瘦長的紅髮的猶太人，臉上縱橫的都是紅的青的血管，他的姓，跟著名的富豪洛斯克特一樣，即使最快樂的樂調，一入這個可恨的猶太人的簫，就變成哀音了。耶科夫毫無理由地逐漸痛恨而又輕視猶太人，他尤其痛恨而又輕視洛斯克特；他起初只是憎恨他，以後又咒罵他，有一次他竟想拳擊他；洛斯克特也發怒了，忿忿地瞪着他，說：

「假使不是爲了我佩服你的才能，我就把你撵到窗外去了。」

說了這句話後，他開始哭起來了。所以布郎柴不常被請去參加奏樂，只有十分需要他而一個猶太人又缺席時，纔請他加入。

那科夫從來沒有愉快日子。他常被一種損失的觀念所籠罩，因而自苦。譬如星期日和假日是不應工作的，星期一是一個煩悶的日子，其餘類此的日子很多；所以一年中他被追問坐約有二百天。這是一個損失。假使前鎮中有九結婚而不用音樂，或沙克斯不雇用那科夫，這又是一個損失。警察監禁了兩年病，那科夫等待他的死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但是最後警察長遷至京都後，到了京都以後，他的病勢更嚴重，竟死在京都了。這又是一個損失，至少以死爲損失，因為警察長的棺材，當然要弄完些，要鑲上金線條。這損失他心裏，他會去處問來使那科夫；他躺在牀上，身旁放着他的琴，他的頭腦中滿是了悲憤思想，他想起琴的來。在黑暗中拉出了發亮的聲音後，覺得精神上愉快了許多。

去年五月六日馬法突然死了。她呼吸停止了，整天時時不，行立也不穩了。但是第

二天早晨，她依舊去生爐火，並且自己提水。旁晚時，她不能再支持了，躺下來了。耶科夫整天地坐着，看着天快黑了。他忘記他每天記着損失的簿本取來，開着簿單，就開始把所有的損失總算起來了。他損失的總數，超過一千盧布。想到了這筆大的損失，他發瘋了，把簿本擲在地板上，頓着頭。一會兒，他又把那簿本拾起，彈着手指，深深拍長歎。他的臉變黃了，淌汗了。他想，假使他沒有損失這一千盧布，把它存入銀行，每年的利息，至少有四十盧布。這就是說，這四十盧布也是一個損失。總而言之，無論你到什麼地方，你總要遇到損失，你得不到什麼利益。

「耶科夫，」馬法意料不到地喊，「我快死了。」

他望了他的夫人一下。她的臉因發熱而通紅了，異常地清秀愉快；布郎柴看慣了她的慘白的，羞怯的，不快到似的臉，覺得惶惑起來了。她好像真的快要死了，她知道自己快死，快要永遠離開小屋子，棺材，和耶科夫，似乎很快樂。現在她望着天花板了，她的唇抽動着，好像她已看到來解放她的死神，正在對她低聲私語。

天明了；窗外可以看到日出。耶科夫望着他的老妻，猛然記起往事，他一生從來沒

有仁慈地對待過她，從來沒有擁抱過她，也沒有愛憐過她，沒有想到給她買一塊頭巾過，沒有從舞宴中帶回一塊美味的食品給她過，他只是向她發脾氣，因自己的損失而罵她，握緊拳頭直奔過去想打她。他確實沒有打過她，可是他常常把她駭死，使她因驚恐而呆立了半天不能動彈。不僅如此，他還禁止她喝茶，因為他的損失已夠大了，他肯再加上買茶葉的損失了。所以她只喝白開水。現在他開始明白她臨死時為什麼有那樣奇怪的愉快感覺了，他也覺得難過起來了。

太陽已升高了，他向鄰居借了一輛車，把馬法送到醫院。醫院裏並沒有多少病人，他只等了三個鐘頭。他很高興，給他夫人診治的人，不是那個醫生，是尼科拉基·馬克新，他是個助理，是一個老年人，據說他雖然喜歡喝酒，喜歡別人吵嘴，但他的醫學知識，比那個醫生更多。

「祝你健康！」那科夫說，一面領着他的老妻步入診療室。「對不起，尼科拉基·馬克新，爲了我的無聊事，我要向你道歉。但是，你看，我的愛人病了。我的終身伴侶，人們說，請你原諒我用這種名稱……」

助理皺着眉，揉着鬍子，開始診斷那老婦人了；她坐在一張四足的鋸背的椅子上，變着身子，張着口，尖鼻瘦體，宛如一隻引頸喝水的鳥。

「這樣……」助理慢慢地說，接着是歎氣。「流行性感冒，或者有點發熱。鏡上現在正流行着傷寒症……我有什麼辦法呢？她是個老婦人，可以很光榮地去見上帝了……她幾歲了？」

「六十九歲了，尼科拉基·馬克新。」

「一個老婦人。可以死得了。」

「自然！你的話很對，」耶科夫說，同時容氣地微笑着。「我很誠懇地感激你的仁慈；但是請你準許我講一句話：每個昆蟲都是愛惜不愛死的。」

助理答話的口氣，表示他的性命完全在他手裏。「我告訴你，你應該依我的話去做，朋友；用冷布包了她的頭，這些藥粉給她吃，三天吃兩次。再會。」

從助理的臉色，耶科夫知道他的夫人此病是絕症，不是藥粉可以濟事的；他很清楚地知道馬法的病是不治了，今天不死，明天一定要死了。他撫着助理的臂，閃着眼，低

聲地說：

「是的，尼科拉基·馬克新，但是請你給她放血。」

「我沒有時間，沒有時間，朋友，把你的老婦人帶走，上帝保佑你。」

「請你做個好事！——那有夫哀求你說。」她自己知道的，假使她胃裏發生毛病，或別的内臟發生障礙，吃些混合的藥粉也就好了；但是她傷風了。治感冒症須先把病人放血。可是那老婦已經咳得天旋地轉的病人了，一個醫師帶着一個小孩走進診療室來了。

「走！」他皺着眉對尼科夫說。

「至少要請你用冰凝脫血，看是否見效。我永遠為你祈禱上帝。」

助理動氣了，獅吼般地說：

「莫多說！」

尼科夫也動氣了，臉呈青紫色；但他並不再說話，挾着馬法，引着她走出診療室去了。當他把她送進馬車後，他忿忿地氣呼呼地望着醫院，說：

「什麼醫生！他給病人放血，至於窮人，他連用水凝脫血都不應允。咳！」

他們到了家，進了屋了，馬法在火爐旁站了片刻。她怕她睡了，耶科夫會開始訴說他的損失，會罵她躺在牀上，不做事。耶科夫疑視着她，心中感到不悅，他記得明天是荒涼禳賽約約日，後天是行異跡者尼科拉日，大後天是禮拜日，以後是禮拜一——又是一個開口。這四天內不能做什麼工作，而馬法又一定會在這四天中的一天死去。她的棺材，應該在今日做好。他拿了量碼尺，走近老婦人，給她量了一下。此後，她睡了，耶科夫畫了十字，開始給她製棺材了。

工作完畢後，布郎柴戴上眼鏡，在他的損失書上寫着：

「馬法的棺材——兩個盧布，四十個銅子。」

他歎了一口氣。馬法一直靜靜地躺着，閉上眼睛。傍晚，天色漸漸地黑下來了，她叫她的丈夫：

「耶科夫，你記得嗎？」她說，快樂地聲音他。「你記得嗎？五十年前，上帝給我們一個金黃色頭髮的小孩。那時，你和我天天坐在河邊……柳樹下……唱着歌。」她苦笑着，加上一句：「那小孩死了。」

「這都是夢想，」耶科夫說。

此後，一個牧師來了，替馬法施洗禮和傳膏禮。馬法開始說不清晰的話了，天快亮時，她死了。

她的幾個鄰居老婦人，給她洗滌，給她包了壽布，給她布置一切。因要節省贖聖詩費，耶科夫自己讀了聖詩；他又省了安葬費，因為那個守墓人是他的教父。四個無下人抬着棺材，他們因欲表示對於死者之崇敬，不取工資。棺材以後，走着一行列的人，其中有老婦女，有乞丐，有兩個跛脚人。道旁的鄉人都虔誠地畫着十字。耶科夫很滿足，因為一切都很光榮，很有次序，又很便宜，沒有得罪任何人。當樞對馬法說了最後一次再會時，他用手指敲着她的棺材，心想，「這是一個絕頂好的棺材。」

但是當他從墓地回家時，他感到異常疲乏。他感到不舒適，呼吸喘急，他幾乎站立不穩了。他的頭腦裏充滿了不價的思想。他又記起來了，他從來沒有憐憫馬法過，從來沒有摟抱她過。他們在同一屋子裏同居了五十二年，這五十二年，好像是一個無窮盡的時期，而在這無窮盡的時期中，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她，從來沒有注意過她，他像貓或

狗一般的看待她。但是隨每天天生起爐火，煮飯燒餅，提水劈柴，並且跟他同牀同食；他去參加結婚典禮，常大醉而歸，她小心地收了他的酒，掛在牆上，把他扶上了牀——她做這些事時，不發一言，臉上是一怕一怨之意。現在他覺得他能憐憫她了，要買東西送她了，可是已太遲了……

洛斯克特走近耶科夫來了，微笑着，鞠着躬。

「我在找你呢，老伯，」他說，「真巧，我正差問你好，他請你立刻過去。」

耶科夫感到要哭出來了。

「滾！」他喊，還是走他的路。

「這一定不是你的真意，」洛斯克特急急地說，同時在他背後追趕。「摩西·伊立基會生氣哩！他請你立刻就去。」

這個猶太人說話和閃閃的眸光，以及他的滿面雀斑，提醒了耶科夫對他的舊恨。他對他穿的綠色的有黑色條紋的外套，他的瘦弱，身軀，也感到憎恨。

「你追趕我做什麼，賤人？」他喊。「滾！」

那猶太人也動氣了，他叫：

「假如你不客氣點兒，我就把你摔到牆那邊去。」

「滾！」耶科夫獅吼般地說，緊握右拳奔向那打太人。「滾，賤種，你不走，我就把你靈魂打出你的賤體！我跟你太人不談和平。」

洛斯克特嚇壞了；他蹲下去，兩手在頭上亂抓，好像害怕被擊一鞭，然後跳起來，逃命走了。他在奔跑的時候，一面叫罵，一面揮拳；他倒在地上，背脊的抽動可以清楚地看見。街上的小孩，見了這種情形，非常高興，跑來圍住他，叫：「猶太人！猶太人！」狗兒也追着他狂叫。有人狂歡，有人狂罵。狗叫聲震耳了，大衛對洛斯克特發怒了，因為他發出了微弱的無聲的哭聲。

耶科夫走過了公共場所，走到鎮的邊界；滾滾的煙霧，見了他，就叫：「布郎架！布郎架！」沙塵飛繞着他，發出尖銳的音調，高十幾哩時地不住叫叫。太陽映紅了大地的一切，水面上發出火花，令人目眩。耶科夫忽然看見一小兒走來，看見一副五顏六色的貴婦，剛從浴室處出來。離浴室不遠，坐著許多兒童，用口角罵，正在發狂；他

們見了他，都惡意地叫：「布郎柴！布郎柴！」這時，他的眼前，豎立着一棵大的老柳樹，樹幹上有一個大洞，其中有一個烏鴉窩……忽然耶科夫想起了馬法臨死時所說的黃髮孩兒了。……是的，真是這棵綠色的，悄靜的，愁苦的柳樹……它現在已這樣老了，可憐的柳樹！

他坐在樹下，開始記起過去的事來了。河的對岸，現在已成水草地，從前是個大的赤楊森林，河邊去，現在有陽光白盪盪地回，從前是一個老松林。河中遊艇，上下不絕。現今一望盡是平沙；河對岸只有一棵赤楊，秀麗如一少女；河中從前盪着遊艇，現在只有鴨和鵝了。就是鴨也好像比從前小得多了。耶科夫圖上眼，彷彿看見一大羣白鵝向他飛來。

他開始惶惑起來了，過去的四五十年間，他從未到過河邊，就是到了河邊，也從未注意過這條河。這條河，相當大；他很可在河中釣魚，釣的魚可賣給商人，官吏及火車站的小食店主人，所得的售資，可以存入銀行；他也可利用售魚所得之資，買一小舟，來往村居，在舟中拉琴，人人都會樂意送他錢，他也可以充當船夫——必竟做棺材匠要

強；他也可以養白鴿，到了冬天，把牠們殺了，送到莫斯科去賣——從鴿毛上他每年已可得十個盧布。但是他虛度了一生，沒做什麼事。損失多大！唉，損失多大！假如他同時做幾件事——捕魚，拉琴，當傭夫，養鴿——他一定已發大財了！可惜他從來沒有夢想到這些生財大道；他的一生過去了，毫無益處，毫無滿意事；什麼事都無影無蹤地過去了；他眼前這什麼形跡也沒有——點遺留下來。他回憶過去，一切都是損失，損失之大，使他想到後，血都冰冷了。一個人為什麼不能無損失地過一生？赤楊松林為甚麼都被砍完了？公共的牧場為甚麼不好好地利用？人們為什麼喜做不應該做的事？他為甚麼一生始終瞎瞎，糊口，緊蓋着拳，怒罵他的夫人？他恐嚇那個猶太人，侮辱他，到底為了甚麼想保目的。人們為甚麼不能和平相處！這一切，也都是損失！可怕的損失！假如人們之間沒有憎恨和惡意，他們彼此都能獲得不可勝數的利益。

那天晚上，耶利夫的頭腦裏，閃爍着楊樹，魚，死鴿，像引頸喝水的鳥一般的神情。他無法，洛斯基特，慘白可憐的臉，一大羣惡魔從黑暗中伸出頭來，訴說他們的損失。他在床上翻轉着，不能成寐；這夜他五次起牀拉琴。

第二天早晨，他費了大力，纔起了牀，到醫院去治病。那個尼科拉基·馬克新叫他
用冷布包頭，給他藥粉吃；從他的臉色，他的語氣，耶科夫知道他的病是絕症，不是藥
粉能醫事的。但他在歸家途上想到，至少死是確的，死後用不着吃，用不着喝，不必納
稅，不會傷人；一個人不是在墳墓裏睡了一年就完了，他要睡幾百千年，利益之大，不
能計算。符單說，人的一世，完全是損失，只有他這世是獲利。這種思想，雖然是
很公正的，但是甚苦痛的，令人不快的；一個人只能在這世界上活一次，而他的一生却
虛度了，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到底有什麼道理。

他並不怕死，可是想到了家，見了琴以後，他的心下沉了，他感到不樂了。這個
琴，他不能帶到墳墓裏去；他死後，它將成孤兒，它將會經過何等的松鬆一樣。這世界
上的一切都腐爛了，一定會腐爛的！耶科夫走到門口，坐在門檻上，閉着眼。他一面想
着充滿枯朽和損失的人生，一面拉着琴，琴音愈楚，深入他的心，淚珠從他兩頰淌下來
了。他愈想愈深，他的琴音也愈變愈悽楚了。

門門響了兩次，便門上出現了羅斯采特。他奮勇地穿過了天井的一半，可是見了耶

拜夫，他立刻站停了腳，繃成一團，顯然是因為懼怕，開始以手示意，好像想用手拍來表示時間。

「來罷，不要怕，」那科夫慈祥地說，一面用手招他。「來罷！」

洛斯克特走近了幾步，可是在距那科夫約兩碼的地方又站停了，顯露出不信任和恐怖的神色。

「不要打我，那科夫，不是我的過失！」他說，一面鞠了躬。「摩西·伊立基叫我再來找你。他說：『不要怕！再去找那科夫去，告訴他，沒有他，我們的音樂演奏不成了。結婚典禮將於星期三舉行。沙普法洛夫的小姐將嫁給一個富翁了……』這典禮一定是個盛大的典禮，」那猶太人加上一句，閃着一隻眼。

「我不能去，」那科夫答道，同時歎着氣。「我病了，老哥。」

他又提起了琴弓，淚珠從兩眼湧了出來，落在琴上。洛斯克特很注意地聽，他交着臂，放在胸口，站在那科夫的身邊，他臉上的不信任和恐怖的神色，慢慢地變成痛苦悽慘的神色了，他轉瞬着他的眼珠，好像在苦悶中獲得極大的快樂，他不自主地哼出一聲

虛虛虛！」的聲音來了。淚珠漸滴從他兩頰滾下來，在他的綠色的外套上加上黑色的小條紋。

那春天盛大給在牀上，抑鬱不樂。旁晚，牧師來了，問他有否特別的罪惡要懺悔；那科夫用他即將消逝的記憶方盡力地沒察了一番，他記起了馬法的不快樂的臉，那猶太人被狗咬時所發出的絕望的哭聲，他用差不多不能聽見的聲音說：

「把我的琴給：洛斯克特。」

現在鎮上人人都問：「洛斯克特從什麼地方得到這樣好的琴？」他是買來的還是偷來的？……或是與賣來的？他早就拋棄他的舊了，現在他只是拉琴了。他的琴弓下滿發出的聲音，跟從前他的笛孔中所發出的聲音，一樣的悽楚；但當他重奏那科夫坐在門檻上所奏的曲調時，那琴所發出的聲音，格外悲傷愁苦，聽者淚下；他自己轉動着眼睛，哼出一聲虛虛虛……；但是這個新歌，深得全鎮人士的歡心，富商達官，凡有宴會，必請洛斯克特去拉琴，有時簡直強迫他奏此新曲至十次之多。

頑皮的孩子

賴普是一個英俊的少年，柴卜力茲莎·安娜是一個仰鼻子的少女。他們往河邊斜坡走，在一條長椅下坐下，椅子緊靠着水邊，四周盡是城柳叢。一個理想的處所！你坐在那兒，外面沒人找你。只有水中的魚和水面上飛掠而過的微風，能見你的動靜。這對青年男女，帶着釣竿、釣鉤、白蠟、蟲餌和其他釣魚所必需的物件而來。坐下後，馬上就開始釣魚的工作了。

賴普會開口一說，說：「我很高興，現在僅我們兩人獨自在一處。安娜，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許多話……當我初次見你的時候……你有魚在吃餌了……我就知道——我為甚麼生活在人世。我就知道我倆像在那兒，我時時感嘆苦悶生活將貢獻給誰……這魚一定不小……他在吃了……當我看見你的時候——我生平第一次墮入愛網——我就瘋狂地愛你！不！馬上提起竿來。讓它吃……告訴我，親愛的，告訴我——你能和我希望嗎？不！我不厭你的愛。我不敢妄想你的垂愛——我可以希望……快舉起竿來！」

安娜舉起釣竿，不禁高聲地叫。一條銀白青綠的魚在空中照耀。

「啊！是條鱸魚！快！快來幫我捉！它脫鉤了。」鱸魚脫了鉤，在草中跳舞，既向河中……畢竟跳到水中了。

羅普金驚着追魚，追不到魚，無意中握住了安娜的手——無意中把她的手送到自己的唇邊。她把手縮回來，但已太遲了。無意中他們的唇接吻了，他們接吻了。這完全是無意中的事！他們又接吻，再接吻了。接吻是海誓山盟，接吻是慷慨忠心……快樂的言兒！但是人世上沒有絕對的快樂的。如果快樂本身不包藏着毒素，毒素就會從外來侵襲而來。現在他們的快樂也是這樣。當他們倆正在接吻的時候，笑聲來了。他們倆正望着河水，不知所為。小學生科爾耶，安娜的弟弟，站在水中，望着這對情侶，惡意地笑着。

他說：「哈——哈！接吻！好，讓我去告訴母親。」

羅普金紅了臉，喃喃地說：「我希望你是個正人君子。窺探別人私事，是可恨的，散佈別人謠言，是可憎的。這種舉動是取德的。你既是個正人君子……」

那個正人君子答道：「給我一個先令，我就不開口了。假如你不給我，我一定要去

「書。」

賴普金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先令來，給了科爾耶。科爾耶用河水的手接了先令，呼嘯游水而去。這對情侶當時也不再接吻了。

次日，賴普金又從披裏帶了些彩色畫和一個球給科爾耶。他的姊妹把她的所有的空瓦藥盒給了他。他們又送他像狗頭大的一副鈕釦。這個惡作劇的孩子，敲到這麼大的竹槓，得意洋洋，因要使他們繼續地送已厚禮，他開始偵視他們的行動了。賴普金和安娜足跡所至之地，莫不有他的影踪。他片刻不肯讓他們單獨地在一處。

賴普金咬着牙說：「畜生！這樣年輕的人就成了這樣老練的流氓。以後更不知道會變成怎樣的人呢！」

在七月的整月中，這一對可憐的情侶，未曾過着安靜的沒有他監視的生活。他恐嚇他們，說要把他們的秘密宣佈；他尾隨着他們，要求更多的禮物。他的慾望沒有滿足的時候——最後他暗示要求一個金錶。他們沒有辦法，只得允許他給他買個金錶。

有一次，許多人圍桌而坐，當分發餅乾的時候，科爾耶忽然大笑起來，對賴普金

說：「要我宣佈嗎？哈——哈！」

賴普金滿臉通紅，不吃湯乾，竟囁起襪巾來了。安娜跳起來，離了桌，奪門逃走了。

科爾耶的惡作劇，一直演到八月底，一直演到賴普金正式向安娜求婚之日。啊！那求婚之日是何等快樂呵！他向她父母請求與她為妻，並得他們同意後，賴普金追科爾耶到庭園，找到了他，幾乎高興得狂叫起來，扯住那惡作劇孩子的一耳。安娜也在找科爾耶，現見賴普金扯住他的一耳，也就上前扯住他其他的一耳。科爾耶大吼，懇求似地說：「親愛的，寶貝，我不敢了。原諒我！」你應該看見那時這對情侶臉上所表示的快樂！此後他們自認在他們愛的生活中心，他們從未經驗過像扯住那頑皮的孩子之耳時那樣的快樂，那樣痛苦。

昂貴的教課

不諳外國語是學者的重要障礙。佛羅托夫當大學卒業後欲作一小小的科學研究時，即深感不諳外語之苦。

佛羅托夫雖然不過二十六歲，但很胖很重，呼吸困難。他常常氣喘地說：「簡直不行。我不懂外國語，像個無翅的鳥。我簡直只能拋棄我的研究工作了。」

無論如何困難，他決心要克服他天生的惰性，要學習法德語。他開始找尋教授了。一個冬天的下午，當佛羅托夫坐在書房裏工作的時候，僕人報稱有一位女客來見他。

佛羅托夫說：「請她進來。」

一個少女，穿着華麗而最時髦的服裝，進入書房。她說她名恩桂·阿理斯，是個法語教授，佛羅托夫的門友介紹她來見他。

「很好！請坐。」佛羅托夫氣喘地說，緊握住他的睡衣的領。他工作的時候常穿着

睡衣 使呼吸比較自由。「你是塞夕維基·彼得介紹你來的嗎？是的……是的……我請他……很好！」

當他跟恩桂小姐討論教授法語之時，他羞澀地好奇地窺看了她一眼。她是個純粹的法國少女，非常文雅，非常年輕。從她憔悴的臉，無精神的臉，短短的彎曲的頭髮，和很不自然的小腰看來，你會覺得她還不過十八歲哩。但從她的寬闊的發達完全的肩膀，她的可愛的背，她的嚴厲的眼睛來，佛羅托天以爲她決不小於二十三，或者已是二十五歲了；但片刻以後，他又覺得她還不過十八歲。她臉上表示出冷靜的商業化的情態，表示她是來討論一樁學情的。她從不微笑，從不皺眉，祇有一次，當她發現他不具請她來教授兒童而是來教授一個成年的碩大的青年時，她眼中顯出遲疑的樣子。

「好，阿里斯，」佛羅托天對她說，「你每晚七時至八時來給我教授法語。至於你要求的報酬，每課一盧布，我完全同意。」一個盧布——好，就是一個盧布罷……」

他又問她喜歡喝茶還是喜歡吃咖啡，天氣好不好。他一面善意地微笑着，一面用手摩擦着桌布，很客氣地對她是怎樣的人，何處畢業，如何謀生。

阿理斯用冷靜的商業化的語調回答他，說她畢業於某私立學校，經考試合格，可充家庭教師，她的父親，新近因染猩紅熱症而死，母親在世，業製花，她，恩惠小姐本人，上午往某寄宿舍給私人教課，下午自一點鐘空閒，在貴族的寒舍教授法語。

她走後，留下婦女衣服上的微薄的不易感覺的餘香。她走後，佛羅托夫良久沒有工作，他靠近桌子坐着，一面撫摩着綠色的皮箱，一面靜思。

「少女們能自己謀生，確是一件愉快的事。」他想。「但貧窮竟把文雅美麗和阿理斯那樣的少女也搜羅在內，實又使人感覺不快；她也要為生存而奮鬥，惡命運！……」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法國的婦女，他猜想這服裝華麗，圓肩細腰的阿理斯，大概除教授法語以外，恐怕還幹些其他的勾當。

次晚，鐘針剛指着六點五十分的時候，阿理斯到了，臉色發冷氣象蒼白；她離開馬高氏的初等法語教科書，也不加楔子，開口說話：

「法語文法有二十六個字母。第一個讀A，第二個讀B……」

「請你原諒，」佛羅托夫微笑着說：「小姐，我要忠告你，你教我法語，似應改變

你的方法。我對於俄語，拉丁語，希臘語都有相當的研究。我曾研究過比較語言學，我覺得我們可以不必再讀馬高氏的教科書，我們可直接讀幾個名作家的作品。」他又對這個法國少女解釋成年人學習語言的方法。

「我有一個朋友，」他說，「他要學習現代各國語言，他把法文的，德文的，拉丁文的聖經擺在他面前，詳細地字字分析。結果，不到一年，他就精通各國的語言了。讓我們選擇幾個作家，開始詳讀罷。」

法女表示狐惑的樣子。她顯然感覺佛羅托夫的提議是幼稚的，不合理的。假如他不是個成年人，她會因此盛怒起來，對他大發雷霆，但他是很胖的成年人，她不使對他發雷霆，她祇能聳一聳肩，說：「聽你便罷。」

佛羅托夫在他的書架上找尋了一番，找出一本破爛的法文書。

「這本書行嗎？」他問。

「都是一樣的。」

「既然如此，我們就開始讀罷。我們從書名讀起。」

「回憶錄……」恩桂小姐翻譯着說。

「回憶錄……」佛羅托夫跟着說。

他善意地微笑着，困難地呼吸着，化了一刻鐘，念這回憶錄幾個字，又化了一刻鐘，念回憶錄前的「字。阿理斯不耐煩了。她無精打彩地答覆他的問題，漸漸感覺有些糊塗了。很明顯的她不了解她的學生，也不想了解她的學生。佛羅托夫問她許多問題，同時偷偷地窺視她的美麗的頭髮。他想：

「她的頭髮彎曲得不很自然。她把它捲成波紋。真美麗！她整天工作，但還有暇捲頭髮。」

八時正，她站立起來，無情地冷酷地對他說。「先生，再會，」後，就走出書房去了。她以後，同樣的留下芬郁的精微的擾人的餘香。這學生良久不做什麼事，祇是靠桌子坐着，靜思。

此後幾日，他相信他的教授是一個嚴正的守時的美麗少女，但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不能教授成年人；所以他決心不再白化光陰，退聘了她，另覓教授。當第七天的晚

上她來的時候，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信封來。裏面裝着七個盧布。他手中拿着信封，滿臉緋紅，說：

「對不起，阿理斯，我要告訴你……我實在不好意思得很……」

這法國女子看了信封，猜透這是怎麼一回事。幾天以來，合她第一次真真正正顯現顫抖。冷酷的商業化的情態完全消逝了。她發紅着脸，低下頭，靜態地地開始玩弄她的細小的金鏈。佛羅托夫看了她爲難的樣子，知道這盧布對於她的價值，知道沒有這七個盧布她會如何窘迫。

「我要告訴你，」他輕輕地說，更沒有主意了。他的心靜了地跳。他還是把信封送回衣袋，接着說：

「原諒我。我……我要出去一下，十分鐘就回來。」

他想表示他並無意停聘她，不過要請來一個片刻，他走到身外的屋子，坐了十分鐘。他回來了，比前更欠了主意；他想他這樣開道，她或許有一種特殊的自由來解釋，他因此反覺難以爲情了。

譯文備舊講授着。

佛羅托夫不想再聽課了。他知道這樣下去，一定不會有結果，索性完全翻開法文的自由了。他不再發問，也不再中斷她講了。她照她自己的意思翻譯，每晚十頁，但他並不聽聽。他深深地呼吸着，因無事可做，他凝視她的鬚髮的小頭，她的頸項，她的柔軟雪白的肩，他吸入她衣服上的香氣。

他不由自主地發生關於她的許多思想。這是不應該的，他自覺慚愧。他崇拜她。他愛慕感不快，或且有怒意，因為她對於他始終是冷靜的，商業化的，從不微笑。常怕他會突然摔掉她。他無時不在想：他怎樣纔能鼓舞她，使她對他有信心？怎樣他纔能更深切地認識他？他怎樣幫助她？他怎樣使這可憐的少女知道她教授方法的不良？

有一次，阿理斯來授課的時候，穿着雅美的粉紅的晚禮服，身上發出芬芳的香氣，你會想像她裹着雲霧，只要你向她一吹，她立刻就會飛走，或化成煙霧。聽聞他道歉，說今晚祇能講授半小時，課畢，她即須到跳舞會去。

他注視她的頸項，注視她露肉的肩，他想起現在了解了，法國女子爲甚麼能以輕便

「稱，爲甚麼容易獲得。他沉沒於香氣，美麗，深澀的雲霧中，她完全不感覺到他的思想，或者對於他的思想絲毫不發生興趣，很快地一頁一頁往下讀，用勁地一頁一頁往下譯：

「他在街道上步行，遇見他的朋友的朋友，他說：你急急地往那兒去？我看了你的慘白的臉，心中很覺不快。」

回憶錄早就譯完了；阿理斯現正翻譯着另一本書。有一次，她提早一小時來授課。對他遲款，說今晚七時要上小戲院觀劇。課畢後，佛羅托夫亦整裝上戲院。他上戲院似乎完全爲消遣，他並沒有想到阿理斯。他絕不承認一個嚴正的，準備在科學上有所貢獻的，憂靜不好動的人，會拋棄他的書本，趕往戲院，去赴他所不很知道的，無知識的，愚笨的女子的約會。

但不知甚麼緣故，當你息片刻的時候，他的心跳起來了，他不知不覺地像小孩一般，在走廊上東奔西跑，很着急地在找尋一個人。每次休息時間過去後，他反覺疲乏了，但當他發見那熟識的粉紅服裝，可愛的肩，肩上蒙着薄紗，他的心高躍起來，好似

快樂即將來臨的預示。他儘快地微笑着，平生第一次感到嫉妒。

阿理斯跟兩個面貌不揚的學生和一個武官在一處。她高聲地談笑着，顯然是在賣弄風情。佛羅托夫從未看見過她的這種神情。她似乎很快樂，很滿足，很自然，很熱烈。爲甚麼？到底是甚麼原因？或者因爲這些人是她所愛悅的，跟她是同一階級的人。佛羅托夫感覺他和那階級間的鴻溝。他對他的教師鞠躬，但她僅冷淡地點一點頭，悄悄地走了。顯然她不願意她的武士知道她有學生，她因窮苦而教授法語。

自這次在戲院遇見阿理斯後，佛羅托夫知道他已墮入愛網。此後她來授課時，他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的美麗的教師，他不再自加節制，完全放縱了他的純潔的或不純潔的思想。阿理斯的臉老是冷峻的。每晚八時正，她鎮靜地說：「先生，再會，」他覺得她對他毫無感情，以後也不會發生感情。他覺得他的地位是絕望的。

有時在講授的時候，他會開始夢想，開始希望，開始計劃；他準備了一篇愛的宣言。他記得法國的女子是活潑的溫柔的，但是他對他的教師一望，他的思想完全消滅了，好像你燃着臘燭，往村屋走廊上走，一經風吹，立刻熄滅了。有一次，他情不自禁

了，把一切都忘了，他瘋了，他不能再忍受了。課學後，當她從書房走向客廳時，他攔住了她，氣喘地斷絕地宣佈了他的愛：

「你是我的親愛的人！……我愛你。希望你准許我明白地說！」

阿理斯白了臉：這大概是因為她怕自他宣佈他的愛後，她不能再來授課，不能再獲得一課一廬布了。她的驚懼的眼直望着他，她相當高聲地對他說：

「啊，這是不可能的！不要說了，我請求你！不可能的事！」

她走後，佛羅托夫整夜沒睡；他自慚自憤自責，胡思亂想。他想他愛的宣佈得罪了她，她以後不會再來了。他決意要從戶籍登記處去找尋她的住所，寫信去道歉。可是阿理斯還是依舊來了，並沒提起他的道歉信。初到時，她頗有窘態，隨即翻開書來，開始跟平時一樣地，用有生氣的聲音，很快地翻譯：

「喂，青年人，不要變折我園中的花，我要送給我書病的女孩的。」

她依舊繼續授課。現在已四本書譯完了，可是佛羅托夫除翻譯幾字外，一無所知。當他的朋友問起他的科舉研究工作時，他搖手不答所問，反跟他談天氣了。

五月二十日晚八時，某砲兵師團的六個砲隊，到了米茲基村。他們原想前往營房，現因天晚，就預備在米茲基村過夜。

一時混亂達於極點——有的軍官忙着整理大砲，有的軍官在教堂前的廣場上跟軍需官在商議——忽然教堂後面，來了一個騎着駿馬的村民。這匹短尾的栗色小馬，頸部長得很江麗，走路搖擺着，牠的腿，跳着舞，好像有人在鞭撻牠的蹄似的。當這村民拉着馬鬣走近軍官們時，他脫了帽，很正式地說——

「賴貝克將軍敬備茶點，請諸位軍官駕臨，他的住宅，就在左近……」

馬搖了頭，跳了舞，搖搖擺擺地走到砲隊後面；騎馬的人，又脫了帽，把馬頭一轉，走向教堂後面去，不見了。

各軍官散了隊，各歸自己的營幕；他們齊聲地說：「今天真倒霉！我們已經疲倦得睜不開眼睛來了，又來了這個賴貝克，請我們吃茶點！我知道是怎樣的茶點！」

這六個砲隊的軍官，記憶中留着過去被人請吃茶點的清晰印象。最近演習時，他們跟哥薩克軍官，同時被請吃茶點，主人是一個本地的鄉紳，一個退伍的軍官，一個伯爵；這個真誠的，好客的伯爵，優禮相待，使他們吃得很飽。灌了他們許多酒，並留他們過夜。這一切，當然他們很欣賞。麻煩的是，這個老人，招待他的客人太殷勤了。他不斷地敘述他過去的冒險故事，使他們直到天明還得不到睡覺的機會；他拉着他們，從這屋子走到那屋子，請他們觀賞他的貴重的畫，他古的彫刻，他的不可多得的徽章；他把許多名人簡親筆信，讀給他們聽。疲倦的軍官，聽得煩悶死了，但是他們還得繼續地聽；他們打呵欠，他們渴望上牀了，他們在衣袖裏小心的張口吸氣了；等到主人釋放了他們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不能再睡覺了。

賴貝克又是一種盜伯爵嗎？這是很可能的。但是他們被請了，又不能不去。軍官們都洗了臉，穿好了衣服，出發到賴貝克家去。到了教堂的廣場，他們始知他們須打小山下去，到了河邊，再沿河走，直達將軍的花園，那裏有小徑通至他的住宅。假使他們登了小山，從米茲基村出發，只須走半里路，就可到將軍的倉庫。他們擇了第二條路

走。

「但是這賴貝克是什麼人？」一個軍官問道。「是在普來夫那指揮某騎兵師團的那個人嗎？」

「不，那個不是賴貝克，是賴貝——沒有「克」字。

「天氣多麼好呀！」

他們到了第一個倉庫，看見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直路，到了幽暗處幾消失了；一條向右轉，通到將軍的住宅。軍官們現在走近了他的住宅了，他們不再高聲地談話了。路的兩旁，都有成行的紅頂的磚倉庫，堅固莊嚴，像省城中的營房一般。前面是賴貝克的住宅，窗中射出燈光。

「好運氣，朋友們！」一個年輕的軍官說。「我們的獵犬趕上去了。前面一定有倉庫！」

這個獵犬，是個又大肥胖的軍官，是個中尉，名洛比科，他雖然已二十五歲了，但他的身上沒有絲毫鬆弛的形跡。他在軍官團中，以有能感覺鄰近有女子的本能著稱。他

聽到了他的朋友的話，就掉過頭來，說：

「對啦，那兒有女子。我的本能告訴我的。」

一個溫雅的，保養得很好的，六十歲的人，穿着便服，走到客廳門口，來歡迎他的賓客。這人就是賴貝克。當他跟他們握手時，他說他雖然很歡迎他的賓客，但他原諒他們原諒，不能留他們過夜；他已有許多賓客了，他的兩個妹妹，他們的子女；他的弟弟，幾個鄰居，都已來了，他實在沒有一個空房間了。雖然他跟他們握手，請他們原諒，他微笑着，但他沒有去年的那個伯爵的一半誠意；他邀請他們吃茶點，是出於禮貌的要求，這是顯而易見的。軍官們踏着鋪着軟毯的石級，聽着他們的主人的抱歉話。他們完全知道主人的原意；他們感到他們把突然闖入和令人驚異的空氣帶到他的屋中了。他請了他的兩個妹妹和他們的子女，他的弟弟，他的鄰居，到他家來，無疑地是爲了慶祝家中的佳節。家中有喜慶的人——他們自問——還能於十九個素未謀面的軍官的侵擾中找到興趣嗎？

三、一個高大的，老年的貴婦，容貌秀麗，長臉黑眉，頗似已故的幼琴尼皇后，在會客

室門口，歡迎他們。她客氣地然而莊嚴地微笑着，她說她見了軍官們的光臨，覺得很榮幸，但她很抱歉，她不能留他們過夜。她轉過頭去後，她的容氣而莊嚴的微笑就立刻消逝了。她在她的一生中已看見過許多軍官，他們絲毫不能引起她的興趣，她邀請他們來她家，完全是受了禮貌和她在社會上的地位的驅使。

一間大的膳廳中，擺着一張大的桌子，圍坐着十個男女，喝着茶。他們的背後，站着幾個青年，完全被烟霧籠罩住了，其中有一個是紅鬚的，十分消瘦的，高聲地說着不清楚的英語。軍官們從開着的門望去，可以看見一間照耀如同白晝的房子，四壁綴着綠紙。

「你們人數太多了，恕不一一介紹，諸位來賓！」將軍高聲地說，同時表示着自然的愉快。「請你們自己互相認識，不要拘束！」

有的客人，臉上帶着嚴正的或竟是嚴肅的氣象，有的客人強笑着，但各人都有不自然的感覺；他們彎了身，靠桌坐下了。參謀列保維甚覺不安。他是瘦小的，兩肩的軍官，戴着眼鏡，頰上長着鬚，——活像一隻野貓。他的同伴，有的正襟危坐，有的強笑

着，他的臉，他的貓鬚，他的眼鏡，好像在解釋：「我是全隊中最膽怯，最謙恭，最不露鋒芒的軍官。」他靠桌坐下後，好久沒有能把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一物。人面，衣服，玻璃酒瓶，冒着熱氣的酒杯，牆上的裝飾——這一切，都湮沒於一個強有力的情緒中，這情緒給了他強烈的懼怕，使他想把他的頭藏匿起來。他很像一個沒有經驗的演說者，他看見眼前的一切，但不能分辨出彼此來，他確實是一瓶科學家所註「心盲」的犧牲者。

但是列保維基漸漸地克服了他的羞愧，開始分辨了，開始觀察了。他跟一般膽怯而不善於社交的人一樣，一開口就異常輕率的批評他的新朋友。賴貝克，他的夫人，兩個年長的貴婦，一個穿淡紫色衣服的女郎，有紅的頰鬚的青年（他似乎是賴貝克之子），都坐在軍官們中間，他們不慌不忙，態度自然，好像已有多次預演，忽然他們跳入了各種熱烈的爭辯中，他們的賓客也就參加談論了。穿着淡紫色衣服的女郎，用各種理由證明了砲兵遠較騎兵或步兵為幸運，但是賴貝克和兩個年長的貴婦，表示相反的意見。列保維基的驚懼消失了。他聽着穿淡紫色衣服的女郎激烈地爭辯着，雖然爭辯的題目，

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況且完全沒有興趣的；他望着她的無誠意的微笑，這種微笑，有時呈現在他的臉上，有時又不見了。

賴貝克的一家人採取驚人的策略，把他們的客人都牽入爭辯，同時他們也不忽略客人約法和背。每人都有了茶了嗎？夠甜嗎？那個客人爲什麼不吃餅乾？這個客人喜歡吃白蘭地酒嗎？賴貝克對於他的虛偽的，有訓練的家庭，越聽越看起來快樂了。

吃了茶點後，客人都到了會客室。本能到底沒有欺騙洛比科。室中充滿着少婦和少女，一分鐘還沒有過去，那個獵犬中尉，已經站在一個少女的身旁，這少女年紀很輕，頭髮美麗，穿着黑的衣服；他彎着腰，像依靠在一把看不到的刀上一般，賣弄風情似地簪着肩。無疑的，他在說最不入耳的無聊話，因爲那個美麗的少女，注視了他的飽飲的臉後，無精打彩地說：「一點不錯！」這個不關痛癢的「一點不錯！」應能迅速地使獵犬知道，他的嗅覺錯誤了。

音樂開始了。悲愁的雙人舞的樂曲，從開着的窗子向外波盪；各人的頭腦中，一齊湧上了一種感覺。覺得窗外已是春天，是一個五月的夜了。空氣中充滿了小白楊樹葉和

玫瑰花，丁香花的香氣——雙人舞的樂曲，春天的景色，決不欺人。列保維基的頭腦被雙人舞的樂曲和酒醺醉了，他微笑着，凝視着窗子；不久，他開始迎合婦女們的動作了；玫瑰花，白楊葉，丁香花的香氣，好像並不是從窗外的花園來的，而是從婦女們的臉和衣服上發出來的。

他們開始跳舞了。小賴貝克跟一個消瘦的女郎繞着屋子連跳了兩次；洛比科在鏤木細工的地板上滑了過去，走到穿着淡紫色衣服的女郎前，那女郎償了他的臉，跟他跳舞了。但是列保維基跟牆上的花一同站在門旁，看着別人跳舞，不發一言。在眾人前面，他們居然敢抱着素不相識的女子跳舞，他很驚奇他們的大膽，他也想同他們一樣地做，然而沒有一點用處。他從前羨慕他的同事的大膽和勇猛，他常爲苦痛的內心檢驗所苦，並且常因自己知道他是膽怯的，圓肩的，庸碌的，他有野貓的鬚，他的腰太長，心中鬱鬱不樂。但是他的年紀愈大，他愈不計較他的卑賤，現在他看着別人跳舞，別人高聲地談笑，他不但感覺羨慕，反而發生愁苦的情緒了。

第一次四班跳舞完畢後，小賴貝克來了，請兩個沒有參加跳舞的軍官去打靶子。他

們三人離開跳舞室了；列保維基站着無事可做，覺得非隨同大家活動活動不可，所以他也跟着他們出去了。他們走過膳廳，走過漆飾光亮的走廊，走過一個屋子，看見三個欲睡的僕人，驚慌地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他們好像把所有的房屋都走遍了，纔走到一間小的彈子房。

小賴與克與兩個軍官開始打彈子了。列保維基只會玩紙牌，他站在桌旁，無精打彩地看著他們解開衣服，握住球棒，東西亂跑，說着笑話，感着不很能了解的禱語。他們全不理會列保維基，只是玩彈子的人撞了他，或者他碰了他們的球棒。他們繞掉過頭來，簡單地說，「請你原諒！」所以彈子還沒打完以前，他就就厭倦了。他有一個印象，他覺得他是多餘的無用的人。他決定回到會客室來。他離開了彈子房。

在他回到會客室的路上，他遭遇了一件奇事。他離開彈子房後，走不了好遠，已發覺他迷了路了。他很清楚地記得有三個憔悴的僕人的那間屋子；經過五六間完全無人的屋子後，他知道他走錯了。他轉回去，向左邊走，走到一間全黑的他沒有見到過的屋子；他遲疑了一會兒後，大膽地把他所見的第一道門打開了，走了進去，屋子裏完全

是深黑的。前面有一門，門縫中透出一線光明來；遠處送來了悲愁的波爾舞的沉重的樂音。這屋子跟會客室一樣，窗子全開着，白楊，丁香花和玫瑰花的香氣，在空氣中飄搖。

列保維基站停了腳，遲疑不能決。一時，一切都很靜寂。以後他忽然聽見急迫的腳步聲；後又突然來了衣服所作的沙沙聲，一個女郎氣喘地低聲地說：「畢竟你來了！」兩隻柔軟的，馨香的，無疑的是女子的臂膀，抱了他的頸項，一個熱的頰，緊貼住他的頰，他被響亮地吻了一下。但是這個吻還沒有在靜寂中發出回聲，那個人就高聲地驚叫起來，忽然逃走了——列保維基覺得。列保維基自己也差不多要驚叫了，他直向門縫中透出來的光線奔過去。

他走進了會客室，他的心還是猛烈地跳着，他的手抖顫着，他怕別人看到，就緊握着手放在背後。他的第一個情緒是羞愧，他好像覺得室中的人都已经知道他被擁抱，被吻了。他縮進了他的殼，驚慌地望着四周。但是等到他發見主人和客人依然安靜地跳舞着，談笑着，他就恢復了他的勇氣，沉溺於一生中第一次經驗到的情感了。他的興奮是

無可磨滅的。他的剛被柔軟的、馨香的兩臂所摟抱過，頸項，好像抹上了聖油；被吻過的左鬢近旁，感到兵微的，舒適的涼爽。好像塗了薄荷油一般；他從頭至尾都瀰漫了新的特殊的感覺，這種感覺，愈長愈大了。

他覺到他非跳舞，談論，園中亂跑，狂笑不可了。他完全忘記了他是圓肩的，庸碌的，鬚鬚的人了，他完全忽略了他有「不確定的外貌」——這句形容他的話，是他從一個女子口中聽聽來的。當賴貝克夫人行經他時，他放肆地動人地微笑着，所以賴夫人走上幾步，探詢似地細細打量了他。

「你的屋子真美麗呀！」他說，同時扶正了他的眼鏡。

賴貝克夫人也微笑了。她說這屋子還是她的父親的。她問他，他的父母是否在世，他在軍中已幾年了，他爲什麼那樣消瘦。她聽了他的回答後，就走了。但是談話雖然已經完畢，他却還是繼續地仁慈地微笑着，他想他新近認識的朋友，都是異常可愛的。

吃飯時，列保維基只是機械地吃了些擺在他面前的酒菜，別人的談話，他隻字沒有

聽到。他聚精會神地在研究他的神祕的，浪漫的奇遇。怎樣解釋呢？他推想，一個女子約定在暗室中幽會，可是等了半天，不見人來，她於神經緊張中把列保維基當作他的情人了。這是顯然的。這個錯誤是很可能的。因為列保維基進入暗室時，舉步不定，好像他也在等候什麼人似的。這神祕的奇遇，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到底是那一個呢？」他自問。一面細察各女子的臉。她當然是個年輕的女子，老年婦女不會有這樣的浪漫故事的。其次，她一定不是個女僕。她的衣服的聲音，香味，她的口音……都可以證明她不是個女僕。

最初他看了那個穿淡紫色的衣服的女郎，他心中很滿意。她有秀麗的肩和臂，聰慧的臉，可愛的聲音。列保維基虔誠地祈禱，希望她就是那個女郎。但是她不誠意地微笑了。她的長鼻子上起了皺紋了，她忽然帶有年長的婦女的神態。所以列保維基轉過眼來，注視了穿着黑衣服的美女。這女子年紀更輕，更樸素，更真誠。她有可愛的前額髮髻，頭後戴着小帽，她喝着玻璃杯中的酒，她有不能形容的溫雅。列保維基希望那女子的名字就是她——但是不久他注意到她的臉太平了，他的眼就落在她的鄰坐的女子了。

「這是一無沒有希望的謎，」他想。「假使你選取穿淡紫色的女郎的臂和肩，加上那個美麗少女的髮髮，再加上洛比科身旁的那個女郎的眼，那末就——」

他把各女子的美併合起來，畫成一圖，他對於叻他的那個女子有了明顯的意象了。可惜這樣的一個理想女子沒處去找。

晚飯吃完後，客人們都吃飽喝醉了，告辭了主人。主人和主婦又請他們原諒，不能留他們過夜。

「我很高興，我很高興，諸位來賓！」將軍說，他這次似乎真誠得多了，無煩的是因為催促已告辭的客人快走，較歡迎不願歡迎的客人容易。「我確實很高興！我希望你們回來時能再來我家。不要客氣，請！你們走那條路？上山嗎？不，下山罷，穿過花園走。那條路近些。」

軍官們聽從了他的話。剛走出熱鬧的光亮的屋子，他們覺得花園更黑更靜了。他們於未到便門以前，大家都不講話。他們雖然很快樂，很滿足，他們雖然已半醉了，但是黑暗靜寂的夜，引起了他們的愁思。他們的頭腦中，也有列保護軍頭腦中同一問題：

「我何時能有機會像賴貝克一樣的住大屋子，有家庭，有花園，有愛動的招待——即使是不誠意——客人，並使他們飽食暢飲人人滿足的機會？」

但是走過花園以後，他們就開始談話，開始無故地大笑起來了。他們所選擇的那條路，直達河邊，然後沿河邊走，彎彎曲曲地繞了許多叢林。山峽和垂柳。前面路，不很明楚，河對岸，完全消失於黑暗中了。有時漆黑的水中，反映着小星，這是河水流動的唯一指示。遠處有一隻困倦的鵝在歎息，他們身旁的矮叢中，有一隻夜鶯提高嗓子唱着歌，不顧行路的人們。軍官們集合攏來，搖動了矮叢，可是夜鶯繼續地唱牠的歌。

「我喜歡他的頰！」他們羨慕地應和似地說。「牠是不顧一切的——這個老滑頭！」行程快完畢時，這小徑轉上了小山，連接離教堂的牆垣不遠的大路；軍官們爬上小山後，氣喘吁吁了，坐在草地上抽煙。河對岸有一小紅光，他們並不到一兩談話的題目，就開始爭辯這紅光是煙火，或是窗上的燈光，或是其他的東西。列佐斯基也看了這閃紅光，感覺它在對他微笑，對他眨眼，好像它也知道他的被吻似的。

他到家後。馬上就解衣上牀。他與洛比科和中尉馬利科夫同室。這馬利科夫是個短小的，古板的，沉靜的人，以有修養著稱，他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帶着歐洲的從者走，永遠在讀那本書。洛比科也解了衣，不耐煩地在室中踱來踱去。遣僕人去買啤酒。馬利科夫睡下了，把蠟燭妥善地放在枕上，開始讀歐洲的使者了。

「她如今在什麼地方呢？」列保維基輕輕地說，望着漆黑的天花板。

他的頸項上好像還是抹着聖油，他的嘴邊好像還有新塗薄荷油般的涼爽。他的頭腦中，繼續地閃爍着穿淡紫色的女郎的肩和臂，穿黑衣服的女郎頭後的小帽，前額的髮，她的長誠的眼，一般女子的腰，衣飾，胸前的針。雖然他竭力地想把這些浮動的意象安定下來，可是意象還是閃爍着，震盪着，分散着；等到它們最後消失於人們閉着的眼睛前面的黑幕時，他開始聽見急促的脚步聲，裙聲，吻聲了。一個強烈的，無故的快感佔有了他。「可惜列保維基正在得意洋洋之時，洛比科的僕人回來報告，說買不到啤酒。洛比科又不耐煩地在室中踱來踱去了。」

「他真是個笨傢伙，」他說，先在列保維基身旁站停了，後又在馬利科夫身旁站停

了。「只有最笨的人會買不到啤酒的！下流的人！」

「任何人都知道這兒買不到啤酒，」馬利科夫說，一面依然讀着歐洲的使者，並沒有舉起他的眼來。

「你相信那些話！」洛比科喊。「上帝明鑒，假使有人把我送到月亮裏去，我在五分鐘後就能找到啤酒和女人！我親自去找他們！假使我找不到，你們叫我流氓就是了！」

他慢慢地穿上了衣服，靜靜地點着烟，出去了。

「賴貝克，格賴貝克，來貝克。」他低聲地說，在大廳中站住了。「我不敢單獨出去，我怕鬼！列保維基，出來散步去！什麼？」

他既沒有得到回音，就回來了，慢慢地解開了衣襟。上牀睡了。馬利科夫獻了一口氣，丟了歐洲的使者，熄了燈。「呀？」洛比科低聲地說，在黑暗中吸着他的烟。

列保維基把衾被拉到他的下頷，縮成一團，努力地想像，希望能使閃爍的意象，合成一個整體。但是那些意象逃走了。他也就睡熟了。他的最後印象，是他的書櫃

指，是池的歡樂，他感到他的「生存」遭遇了阻遏，雖然這阻遏是可笑的，但有不平凡的教益和光輝。這種思想，雖在他「睡夢中」，也不放鬆他。

他醒來時，空氣涼爽的感覺都沒有了。但是快感還是同昨夜一樣：瀰漫了他的血管，他出神似地望着夜高升的日鏢了金的窗玻璃，聽着窗外的噪雜聲。有人三窗下高聲地說話，這是賴皮帝茲基，是他的衛隊的隊長，剛追上了他的砲隊。他高聲地在同軍官長談話，他說話總是高聲的，因為他缺乏溫和地說話的訓練。

「還有什麼？」他像獅子一般地吼。

「昨天釘蹄鐵時，隊長，高洛被刺痛了。釘蹄鐵的人已定購了膠泥和黑醋了。昨天晚上，隊長，動作如機器似的阿且米夫喝醉了，副隊長叫我們把他摔在預備的砲車的前車裏。」

軍官長又說卡坡夫忘帶了帳幕釘和滑管上所用的短索。軍官們昨晚在賴皮克別家裏晚餐。但是賴皮帝茲基的長着紅鬚的臉，在密上出現了。他的近視眼瞧了牀上的困倦的人，他問了他們平安。

「一切都好嗎？」

「製鞍匠所製的新馬鞍不好，馬的肩骨上都生了鞍瘡了，」洛比科答道。

隊長歎了氣，想了一會兒，感——

「我要去拜訪衣哥洛那·亞歷山得拉。我要去看她。再見！天黑以前，我會趕上你們。」

十五分鐘以後，砲隊又開始前進了。當列保維基行經賴奧克的倉庫時，他轉過頭去，望了他的屋子。意大利式的百葉窗還關着，他們顯然還在睡覺。他們中間，睡着她——幾小時以前吻過她的她。他想像了熟睡中的她。他設計了她的一切，她的臥室的窗開着，綠的樹枝，向內窺探，早晨空氣新鮮，白楊，丁香花和玫瑰花，放出異香；他想到她的牀，她的椅子，她的昨夜沙沙作響的衣服，她的一雙小拖鞋，她桌上滴搭着的鏡——這一切很清楚地詳盡地來到他腦中。但是她的容貌，她的溫和的，疲倦的微笑——簡言之，最主要的，最能代表她的東西——從他的想像中逃走了，好像水銀從手中逃走一般。他走了半里路後，又掉過頭來。黃色的教堂，屋子，花園和河

水，都在日光中沐浴。天色青蒼，河岸碧綠，水中點綴着銀色的光花，有不能以言語形容的美麗；列保維基最後一次望了米茲基村，心中很覺悲痛，好像他永遠離開了最親近，最愛愛的人了。

他前面的路旁，是一片看慣的，無趣味的景色；他的左右，都是嫩麥田，跳躍着烏鴉；前面是灰塵和人們的頸；後面是灰塵和人們的臉。隊首走着四個兵士，手中執着刀——那是行軍時的先鋒。其次是音樂隊。先鋒和音樂隊，同出殯時所雇用的送葬人一樣，不守行軍的紀律，直往前走，把整個部隊都丟在後面了。列保維基帶着第五砲隊的「第一尊大砲」，可以看見前行的四個砲隊。

從不懂軍事的人看來，砲隊的長途的，艱難的進行，是一種新穎的，饒有趣味的，不能了解的事。他們不懂爲甚麼一尊大砲需要那麼多人；爲甚麼需要那麼多的奇怪裝配的馬來拉它。但列保維基是精於此道的人，他覺得行軍是一種異常乏味的事。他在幾年來，已知道每個「隊前」，爲甚麼要有一個軍官，軍官之旁，爲甚麼要有一個騎馬的軍官，爲甚麼軍官是無委任狀官，爲甚麼他的身旁要有駕駛馬車的車夫。列保維

也知道近處的馬爲甚麼叫做鞍馬，遠處的馬爲甚麼叫做馱馬——這一切都足可以引起那容的趣事。在一輛馬車上，乘着一個兵士，衣服上還充塞着昨天的灰塵，右腿一連兩響笨重的，可笑的新腿。但是列保維基知道這護腿的用處，他並不覺得它的可笑。車馬們機械地揚着糞，有時還叫幾聲。大砲的本身，也能給人一個深的印象。砲草的草車，滿裝着麵粉袋，上面覆着油布；砲的本身，滿掛着茶壺和布袋。很像一個馴服的動物，爲了某種不很清楚的理由，受人和馬的衛護。大砲兩側，走着六個砲兵，搖盪着他們的兵器；每尊砲後，走着軍曹長和馬車；其後更有許多大砲，限第一尊一樣的醜惡而不動人。六個砲隊，每個各有大砲四尊，所以他們的行列，至少有半里多路長。最後是一輛貨車，拉車的騾子，名叫馬加，是一個砲隊指揮官從土耳其帶來的，牠在行頭，好像在沉思一般。

列保維基不願回周，儘管向前進行，看着前商頭頸背，或後面的人面。要是不是爲了昨晚的事，他早就半睡了。但是現在他沉醉於新奇迷人的思想中。那天早晨，砲隊開動時，他會推想，那個吻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一個無關重要的奇趣罷了；並且真正

的重要性；把它當一件大事去想它，實在太無聊了，但是論理不久就飛走了，使他屈服於活靈活現的想像之下。有時他覺得身列賴貝克的餐廳，與一個理想的美人交談，這個美人，是合那穿淡紫色衣服的女郎和穿黑色衣服的女郎而成的。有時他闔上眼，覺得跟另一女子在一處。這個女子，容貌模糊，素未謀面，他和她談話，他擁抱她，吻她。他想到了戰事的發生，他想到了跟她別離……他又想像戰後的重圍，想像到第一次與某賊餐，想像到兒女繞膝……

他們每到一個山崗，「入叢林！」的命令來了。

列保維基也喊着「入叢林！」可是他每喊一次，總怕那迷人的魔力會被打破。他會被喚回到這實際的世界來。

他們經過了一所大的村屋。列保維基看見圍牆內有個花園，其中有一條很長很直的小徑，上面鋪着黃沙，道旁嫩蕩成蔭。他快樂極了，模糊中好像看見纖纖小足，在黃沙上步行；忽然他的想像力又提醒了他，使他記起曾經吻過的女郎，使他記起昨天晚飯後他想像中的女郎。這個意象已在他的頭腦中生出了根，以後永遠沒有捨棄他。

這權力完全統治了列保維基，直至中午，忽從隊伍的後面來了高聲的命令。

「立正！向右看！軍官們！」

兩匹白馬拉着的車中坐着總兵師團長。他到了第二個砲隊，停了車，喊了幾句沒有人能了解的話。幾個軍官騎着馬奔上前去，列保維基就是其中的一個。

「怎麼樣？」師團長閃着紅眼，接着說，「有人害病沒有？」

瘦小的師團長聽了答語後，默想了一會兒，然後轉過頭來，對着一個軍官說——

「你的第三輛砲車的車夫，卸下了護腿，掛在前車上。下流東西！懲罰他！」

他又轉過眼來，望着列保維基，加上一句——

「我想，你的砲隊裏的馬具，怕太鬆了。」

他說了其他幾句同樣的無聊話以後，望着洛比利，大笑起來了。

「你為什麼這樣垂頭喪氣的，中尉洛比利？你是不是因為不看見洛普科夫太太而在歎氣嗎？諸位，他在想念洛普科夫太太！」

洛普科夫太太是一個高大的肥胖的貴婦，早已四十多歲了。師團長喜歡傾大的女

子，年齡大小，他却不管。他以爲他的部下的軍官也有跟他同樣的愛好，軍官們都很恭敬地發笑了；師團長說了幾句諷刺的笑話後，覺得很滿意，拍了馬夫的肩膀，舉手致敬。馬車迅速地駛去了。

「這一切，雖然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不是世界上應有的事，而實際却是很平凡的事。」列保維基想，一面望着師團長的馬車駛過後所飛揚的灰塵。「這是日常的事，是每人經驗範圍以內的事……譬如這個老師團長，在他年輕時，一定也愛過人。現在他已結婚了，並且有子女了。華蓋脫將軍也已結婚了。他的太太很愛他，雖然他有醜惡的紅頸，沒有腰……沙爾馬諾夫是個粗魯的人，是個典型的鞭鞭人，但是他也有過愛情故事，結果也是結婚……我遲早也須跟別人一樣的經過這個過程。」

他想到了他是個平凡的人。過着平凡的生活時，他很高興、很快活。他大膽地想像着他的理想女子，大膽地想像着他自己的快樂。他的想像方瘋狂地儘管向前奔馳。

旁邊，砲隊停，前進了。別的軍官都懶洋洋地躺臥在營幕裏，列保維基，馬利科夫和洛比利三人圍着衣箱而坐，同進晚餐。馬利科夫一面慢慢地吃，一面讀着放在膝上的

歐洲的使者，洛比科一面滔滔不絕地談，一面向他自己的杯倒啤酒。但列保維基的靜悄悄地只顧吃，他做了一天的白晝夢，頭暈發昏了。他喝了三杯酒以後，就感到醉了，不能支持了。一個強有力的衝動迫使他把他的遭遇說給他的同伴聽。

「我在羅貝克家遇見一樁最特殊的事，」他開始說，竭力想使他的語氣帶着不驚異的和諷刺的神態。「你們知道，我從彈子房出來，想回到跳舞室，我在路上……」

他很想詳盡地敘述他的被吻的故事。但是在一分鐘內他把整個故事講完了。在那一分鐘內，他的被吻詳情宣露無遺了；他深為驚異，他的故事需要這麼短的時間。他感到他的故事一夜都是講不完的。他講完後，洛比科懷疑地大笑起來；洛比科自己喜歡說謊，也不相信任何人。馬利科夫皺着眉，他的眼依然凝視着歐洲的使者，他不關心似地說——

「上帝知道這是誰！你說她抱着你的頸項，沒有叫喊！我想，她一定是個瘋子！」

「她一定是個瘋子，」列保維基同意地說。

「我也有過同樣性質的豔遇，」洛比科開始說，同時做出可怕的笑臉——「我不會失去

諸的道上。我坐二等車。車中擠滿了人，我沒有地方睡覺。我給了掌車的一個這布，他叫我到頭等車裏的一間房中去睡覺。我躺臥了，把皮氈覆着身子。你們知道，房中漆黑。忽然我感到有人拍我肩，在我的臉上呼吸着。我伸出手來，觸着一隻臂膀。我睜開了眼。你們猜他是誰？一個女子！黑的眼，珊瑚般的紅唇，充滿了熱情與鼻孔，乳峯——又高又軟！」

「不要講得太過火！」馬利科夫以他安靜的聲調插嘴道：「我可以相信你所說的關於她的乳峯的話，但是房中既然漆黑，你怎樣能看見她的唇呢？」

洛比科譏笑馬利科夫缺乏了解力，他的語言支吾，似在設法掩蔽他的窘狀。這個故事頗令列保維基感到不快。他站了起來，離了衣箱，躺在牀上，發誓不再把任何人當做他的知己朋友了。

營幕中的生活平靜地過去。天天如此，毫無新奇的事。但是列保維基却每天裡感到都想到自己是個墮入情網的人，每天都以情人自擬。天明時，他的僕人送進冷水來，傾倒在他頭上，他的半醒的頭腦，突然感到一種美善的，熱烈的，慈愛的東西。

他的人生。

晚間，他的同伴，談論愛情，談論女子，他也把他的椅子拉攏去，參加談論，他的臉是親上火線的老兵談戰爭經驗時的臉。當無賴的軍官們，在獵夫洛比奇的領導之下，到近郊去誘惑婦女時，列保維基雖然也跟他們同去，但總抑鬱不樂，受良心自責。他心中常在懇求他那想像中的女子的原諒。閒居無事和夜不成寐時，他的兒童時代，他的父母，一切跟他接近親密的事物——種種回憶，圍攻他的頭腦，但他永遠記得米茲基村，那匹跳着舞的馬，賴貝克，賴貝克夫人，酷似已故的幼舉尼皇宗，那間漆黑的屋，門上的縫。

八月三十一日，他離開了營幕，這次不是全師團開拔，只開走了兩個砲隊。他好像一個避居異地的人，回到了故鄉，他被晝夢震動了，困住了。他熱烈地希望再見那奇形怪狀的馬，教堂，不誠意的賴貝克家庭，漆黑的屋子；那常常欺騙被捨棄的情人的心聲，對他貼耳私語，保證他一定可以看見他想像中的女郎，可是狐疑苦悶了他。他怎樣會睡她？他應該說些什麼話？她會忘却那次接吻嗎？假使最不幸——他安慰他自己——

假使不能再看見她，他至少可以再找那漆黑的屋子去，回憶……

傍晚，雪白的倉庫，著名的教堂，都顯現在地平線上了。列保維塔的心猛烈地跳着。他不理會騎馬經過的軍官對他說的話，他忘却了整個世界。他貪婪地望著遠處閃爍的河，望着綠色的屋頂，望着鴿籠，被落日染成金黃色的鴿子，在籠上飛翔。

當他走近教堂，又聽見軍需官的粗暴的聲音時，他無時不在希望那騎馬的人從牆後出現，請軍官們去吃茶點……但是軍需官的話講完了，軍官們都遲遲地走入心中去了，那騎馬的人並不見半點兒影子。

「賴貝克從鄉人口裏聽到我們回來的消息後，一定會來邀請我們，」列保維塔想。他十分相信這件事，所以他走入屋子，看見同伴們已經燃起蠟燭，僕人正在預備茶具，他深覺驚異。

一陣苦痛的激動壓制了他。他躺臥在牀上。一會兒，他起牀來找騎馬的人。但是騎馬的人並沒有來。他又睡下了；又起牀了；這次他受了放心不下的心理的驅使，竟走到街頭，走到教堂。廣場上黑黯無人。小山上靜悄悄地站着三個兵士。他們看見了列保維

甚，大為驚駭；對他行了敬禮，他也還了敬禮，開始打很熟識的小徑走下來了。

小河的那邊，染了紫色的天空中，慢騰騰地昇高了月亮。兩個鄉婦，談着話，在廚房近旁的園中走着，採取菜葉；她們的背後，她們的簡陋的房屋的黑影，映在天幕上。河岸跟五月時完全一樣；叢林也沒有什麼變化。不過夜鶯已不再歌唱了，空氣中已沒有白楊和嫩草的香氣了。

列保維基走到了賴貝克的花園，他從便門向內窺看。靜寂和黑暗籠罩了一切。除白楊的樹幹和如帶的小徑以外，整個花園沉浸在漆黑的濃密的樹蔭之中。列保維基貪婪地聽，注意地看。他徘徊了一刻鐘；他不聽見什麼聲音，也不看見任何燈光，他疲憊地走回家去了。

他走到河邊。前面呈現着那將軍的更衣室；橋的欄杆上綁着白的毛巾。他爬上了橋，靜靜地站着。他毫無理由地撫摩着一塊毛巾。這毛巾冷而黏手的。他凝視着河水，很快地往下流，衝激了更衣室下的水階，發出不易聽見的低微的水聲。靠近河的左岸，顯現着月亮鈔紅色的倒影，水面的波紋，把它拉長了，把它切成兩半了，它好象樹枝碎

片一穀，要被流水帶走了。

「真愚蠢！真愚蠢！」列保羅基想，一面望着迅速地流着的水波。「什麼事都多麼愚蠢呀！」

現在他已絕望了，他的被吻的歷史，他的不謝，他的熱沈，他的濃稠的希冀，他的失望，都明白地顯示出來了。將軍的使者的不來，那偶然錯吻了她的她，他沒有機緣再見——這些都是當然的事，他不再以為奇了。反過來說，假使他能再見他那想像中的女子，他倒要感到驚奇了……

水流經了他，流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要流到那兒去，無人知道。在五月時，這水也是一樣的流着：小河的水，流入大河；大河的水，流入海洋；水變成汽，升入天空，汽凝成雨，又落到地上來了；五月的水，依然和四月一樣地流着，這是很可能的事。但到底爲了甚麼目的？爲甚麼要這樣呢？

整個世界，人生的本身，列保羅基都不了解，似乎是一團不能了解的神祕的團……他把他的眼從河水舉了出來，凝視着天空，他回憶着過去，命運化身成一個小

相識的女子，會來撲抱過他；他回憶着他的夏季的幻夢和意象——他的整個人生似乎是不自然地瀾蕩的，無色澤的，悲慘的……

當他走到屋子時，他的同伴早已不見了。他的僕人告訴他，方拉布金將軍遣人來邀請軍官們，其他軍官都已去拜訪他了。……聽到這個消息，列保維基心中一時感到快樂。但他立刻又把這快樂滅絕了。他倒在牀上，憤恨他的惡命運，好像想懲罰它似的，他不理會方拉布金將軍的邀請。

一件小事

皮利耶夫，尼科拉是一個彼得堡的地主，約三十二歲，身軀碩大，皮膚紅潤。一天傍晚，他走訪歐雷夫人——即奧爾加·伊凡諾那——他和她曾有舊情，或用他自己說的話，曾有一個冗長無聊的浪漫故事。他們的浪漫故事的頭幾頁，確是富有興趣和感奮的史頁，可惜早就讀完了；現在呢，勉強地往下拉長，既不新穎，又無趣味了。

奧爾加不在家，我的主角，就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坐下，等她回來。

「晚安，尼科拉，」他忽然聽到一個小孩跟他說話。「母親馬上就回家了。她和松耶到裁縫舖去了。」

在同一會客室中，在一個沙發上，躺着奧爾加之子愛利窩沙。他是個約八歲的孩
子，亂髮結實，鬚生慣養，穿着絲絨短衫，長黑襪子，宛如一幅圖畫，他躺在一個綴製的枕上。顯然在慕傲他最近在馬戲場所看到的那個戲子，先舉起一條腿；後又舉起其餘的一腿。他的秀麗的腿疲乏以後，他或運動他的手，或奮勇地跳了起來，或匍伏地上，

想雙足向天地站立起來。他做這些舉動的時候，臉無笑容，呼吸喘急，好像他自知上帝並沒有賜給他一個活潑好動的身體。

「啊，你好嗎，我的朋友？」皮利耶夫說。「是你嗎？我並沒有看到你，你的母親好嗎？」

那時愛利窩沙剛用右手握住他的左趾，處於一個最狼狽的地位。他翻了個筋斗，跳起來，在龐大的細絨毛樣的燈影下，瞧了一瞧皮利耶夫。

「你叫我怎樣說呢？」他說，聳着肩。「老老實實說，母親從沒好過。你知道她是一個女子，尼科拉，女子常常是多病的。」

皮利耶夫坐着無事可做，就開始細看愛利窩沙的臉，自從他認識奧爾加後，從來沒有注意過這個孩子，完全忽略了他的存在。一個孩子站在你的眼前，但是他在這裏做甚麼事？甚麼是他的職責？——你不願意對於這個問題發生絲毫的思想。

在黃昏的朦朧中，愛利窩沙的臉，跟他白白的前額，穩定的黑眼，無意中使皮利耶夫回憶到他的浪漫故事頭幾頁時的奧爾加。他頗有意對這孩子表示親愛。

「過來，小孩兒，」他說。「來，讓我仔細地瞧一瞧。」

孩子從沙發上跳了下來，很快地走到皮利耶夫身旁。

「好嗎？」尼科拉說，他的手放在那孩子的小肩膀上。「你的近況如何？」

「你叫我怎樣說呢？……從前比現在還好些。」

「從前怎樣？現在怎樣？」

「很簡單。從前松耶和我祇學音樂和讀書，現在呢，我們念法國詩了。你剛剪過髮

嗎？」

「是，剛剪過。」

「這是我剛才注意你頭髮的原因。你的鬚鬚也剪短了。我可以撫摩它嗎？……不剃

人嗎？」

「不，不剃人。」

「爲什麼你拔了一根鬚，就會感覺痛，拖了一把鬚反而沒有關係？哈，哈！可惜你

沒有類鬚，你應該把這兒剃光，兩邊剃光……把這兒的鬚留着。」

孩子緊緊着皮利耶夫，開始玩弄他的鍊鏈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他說，母親要替我買一隻鍊。我要請她跟我買像這個一樣的鍊鏈。好精緻的小金盒！爸爸的金盒跟這個完全一樣，不過你的有斑紋，他的有幾個字母……盒內是母親的小照。爸爸現在又買了一個鍊鏈，不是一環一環的，是像絲帶那樣的。……」

「你怎麼會知道？你看見你的爸爸沒有？」

「我？……不……我……」

麥利窩沙紅了臉，他說了謊，被人發覺，急糊塗了，手足無所措，祇把指甲用勁地刮着小金盒。

「你看見你的爸爸沒有？」

「不……不！」

「老實告訴我。信譽要緊。從你的臉看來，我知道你並不在告訴我實情。假如你不當心說錯了，何必着急哩。告訴我，你看見他嗎？我們是好朋友。」

愛利窩沙靜思了一會兒。

「你不會告訴母親嗎？」他問。

「還有什麼話？」

「用你的人格保證。」

「用我的人格保證。」

「發假誓。」

「胡鬧！你把我看做什麼人？」

愛利窩沙四面一望，睜大了眼，開始低聲地說。

「萬萬不要告訴母親！這是一件祕密事，萬萬不能告訴任何人。上帝不許母親知道這件事。她知道後，我跟松耶，伯來格耶都要被罰。……聽罷。松耶和我每星期二、五遇見爸爸。中飯以前，伯來格耶帶我們去散步，我們就到阿普法爾的糖果店，爸爸就在那裏等候我們。他常常坐在一個跟別人隔離的房間中，房中有一張很壯麗的大理石桌子，桌上有個烟灰缸，形狀像隻鴉，不過沒有嘴罷了……」

「你在那兒做些什麼事？」

「不做什麼！——我們先互相問好，隨後我們就圍桌而坐，爸爸請我們吃咖啡和餅子。你是知道的，松耶喜歡吃肉餅子，我不喜歡餅子裏裝着肉！我喜歡吃菜餅子和雞蛋餅子。我們吃得都很飽，可是我們以後吃飯時，還是吃得一樣的多，使母親不注意我們飯前做的事。」

「你們在那兒談些什麼？」

「對爸爸嗎？什麼都談。他吻我們，抱我們，講許多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你知道，他說，等到我們長大了，他要叫我們跟他一塊兒住哩。松耶不願意去，我說我願意，沒有母親自然是寂寞的；但我會寫信給她。多好玩呵；放假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去看她，是不是？爸爸還說要跟我買一匹馬。他是個挺好的人。我不懂母親為什麼不請他跟她一塊兒住，我不懂她為什麼叫我們不要去遇見他。他確實非常愛母親。他常常問我，母親怎樣，她做什麼事，當她病的時候，他這樣捧着頭……東奔西跑。他常常告訴我們，說我們要服從她，尊敬她。告訴我，我們真的是不幸的人嗎？」

「唉……怎樣？」

「爸爸這樣說。他說：『你們是不幸的兒童。』我聽了覺得很奇怪。他又說：『你們不快樂，我也不快樂，母親也不快樂。』他又說：『你們要爲你們自己和殫虧上帝。』」

愛利窩沙的眼凝視着假鳥，靜思着。

「對啦……」皮利耶夫哼着說。「這是你們做的事。你們佈置好在糖果舖會面。你們的母親不知道嗎？」

「不，不……她怎麼會知道哩？伯來格耶絕對不會告訴人的。前天爸爸請我們吃梨。真甜。跟糖膏一樣。我吃了兩個。」

「唉……你們……請你告訴我，你的爸爸談到我沒有？」

「談到你嗎？你要我怎樣說？」

愛利窩沙對皮利耶夫的臉搜索似地望了一望，聳了聳肩。

「他沒有說甚麼特別的話。」

「他說些什麼？舉個例罷。」

「你不會生氣嗎？」

「還有什麼話？難道他罵我嗎？」

「他並不罵你，可是你知道……他氣你。他說母親不快樂是爲了你，他說你……斷送了母親的幸福。但是他是個怪脾氣人！我跟他解釋，說你是個好人，你從不罵母親，但他只是搖着頭。」

「他確實說我斷送了她的幸福嗎？」

「確實說的。尼科拉，不要生氣！」

皮利耶夫站立起來，呆了一會兒，開始在客廳裏踱來踱去地走着。

「真奇了……也好笑，」他低聲地說，聳了聳肩，譏諷地微笑了。「完全是他的不對，他應負全責，現在反說我斷送了她的幸福？好個天真的羔羊！他對你確實地說我斷送了你母親的幸福嗎？」

「確實說的，可是……你剛才說道你不會生氣的。」

「我並不生氣，也……也不是你的事！不，這……這事真可笑。我上當了，可是我
也不很對。」

鈴響了。孩子很快地跑了出去。一會兒，一個貴婦帶着一個小女孩進來了。這是奧
爾加。愛利窩沙的母親。愛利窩沙也跟着她進來，跳躍着，呼嘯着，搖着小手。

「自然囉，除了我，去責那個？」他低聲地說，歎息着。「他是對的，他是個受損
害的丈夫。」

「什麼事？」奧爾加問。

「什麼事！聽你親愛的丈夫所說的教。他似乎把我當作一個無賴，一個殺人犯，我
斷送了你的和你的兒女的幸福。你們都不快樂，只有我一個人非常的快樂！非常
的快樂！」

「尼科拉，我不懂！這是什麼話？」

「聽這位貴少年講罷，」皮利耶夫說，用手指着愛利窩沙。

愛利窩沙紅了臉，忽又變白了，整個臉因驚懼而變樣了。

「尼科拉，」他相當地高聲說。「不要再講了！」

「請你問他，」皮利耶夫繼續地說。「你的那個兒子伯來格耶，他們到糖菓舖去，跟他們親愛的父親會見。但那還不關重要，有關係的是，他們的親愛的父親是個犧牲者，我是個殺人犯。我是個流氓。我毀滅了你們倆的生活……」

「尼科拉！」愛利窩沙哀求似地說。「你會用人格保證！」

「啊，不管你的事！」皮利耶夫搖搖手。「這事比人格名譽更重要。我的虛偽使我不能信譽，我的謊言！」

「我不懂你的話，」奧爾加低聲地說，淚已盈眶了。「告訴我，愛利窩沙，」她對她的孩兒說。「你看見你的爸爸沒有？」

愛利窩沙並不聽見，他驚懼地望着皮利耶夫

「這是不可能的事，」他的母親說。「我去問伯來格耶。」

奧爾加出去了。

「但是，但是你會用人格保證，」愛利窩沙說，渾身抖顫。

皮利耶夫揮之使去，在客廳裏踱來踱去地走着。他的精神完全貫注在他的侮辱上，他又同從前一樣地不注意那孩子的存在了。他是個魁梧而容言笑的人，本來跟孩子們不會發生什麼關係的。愛利窩沙坐在屋角角落裏，在恐怖中告訴他怎樣地瘋了。他抖顫着，斷續地說着，他哭泣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嚴酷地經驗到謊言的滋味。他從來沒有知道，在這個世界中，除鴉兒，肉餅，貴重銀錢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在兒童的語言中，是找不到名稱的。

老李

李國良是榮科夫，是個建築師，現在剛乘火車到了他故鄉，因他受聘重建墓地的工程，他本來的家鄉出世，在他的故鄉成長，在他的故鄉結婚，可是當他從火車中走出來的時候，家鄉卻不認識他了。一切都換了新面目。十八年前，他離開他的故鄉到彼得堡去時，現在火車站卻是個兒實捕鼠籠的處所。現在你走到高街，可以看見四層的高樓的旅館，幾百個房間，從前呢，是個難看的灰色的籬笆。但是籬笆、房子和其他的東西還沒有像人那樣變得厲害。烏柴科夫問了侍役後，發見當年他所認識的人，大半已經死去了，或是窮了，或是被人遺忘了。

「你記得烏柴科夫嗎？」他問侍役。「烏柴科夫，那個建築師，跟他的夫人入了婚……他在斯維力博夫街有一所房屋……你一定還能記憶。」

「不，我不記得這樣的一個人名。」

「你不記得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件喚動一時的事。就是馬夫也都知道。」

他的離婚事件，是沙普金律師辦理的，那個騙子……那個著名的惡棍，在俱樂部被人鞭撻的那個人……」

「你是指尼科拉許·伊文嗎？」

「是的……他現在還在世嗎？死了沒有？」

「謝謝老天，他還是活着。他現在是個公證人，有個事務所，很富裕。在刻比尼街有兩所房屋。他的小姐新近出嫁。」

烏柴科夫在房子裏踱來踱去地走着。一個意思忽然射入他的心。他獨居無聊，決定去探視沙普金。當日下午，他離了旅館，靜悄悄地向刻比尼街走去。沙普金在事務所，但已不認識他了。他從前是個壯健的靈敏的律師，常帶着銳利的，傲慢的，半醉的神態，現在呢，他是個謙恭的，白髮的，萎縮的老年人了。

「你不認識我了……你已經忘記……」烏柴科夫開始說。「你從前會替我辦理過訴訟事，我『烏柴科夫』。」

「烏柴科夫？那一個烏柴科夫？啊！」

記警畢竟回到沙普金：他認識他了，心中慌亂起來了。驚異，疑問，同意，一齊湧上來了。

「絕沒料到……絕沒想到……」沙普金笑着說。「你喜歡吃什麼？喜吃香檳嗎？我想你喜歡吃鱈。好朋友，從前我賺了你好多錢——太多了，我現在簡直想不出我應該請你吃些什麼。」

「請你不要麻煩，」烏柴科夫說。「我沒有時間。我要到墓地去看一看教堂。我要辦一件委辦的事。」

「好極了。我們吃些東西，喝了酒，再同去。我有幾匹很好的馬！我陪你去，把你介紹給教堂管理員……我會把甚麼事都佈置妥當……甚麼事，我的好朋友？你不是想躲避我嗎？你不是怕我嗎？請你坐近些。現在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多少年前，我確是很苛刻的，有點兒流氓樣……可是現在我比水更安靜，比草木更謙卑了。我老了。有了家庭了。我有許多兒女了……快到死的時期了！」

兩個朋友吃了些東西，喝了酒，走入雙馬的馬車，同到墓地去了。

「是的，那時真是快樂的時代，」沙普金說，他坐在書桌裏回憶着過去。「我現在還記得，但我簡直不敢相信了。你還記得你怎樣跟你夫人離婚嗎？差不多已經二十年了。你也許忘了，可是我記得很清楚。好像我這你告訴，這是昨天的事。我的上帝，那時我多麼後悔呵！那時候我是個經驗的雄辯的惡棍，心中充滿着詭計……我常常干預許多秘密的事件，特別是人們背出高潮的時候，你的事件，就是一個好例。你給我多少錢？五百——六百罷。足夠使任何人為之顛倒！你去彼得堡時，把這件事完全交給我辦。你說：『你喜歡怎樣辦就怎樣辦！』你從前對夫人米海洛那·沙野，雖是商人家庭出身，然很驕傲，很自愛。用賄賂方法要她自己認罪，確是不容易的事。——絕對的難事。我常常去跟她作公事談判，可是她一旦我談到她的女傭說：『馬沙，我對你說過了，我不見源眼。』我反覆和方計……我寫信給她，我怨於無意中遇見她——可是全無效果。我發法，只得經由第三八頭魁談判。經過很長的一個時期，我還沒有和她談判妥當。最後你同意給她一萬，她纔屈服了。她屈服了……她哭泣了，她唾罵了我，但是她到底屈服了。她自己認罪了。」

「我記得她拿去一萬五千，不是一萬，」烏柴科夫說。

「是，自然是……一萬五千，我記錯了。」沙普金頗有羞愧之意。「無論如何，一切都成過去。我爲甚麼還不爽快地認錯哩？我給她一萬，其餘的五千我向你交涉得來的，我留下了。我騙了你和你的夫人……現在一切都成過去了，爲甚麼還會感到羞愧？波力斯呵，如果不騙你的錢，叫我去騙誰的錢？我問你……你很富裕，很有錢。你因一時的衝動而結婚，又因一時的衝動而離婚。你那時賺的錢很多。我記得你從一個合同中就賺到兩萬。我不敲你的竹槓，敲誰呢？並且我應該承認，我那時實爲嫉妒心所苦。你賺了一注錢，人們就屈帽致敬；同一的人們，却在俱樂部鞭撻我，掌我的頰，逼我拿出錢來。可是現在何必再去回憶？現在是忘却過去的時期了。」

「請你告訴我，沙野以後怎樣生活？」

「靠她的一萬怎樣生活嗎？沒有更慘的了……不知道是因爲她瘋狂了。還是因爲賣身之故她的自尊心 and 良心責罰她——或是因爲她愛你，總之，她沉溺於酒了。她得了錢以後，就跟坐三馬的車子的軍管鬼混……終日醉酒，談情，放肆……她同軍官上酒店，

不飲葡萄酒，不飲淡酒，她喝最強烈的白蘭地酒，必至大醉而後止。」

「是的，她的脾氣確是怪僻。我吃夠了她的苦。她每因小事而動氣，動氣後又感傷……以後怎樣呢？」

「一星期過去了，兩星期過去了……我坐在家裏寫字。忽然門開了，她走進來。

「我不要你的鬼錢，」她說，同時她把一個小包向我臉上打來……她沒有能力抵抗她的衝動……少了五百。她只化去了五百。」

「這筆錢你怎樣處置呢？」

「一切都已放過去了。隱瞞還有什麼好處？……我當然拿了。你爲什麼這樣呆望着我？等我把以後的事告訴你，這完全是一部小說，一部痛心史！兩個月過去了。一天晚上，我大醉而歸，心中不懷好意……我開了燈，看見沙野坐在我的沙發上，也大醉了，她走了幾步，臉上頗有兇悍的樣子，好似剛從瘋人院逃了出來。「還我的錢，」她說。「我已變了主意了。假如我從此墮落，敗亡，我要瘋狂地，熱情地奔向墮落，敗亡。你這個惡棍，趕快把我的錢還來。」你看，她多麼無禮呵！」

「你……你把錢還給她沒有？」

「我記得……我給她十個盧布。」

「呵……這是可能的事嗎？」烏柴科夫皺着眉說。「假如你無能力償還她的錢，或不願意償還她的錢，你應該寫信給我……我那時並不知道……並不知道。」

「我的好朋友，爲什麼要我寫信？她進醫院後，不是親筆寫信給你嗎？」

「我那時剛新婚，毫不注意來信……可是你是個局外人；你對於沙野並無惡感……你爲什麼不資助她？」

「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標準來評判我們過去的行爲，波力斯。現在我們是這樣想；可是那時我們不是這樣想……現在我可以送她一千盧布；但是那時呢，就是那十個盧布……她也不是白要的。這項故事雖是舊事，現在已是應該忘却的時期了……我們到了！」

雪車在墓地大門前停下來了。烏柴科夫和沙普金從雪車中出來，穿過大門，沿着一條長而寬的墓道走去。禿頭的櫻花樹，枯萎的金鳳花叢，灰色的十字架和紀念碑，都在

曉霜中閃耀。每片雪花都反映着光明的晴好的日子。墓地常有焚香的香氣，和新掘墳墓的土氣，在此處一樣的可以聞到。

「你們有一個很美麗的墓地。」烏柴科夫說。「這簡直是個果園。」

「對啦，可惜竊賊把墓碑都偷走了。你看，在鐵鑄的墓碑後面，靠右邊，是沙野的墓。你要去看嗎？」

「兩個婦女靠着右邊走，踏着深厚的雪，走向鐵鑄的墓碑去。」

「就在這下面，」沙普金說，「手指着」一塊小的大理石。「幾個哥官把紀念碑立在她的墳墓上。」

烏柴科夫慢慢地脫下帽來，在白雪，露出他的禿頭。沙普金見了，也脫下他的帽來，在太陽光下又顯露了三個光頭。四周跟那墳墓一樣的靜，空氣也好像已死寂了。兩個好朋友，望着墓碑，不發一言，默默埋葬。

「她睡熟了！」沙普金打破了沉寂的空氣。「無論她自己認罪，或喝強烈的白蘭地酒，她都不管了。波方斯，懺悔罷！」

「懺悔什麼？」烏柴科夫嚴厲地問。

「過去無論如何可厭，總比這個好。」沙普金指着他的灰白色的頭髮。

「從前對於死的觀念，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假如我遇見她，我也許可以阻止她，可是現在呢……現在呢！」

悲傷佔有了烏柴科夫。忽然他想盡情地哭，像早年他想盡情地愛一樣……他感到他的淚一定是美妙的，愉快的。淚珠從眼中出來了，大塊的淚在喉嚨中湧起來了，可是……沙普金站在他的身旁，在一個證人前表示自己的懦弱，烏柴科夫感到慚愧。他急忙地回轉身來，向着教堂走去。

兩小時後，他已同教堂管理員商量定當了，已視察過教堂了，他乘沙普金跟一個牧師談話的機會，奔赴沙野墓前，灑一滴淚。他偷偷地走近墓石，放輕步伐，老是東西張望。那清白的小墓石，無意地，悲傷地，天真地凝視着他，好像墓石下不是一個淫蕩的被人遺棄的婦人，而是一個潔白的處女。

「要是我能哭泣，我能哭泣！」烏柴科夫想。

可是哭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雖然那老人欲使淚珠盈眶，欲使他的情緒能升高到正當的節調，但是淚珠始終沒有落下來，喉嚨中的那一塊也始終沒有湧出來……等了十分鐘，烏紫喬夫揮手作別，去找沙普金去了。

維羅基加

奧格尼夫·伊文很明白地記得那八月的晚上，他打開光亮的客廳大門，步出臺階。他穿著漆色的西外套，戴著蘭邊草帽——這草帽現在跟他皮鞋一同躺臥在他牀下的灰塵中。他還記得他一手帶了一大包很重的書籍和稿件，一手拿了一根粗大的手杖。

門口站著他的主人古尼扎夫，年高髮禿，長鬚花白，穿著雪白的棉短褲，手中高擎著一個燈。他仁慈地微笑了，點了頭。

「再會，老朋友！」奧格尼夫說。

古尼扎夫把燈置放在客廳的桌上，隨奧格尼夫走到臺階，兩人的黑影，很快地從右級下來，經過花牀，左右搖動，忽然靜止了，兩個黑頭影映在菩提樹上。

「再會，老朋友，讓我再謝謝你，」奧格尼夫說。「謝謝你的誠懇，你的慈愛，你的熱情……我一生絕對……絕對不會忘了你的盛情……你真慈愛……你的小姐也……你全家都客氣，都快活，都有熱情……太好了，我簡直沒有辦法表示我的

謝禮。」

奧格尼夫受了強烈的感情和饑寒所賜的酒精的影響，所發的聲音同神父一樣，他的感情不但在語言上表示出來，在他的眼和眉的不自然的跳動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古尼扎夫也受了感情和酒的影響，彎下身來，吻了這青年。

「我已經跟你慣了，好像我是你的狗，」奧格尼夫接着說。「我天天跟你在一塊兒。我在你家過夜也已十幾次了，喝了你多少酒，我現在想起來，自己也覺得可怕……但是，最要緊的，格列爾，我要感謝你的合作和協助。要是沒有你，我會在十月以前，天天憂慮我的統計工作。但是我要在序言寫着：「這是我的義務，我要對於某區地方執行委員會會長古尼扎夫先生的協助，表示謝意。」統計學一定有光榮的將來！請你代我問候維羅！請你轉告證極醫生，兩位縣長和你的秘書，我永遠不會忘了他們的盛情……現在，老友，讓我們最後擁抱一下，接吻一下罷！」

奧格尼夫又吻了老人。當他走到最後一級時，他回過頭來說——

「我不知道我們以後能否再見面。」

「上帝知道，」古尼扎夫答道。「大概永遠不能再見面了。」

「我怕不易再見。沒有東西會勸誘你到彼得堡去，我亦大概不會再回到這兒來。

再會罷！」

「把你的書丟在這兒，」古尼扎夫在他的後面叫。「爲甚麼這樣重的書自己帶走？我叫人明天送給你。」

但是奧格尼夫沒有聽到他，很快地走了。酒後興奮，他的心同時充滿着悲傷和快感。他向前走，心中想着，我們一輩子能遇見多少這樣善良的男子婦女，最可悲補的是他們只遺留下一點記憶罷了。人生真似旅行。旅客與兒平原遠處一隻鴉鳥的輪廓；微風帶來了牠的悲哀的鳴聲；可是一會兒，牠又不見了；他引頸對着蒼蒼的遠處望去，並看不到什麼鳥，也聽不見什麼鳥鳴。人事也是如此，多少臉，多少聲音，在我們前面跳躍，可是很快地就變成過去了，留下來的，只是記憶力的空虛記錄。奧格尼夫自審問到某區以後，天天在熱誠的古尼扎夫家中過生活，他漸漸了解並深愛這老人，老人的小爐，老人的僕役，他感到他是他們的家人。老屋的任何一處，精緻的臺階，花園中小徑

的曲折，花園外和更衣室外的樹木，他沒有不知道。現在呢，他走出柵門後幾秒鐘，這一切都將變成記憶，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意義了。一年——兩年——過去後，這些仁愛的印象，糊塗了，不再能回憶了，如在記憶中重現，也不過像夢中的混亂印象罷了。

奧格尼夫走近柵門時，想：「人生中沒有比人更好的東西。絕對沒有！」

天氣和暖，夜籟無聲。整個世界充滿着向日葵，木蘭花，烟草花的香氣，這些花現時還未凋落。花叢樹幹的四周，圍繞着薄薄的飽飲了月光的霧海；一股一股的水氣，色白如鬼，很潑緩地沿花園小徑移動着，太慢了，簡直不易感到它們的動作。這印象最深地留在奧格尼夫的記憶中。月，高高掛在天空，它的身旁，飄浮着透明的雲片。整個世界好像是黑影和流動的白的水氣構成的；奧格尼夫感到，他所看見的，不是個自然界，是個戲臺的配景，好像一個笨拙的烟火匠，想用白色的印度烟火使花園生光輝，結果只是做到空氣中泛濫着白煙海。

奧格尼夫走近柵門時，看見一個黑影從下面的木柵走來，漸漸走近他了。

「維羅，」他快活地直叫起來。「你在這兒！我到處都找遍了，要找到你，跟你告

別……再會罷！我走了。」

「這樣早——纔七點鐘哩。」

「但在我看來已太遲了。我得步行五里，今晚還須把行李收拾好。我明天一早就要動身……」

奧格尼夫面前站着古尼扎夫的小姐，二十一歲的維羅，他常常看見她，她多愁思，不事修飾，但有風趣。白晝做夢的女子們，整天躺着讀些無聊的書，整天被厭倦愁苦所困擾，常常對於服裝不加注意。可是如果自然賦與她們欣賞力和愛美的本能，那麼她們對於服裝的忽略，反是一種自然之美。奧格尼夫回憶美麗的維羅的印象時，總覺着見她穿着寬大的短衫，腰間繫着無數的綳褶，前額際着零亂的頭髮，她的絨毛製的垂着纓的肩巾，整天在客廳中跟男人的帽子躺在一起，或丟在飯廳的貯藏箱上，貓兒常不容氣地把它當作床。肩巾和充滿褶痕的短衫，似可表示過着慣坐生活的人的瀟灑和怠惰。但是或者因為奧格尼夫喜歡維羅罷，他總覺得她每個鈕釦，每個褶痕，都包含着善，包含着詩，是不誠懇，非美膩，冷靜的女子所沒有的……並且維羅又有美的容，端正莊嚴，

波紋似的髮。奧格尼夫認識的女子很少，他以為維羅可算是美_麗的女子了。

「我走了。」他重說一遍，在柵門口跟維羅告別。「不要忘了我！感謝你們對我的——切！」

他又抽動着肩，用他對老人談話時那種神父唱聖歌般的聲音，申謝維羅的款待，她的厚意，她的誠懇。

「我每次寫信給我母親_兒提到你，」他說。「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跟你和你的父親一樣，這世界的_{生活}就成天國了。你家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又簡樸，又真摯，又誠懇……」

「你到那兒去？」

「我先到奧利窩爾去看我的母親。我在那兒住兩天。以後就到聖彼得堡去工作。」

「此後呢？」

「此後嗎？我整個冬天要工作，明春要下鄉去搜集材料。希望你快樂。希望你活一百年，不要忘了我！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面了。」

奧格尼夫低下頭去，吻了維羅基加的手。他在沉靜昏亂中整了外套，重理了書包，

說——

「今晚的霧好厚呵！」

「是的。你忘帶了什麼沒有？」

「沒有……我想。」

奧格尼夫站立着，好久沒有說話。他很不自在地轉身向着柵門走去，走出花園去了。

「等一下！讓我陪你走到林邊，」維羅說。追上去。

他們沿着大路向前走。現在樹木已不隱蔽景物了，他們可以看到天，可以看到遠處的田野。世界在半透明的煙幕的孔隙中，顯露出它的美貌；白色的霧，參差地圍繞着花叢和草堆，或像小雲似地東西亂奔，但常緊靠着地面，似不願隔斷美景。從柵門到林邊的大路，完全在望，路邊的小溝中，長着小花叢，毀滅了，阻礙了游蕩的霧氣。半里路外是一帶漆黑的森林。

「她爲什麼要來，我還得送她回家哩，」奧格尼夫自己想着。可是看了維羅的容

貌，他又和悅地微笑了，說——

「我不願意在這樣的天氣中走。今晚頗有浪漫的意味，你看這樣的月光，這樣的靜寂……你們給我的一切寵愛！你知道什麼嗎？維羅？我現在已經二十九歲了，但從來沒有經驗過一個浪漫故事！我一輩子沒有經驗過！無論幽會，慨歎，接吻，我都沒有親自經驗過，這確是一件反常的事。我在城內的屋中坐着工作，從來沒有注意過天空。但是今晚在野外我好像感覺到浪漫的意味了……強烈地感覺到了……簡直令人起不快之感。」

「但是到底是甚麼原因？」

「我也不能說。或者因為我沒有時間，或者因為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女子，她……可是我的朋友很少，我也不常外出。」

他們走了三百碼，不說一語。奧格尼夫看了維羅的肩巾和不戴帽的頭，回想過去春天的日子。那時他遠離了聖彼得堡灰色的寓所，在仁愛的自然的懷中，真誠的朋友的擁抱中，研究他最心愛的工作，他親眼看見不可勝數的晨昏，不可勝數的日子的消逝，他

不明白衣冠，鴉鷺，秧雞如何先後停止牠們的歌唱，暗示長夏之將終。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他以為時間的不知不覺的過去，表示人生的順利的進行，雖然沒有銜擺滴滴的聲音。他回憶四月梢他至某處時，是一個窮漢；對於人情世故毫無經驗；他預料他僅能遭逢無聊和孤寂；及對於他的統計工作的輕視——他以為統計學在實用科學中應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他記得四月的一個晚上，他到老信士力伯金的旅館，他化兩毛錢一天，住一間很清潔光亮的房間，只有一個限制，就是他不許在房內抽烟。他記得他休息數小時後，他闡明了地方執行委員會會長的住址，步行至古尼扎夫家；他走了四里地，所見盡是豐裕的牧場，嫩綠的植物；雲幕之下；高鳴着一隻百靈鳥；牠的清脆的聲音，瀰滿了整個世界；青綠的草地上，上下地飛翔着白頸的烏鴉，牠們的撲翅，笨重而壯嚴。

「這是不可能的事嗎？」奧格尼夫自問，「他們每天都呼吸着這樣的空氣嗎？或是今晚因為要歡迎我所以特別加了香味嗎？」

他記得他只希望一個冷淡的，商業化的招待。他提心吊膽地走入古尼扎夫的書房，

不敢正視。後來，他將看他的疑。老人被責罵，完全不知道這青年人帶着他的統計工作來找地方。他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事。但是古尼扎夫漸漸了解統計學的真實意義了，一解統計材料如何搜集了。自己懂了，微笑了。以兒童的好奇心開始查閱訪客的筆記簿了……同日的晚上，古尼扎夫在古尼扎夫家吃晚飯，喝了強烈的酒，醉了，看了他的新朋友的恬淡的臉，怠倦的停止，自己也感到全身都充滿了甜蜜的，困倦的逸興，像一個人睡眠不足，還感到疲勞的臥着，微笑着。他的新朋友，和愛地望着他，問他父母是否在世，每月進款多少，是否常常上戲院。

奧格尼夫也得到多次乘車遠遊各縣區，多次的野宴，多次的垂釣，修道院的參觀，那院中，他得運送每人一個念珠袋；他還記得多次的真正俄國的熱烈而無結果的爭辯，拳擊着桌面，時而誤解，時而折嘴，自己也不知道要講什麼話，常常離開了。他還記得過了幾小時以後，絕大笑着說：「誰都不知道我們的辯論有目標。我們現在已辯論到在墳墓中長眠的問題了！」

「你忘記得嗎？有一次，你和我跟那醫生同乘車至希斯多夫，」他們走近林邊時，

奧格尼夫問她。「我們碰到一個瘋子，我給他五個銅子，他連續地畫十字三次，把錢捧到我的掌上。我帶走了多少印象——假使鎔成一整塊，我可有一大塊黃金了！我不懂聰明人為什麼要跑到大城市去。為什麼不安靜地住在鄉間。是不是因為城中的寬大的低濕的房屋中，有更多的空間，有更多的真理？譬如我的屋子，寄寓着多少藝術家，學生和新聞記者，但我當感覺它包圍着一個不合理的成見。」

距林邊約二十步處，有一窄橋，橋角有木椿。春間散步時，古尼孔夫家人和他們的賓客，常以此橋為休息之處。他們可在此橋聽林中的回聲，望大路漸漸地往幽暗的車道消失。

「我們已經到了小橋了。」奧格尼夫說。「你應該回去了。」

維羅站停了腳，深深地歎着氣。

「讓我們坐一下罷。」她說，她坐在木椿上了。「我們和朋友告別，常常坐在這兒。」

奧格尼夫靠近她，在他的書包上空下，繼續地說話。維羅深深地呼吸着，眼望着遠

處，使他不能看見他的臉。

「或者將來，一年以後，我們能再見面。」他說。「那時一切都跟現在不同了。你是個家庭中受子女尊敬的母親，我是個一部高尚而無用的統計書的作者，而這部統計書有五十册名目文條綜合起來那樣厚……今晚，只講目前，我們有無限的感奮。但是十年以後，我們最後再同坐在這橋上時，我們會把我們離別的那一天，那一月，或那一年都忘了。當然你是改變了，你一定會改變。」

「什麼？」

「我問，問你……」

「我沒有聽見。」

現在他總法感到維羅的變化了。她的臉變白了，呼吸停止了；她的手和唇都抖動起來了；她的前額上只綁着一束頭髮，現在掛着兩束頭髮了。她盡力地想隱藏她的激蕩的苦悶，這也無益地牽着他；因欲達到這個目的，她先鬆了她的領，好像領太緊會切斷她的頸動的。然後她把他拉的肩巾拉到這邊，又拉到那邊。

「我這就走了。」奧格尼夫開始說。「你不要再坐在霧中。讓我送你回家去。」

「我不會走。」

「怎麼了？」奧格尼夫又說。「你不回答我的問話。你身子不舒服嗎？」

維羅尼夫緊貼她的頰，忽而又從頰上縮回她的手。

「太可怕了，」她輕輕地說，顯示出強烈的苦痛。「太可怕了！」

「什麼事太可怕？」奧格尼夫問道，同時聳了肩，並無想隱瞞他的驚駭的意思。

「什麼事。」

維羅尼夫深深地呼吸着，抽動着肩，掉過頭去，呆望了一會天，開始說——

「我這就送你給伊文……」

「我在。」

「我急得你感到奇怪……你會驚駭，但我不管了……」

奧格尼夫又聳了肩，準備着聽。

「我所聽到的……」維羅尼夫開始說，閃避了眼，手中轉動着肩巾上的綫。「你看，

這是……這是我對你說的話……你會感到不合理……感到愚蠢……可是我不能再忍受了！——

維羅的話，吞吐斷續，不很明瞭，忽然被熱淚阻斷了。她用肩巾掩了淚，悲泣起來了。奧格尼夫慄了，講不出話來了，只咳嗽着。不知道說什麼話，或做什麼事，東西張望，不知所措。他沒有看慣淚，維羅的悲泣，似乎使他自己的眼也要淌淚了。

「來，來！」他很可憐地斷續地說。「維羅？這是什麼意思？你身子不舒適嗎？誰得罪了你嗎？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或者我能幫助你？」

他想盡最後的努力去安慰她，他很小心地把她的手從她的臉上拉開，她從淚中向他微笑，說：

「我……我愛你！」

這句話很簡單，很平凡，她說這句話的聲音也很簡單，很平凡，但是奧格尼夫完全慌亂了，急忙掉過頭去。

他的慌亂又繼以恐懼。由於酒和別情所引起的感傷，熱烈，興奮的空氣，忽然一變

而爲尖銳的，不快樂的，爲難的感覺了。他感到他整個的魂魄已從內心全盤翻出，他羞怯地望了維羅；她現在已確認她的愛情了；把女子的最能迷人的難知真情的特性也拋棄了，她好像比從前小些了，更簡拙了，更卑陋了。

「到底這是什麼意思？」他驚訝地問他自己。「到底……我愛她嗎？……還是不愛她？」——這是個問題。」

但是她呢，最困難，最苦痛的部分已經終止了，呼吸反而自然起來了。她站立起來，南望着奧格尼夫的眼，流利地熱誠地說着話，一點沒有拘束。

大凡感受突然驚懼的人，很少能記得詳情，奧格尼夫現在對於維羅那時所說的話，連隻字都不記得了。他只記得她的話的重要性及話中所表示的情感。他記得她的聲音好像從一個阻塞的喉嚨中所發來的，她的聲音粗糙而帶有情感，她的音調有令人不易想像的熱情和節奏。她忽而哭泣，忽而微笑，她揮着淚，自認她跟他初做朋友時，她即敬佩他的創造力。他欲知識，他的和善聰慧的眼；他一生的目標和希望，她真誠地，熱烈地，瘋狂地愛他；夏天她從花園走進屋中，看見他的衣服放在客廳，或聽見他的聲音，

她的心驚跳了，預示極大的快樂的來臨；他的最微小的笑話，也會使她大笑起來；他的筆記本上的每個數字，都表示他的智慧和偉大；就是放在客廳中的他的手杖，也好像比什麼都更可愛。

樹木，霧氣，以至於道旁的黑溝，聽了她所說的話，都好像被迷住了。但是奧格尼夫的心只感到冷淡和苦痛。維羅自認她愛的情以後，格外顯出動人的秀麗；她的話，句句都是高尚的，熱烈的。可是奧格尼夫並不感到他所希望的快樂，只感到對於維羅的同情，並因她爲他而受罪，感到痛苦。天曉得他爲甚麼會如此！但是無論原因在書本的推理，或是在牢不可破的客觀性，使人不能像人那樣生活，總之，維羅的狂樂和熱情，他覺得是假裝的，是虛偽的。不過雖然他有這樣的感覺，自然和個人的快樂，却對他輕輕地說，他所聽見的話，比他所有的書，所有的統計工作，所有的永久真理，更真千倍。他對他自己發怒，他罵他自己，雖然他並不知道他有甚麼錯誤。

最使他慌亂爲難的，是他自知非有回話不可。某種回話是不可避免的。直接地對維羅說「我不愛你！」他沒有那樣勇氣。但是他不能說「我也愛你，」因爲他找遍了他的

心，找不到一點火花。

她說假如她能夠常見他，跟着他，他到甚麼地方，她也能到甚麼地方，做他的妻子，做他的內助……這就是她最大的快樂，假使她丟棄了她，她會抑鬱而死。但是她說這些話時，他祇靜聽着，一言不答。

「我不能再住在這兒！」她說，扭着手。「我漸漸地憎惡這所房屋，這個森林，這種空氣，我已厭倦這種無變化的安靜，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我再也不願看見我們的無生氣的無聲無臭的人們，他們個個都是一樣，好像水滸的毫無區別！他們都是親愛的，和善的……因為他們是知足的，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吃過苦，從來沒有奮鬥過，但是我不能再忍受這種生活了……我要到大而灰色的房屋裏去，那兒人們受着罪，吃盡勞力和貧窮的苦……」

奧格尼夫以為她所說的 一切的話，都是假裝的，虛偽的。他終於斷續地說：「……」

完了，他還是不回答。但是閉口不言是不可能的事，他終於斷續地說：「……」

「我……維羅……我很感激你，雖然我覺得我不該得你這樣的……這樣的厚愛。況

且我既是誠實的人，我應該……快樂建立於互愛的基礎之上……這就是說，應該兩方面……兩人同樣地愛。」

說了這幾句斷續的話後，奧格尼夫忽然感覺羞慚起來，不再講下去了。他感到他的表現是罪惡的，愚蠢的，他的臉拉得太長了。維羅好像已經從他的臉色看出了他的真意，她的臉變白了，她驚恐地望着他，忽又掉過頭去了。

「請你原諒我，」奧格尼夫斷續地說，他感到不能再說話了。「我非常，非常尊敬你……我很抱歉……」

維羅忽然反身走了，很快地向着屋子走去。奧格尼夫在她後面追。

「不，你不必來！」她說，搖着手。「不要來！我自己獨自回去……」

「但是……我得送你回家。」

奧格尼夫所說的一切的話，連他最後所說的話，他都覺得是平凡的，可恨的。這種感覺逐漸地增強起來了。他對他自已發怒，他緊握著拳，罵他自已對於女子的冷酷。在女子前所表示的窘態。他盡了他最後的然而無效的努力。來鼓勵他自己的感情，他

注視着維羅的美姿，注視着她的頭髮，注視着她在泥灰道上所留的小足痕。他回憶她的話，她的淚。但是他一切的努力，僅使他心中瀰滿了痛苦，僅使他的感情殞死。

「是的……一個男子不能強迫他自己去愛一個女子！」他自己替他自己辨護，同時他也不想，「除了強迫以外，我什麼時候纔能愛上一個女子？我已靠近三十歲了。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比維羅基加更好的女子……恐怕將來也永遠不會遇見了。啊，可恨的老年！三十歲已是老年了！」

維羅在他前面走，越走越快了。她低着頭，目不邪視。奧格尼夫覺得她忽然變小了，她的肩膀狹小得多了。

「我能想像到她的感覺，」他自言自語地說。「羞恥……強烈的痛苦，使她甯願快死……她的話中有生氣，有詩意，有可以鎔化木石的深意！但是我……我是個無情的，盲目的。」

「聽罷，維羅。」他這叫喊並不出於他的本意。「你不要以為我……以為我……」奧格尼夫遲疑了，不再說了。到柵門時，維羅回頭對他望了一望，隨後她把她的肩

巾緊緊的裹着肩，很快地沿着花園小徑走去了。

奧格尼夫獨自站在柵門口，他回轉身來，向着林邊走去，走得很慢，時時立停了腳，回頭望着柵門。他的動作，表示他對於他自己發生懷疑。他在路上找尋維羅基加的足跡。他不相信他所喜歡的一個女子，對他自認了愛情。他會無情地粗野地辱罵了她。他生平第一次覺悟人的動作並不僅靠他的善意；他跟一般高貴的仁慈的人有同樣的感覺，他們雖有很好的用意，但常常給與他們最親近最親愛的人，許多無意義的，不應有的苦痛。

他的良心刺痛了他。當維羅基那在花園中不見後，他覺得他喪失了最寶貴的東西，以後永遠不能再尋回來了。他覺得他的青年的一部分生活，是跟維羅基同過的，他知道那些可貴的時日，一旦無意義地消逝後，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他現在已走到小橋邊了，他立停了腳，默想着，究竟他那不自然地冷酷態度的發生原因在那兒。他明白地知道，這個原因，當然在內心，不會在外界。他爽快地承認，這種冷酷的態度，不是聰明人所引為自豪的理性的鎮靜，也不是自負的為我主義的恬淡，

而是魂魄的無能，美感的缺乏，未老先衰——這大概是他的教育，他的貧窮，他的無朋友和獨身生活的收穫。

他好像很不願意地從小橋緩步地向林邊走去。林中一團漆黑，月光只有參差不齊的幾條照到地上，他獨自站在那兒，深深沈想着；他很希望能找回他已喪失的一切。

奧格尼夫還記得他那時又回到維羅的住屋去。這去的記憶刺激着他，他很快地走到花園，想像中畫着維羅的臉。大路上，花園中，現在霧氣已經散了。一個光明的，拂出浴的月亮，從潔白的天空向下望望。只有東方還雲霧着愁雲。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他僅看見漆黑的窗，聞到向日葵和木蘭花的幽人的香味。他的老友卡普，和愛地窩着尾巴，走上來，嗅他的手。但是他並沒有看到其他活的東西。他繞着屋子走了兩遍，在維羅的臥室的黑窗外站了一會兒；最後他歎了一口氣，放棄了他的追求，重又回到大路來了。

一小時後，他回到城中。身體疲乏了，精神沮喪了。他把整個身子和火熱的臉頰靠着旅館的大門，開始敲門了。這地方一隻半醒的狗在吠着；教堂前的更夫，敲着鐵盾。

「這兒，這兒在外面遊！」老信士怨恨地說，他穿着長的女子的睡衣，出來開門。
「這兒，這兒，這兒！住在涼裏，祈禱上帝，好多呢！」

奧利瓦夫是結帳的屋子後，就倒在牀上，對着火爐呆望了半天。後來他站了起來，搖了頭，開始整理衣箱了。

老人日記

一

俄國有一個退休教授，名斯日本諾夫。尼科拉，他是個極密院顧問，是獨爵士。他得了很多俄國的勳章和勳章。他記起這些勳章全部掛在身上時，他的學生，稱他爲「神聖三一」。他的朋友盡是名人。最近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來無論已死或尚存的著名學者，沒有一個不是他的知友。現在他已沒有朋友了，但在過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長表之末，有比密格夫，索夫林，和詩人尼格波索夫等，而這詩人和他的友誼，最爲熱烈真摯。他是俄國大學的教授，同時也是三個外國大學的教授。這一切和其他的許多榮譽組合成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無人不知。俄國的學者沒有一個不知道我；外國的專門學者，凡是提到我的名字，都冠以一著名詞，受人尊敬的「」等字樣。無目的地稱頌自己的命名，公開地或在報紙上濫用自己的大名，是沒有修養的象徵。這句話完全不錯；因爲我的名字不能和

一個名人，一個天才，一個極有用的人，那些觀念分開。我是個有恆心的工作者，我有駱駝般的忍耐力。這點對於我很重要。我有天賦的才能，這點對於我更重要。我應附帶地說，我是個有良好教育的，謙恭的，誠懇的人。我從來沒有干預過文學界或政界的事，我從不沒有跟無知識的人爭辯。想乘機出風頭，我從來沒有在飯後或同事安葬時演講過。我的學者美名上不帶半點兒污點，沒有絲毫可批評之處。我自感榮幸。

冠着這個美名的我，現年六十二歲，頭髮禿落，口中裝着假牙，患着一種不能醫治的顏面癱瘓症。我的名譽很大，受人們的愛戴，但是我的舉動笨拙，容貌醜惡。因身體羸弱，我的頭和手不時抖顫。我的頸，跟屠格尼夫小說中某女主角的頸一樣，很像櫃檯上的銅柱；我的胸膛是深凹的。我的背部很窄。當我說話或念書的時候，我的嘴轉扭着。當我微笑的時候，我的臉上充滿了風燭殘年的老人的皺紋。我的可憐的臉上沒有特別的地方，不過溼學侵襲的時候，我臉上就有一種特別表示，使看見我的人都會想到：「這個人一定快要死了。」

我現在還能動人地念書，我現在還能維持我的聽衆的注意力至兩小時之久。我的

熱情的態度，我的富於文學意味的陳說，我的幽默，能使我聲音上的缺憾完全不爲人所注意。雖然我的聲音很單調，很粗糙，像一個僞善者的聲音一樣的堅硬，但是我的文章很壞。寫文章時能力的那部分的腦，頗不盡職。我的記憶力已大減。我的思想常常前後矛盾，我把我的思想寫成研究報告時，我常有一種感覺，以爲我已喪失了前後的密切連貫。文章的結構很單調，字句無力。我常常不在寫我所要寫的意思，我寫到結尾時，常常會把開頭的那部分完全忘了，我常常不記得很普通的字，我寫信的時候，常力避冗字冗句，力避不必要的瑣碎的敘述；這兩件事，就可證明我的智力的活動力的衰退。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凡是寫的信愈簡單，我所化的力反而愈多。寫一篇科學文章，比寫一封普通信或寫一個報告，自由得多了，靈敏得多了。更有一件奇事：我覺得寫德文或英文反比寫俄文容易。

至於我現在的生活，第一是失眠，我最近已大受失眠之苦。假使有人問我：「什麼是你目前生活中最主要最基礎的事？」我的回答是：「失眠。」因受習慣的影響，我現在還固定的一睡，至十二點鐘正，纔解衣上床。一上床就睡熟，但一點鐘後，又醒了，

自己感覺完全沒有睡熟過。我起了床，燃着燈，我在臥室中踱，踱去，看着已經看過數十年的書。這樣走了一二小時後，我疲乏了，坐在桌前。我一動不動地坐着，也不想甚麼，也不感到甚麼慾望；假使我眼前有本書，我就會機械地拿過來，讀着，但絲毫不感到趣味。最近有一晚上，我機械地讀完了一冊小說，這小說的書名是「燕之巢」，頗有些新奇。有時我想使我的注意力集中，我就從一數到十，或像我的朋友的臉，記得他是在某年在某種環境下被聘為我們大學的教授。我最愛聽聲音。隔兩個房間，我聽見我的女兒完立沙很快地在夢中說話；我聽見我的妻子手拿着燭走過會客室，把一盒火柴落在地上。我聽見茶壺上的木塊，因收縮而作軋軋之聲，燈頭上的火花忽作爆發聲；這一切的聲音，不知爲甚麼原因，都使我震驚。

晚上不睡覺是一個人的怪癖性情的供狀；所以我忍耐地等待天明，等待白晝的來臨。那時我纔有權不睡。但是鷄鳴以前，我得受多少鐘點的壓抑。鷄是我的幸運的預報。鷄鳴以後，我知道一小時後，樓下的老僕，就會醒來，就會因某種原因從樓下上樓來，忿忿地咳嗽着；此後，窗外的空氣，漸漸變色了；街路上的人聲，漸漸傳進耳鼓來了。

我的夫人進我房來，是一天的開始。她進來時，穿着圍裙，尚未梳頭，但已洗過臉；有花露水的香味，她表示她的來是無意的，每次來時所說的話完全一樣：「原諒我，我一會兒就走。你不再睡了嗎？」她熄了燈，坐在桌旁，開始談話了。我雖然不是個預言者，但我預先知道她的談話題目是甚麼，因為每晨都是同樣的。她問了我的健康以後，常會忽然記起我們請兒子來。我們的兒子，是個軍官，現在華沙服役。每月二十日，我們匯寄他五十盧布。這是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

日常的經驗不能使我夫人相信，一家的開銷並不因談論而減少。我這夫人不承認經驗的價值，她每天準時對我談我們的軍官，感謝上帝，麵包跌價了，糖價漲了半便士——她講的時候，好像在供給我新聞。

我機械地聽了她，機械地同意了牠，或是因為我失眠的緣故，常有特殊的無聊的思想困住了我。我望着我的夫人，像小孩兒一樣的感覺到奇異。我完全糊塗了，我問我自己：這個老年的，胖大的，笨拙的婦人，她的臉上的遲鈍的表示，只是對於麵包牛油的不關心，她的眼已因常常憂慮債務和窮苦而呈倦容？她僅能談債務和叫窮，她僅能談家中

的罪支，物品跌價時她臉上纔有笑容——這個婦人，就是從前瘦小的伐耶嗎？就是自從前爲了她的清楚的頭腦，她的純潔的靈魂，她的美而顛倒的伐耶嗎？就是跟奧賽羅愛吝絲得莫娜一樣，我從前爲了她「憐憫」我的科學而愛戀她的伐耶嗎？她就是我的夫人伐耶嗎？替我生孩子的伐耶嗎？

我凝視着這肥胖的，笨拙的老婦人的臉。我在她臉上尋覓我的伐耶，但是一切都過去了。一點痕跡沒有遺留下來，只留下她對於我的身體日趨衰弱的害怕，她把我的薪金稱爲「我們」的薪金，我的帽子叫做「我們」的帽子。我一看她，心中就難過起來，她喜歡怎樣說，我聽她怎樣說，即使她對於人的批評有不公正處，即使她罵我不自己懸壺行醫，不出版教科書，我也閉口不言。

我們的談話總是同樣地結束。我的夫人忽然記得我還沒有吃早茶，她跳起來說：

「我爲什麼坐在這兒？」她說，同時站了起來。「茶壺放在桌子上已經很久了，我還坐在這兒閒談。啊，我好健忘呵！——

她很快地走了，但到了門口後，她回過頭來說：

「我們已欠于高五個月的工資。你知道嗎？僕人的工資一月一月積欠不發；總不是事。我已經說過多少次了，每月付五個盧布比五個月付五十個盧布要容易多哩！」

她走出門外後，又站停了腳，說：

「我真可憐我們的可憐的立沙，這個女孩子現在音樂學校念書。她的社會，是上等的社會。但是上帝知道，她穿着怎樣的衣服。她的皮外套啊；穿着這樣的衣服，在街上走，實在是罪惡。假使她有一個不同的父親，她穿這樣的衣服，倒也沒有甚麼關係，但是人人都知道她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教授，樞密院顧問。」

她罵了我許多名和我的頭銜後，畢竟走了。我於一天生活是這樣開始的。以後也沒有什麼改良。

早茶畢，立沙進來了，穿着皮外套，戴着帽，帶了樂譜，準備上音樂學校去了。她現年二十二歲。但看上去好像還沒有到這個年齡。她頗秀麗，很像我的年輕時的夫人。她溫柔地吻了我的前額，吻了我的手。

「早安，爸爸，很好嗎？」

她從小就愛冰淇淋。我常常帶她到糖果店去。冰淇淋是她的美的標準。後來她要帶我，她就說：「爸爸，你好像冰淇淋派的。」她叫大姆指爲樞子，二姆指爲乳酪，三姆指爲盆子指。她來問早安時，我常常把她抱在膝上，吻她的指，說：

「乳酪指、樞子指、檸檬指。」

現在因受習慣的影響，我吻立沙的手時，還是輕輕地說：

「樞子指，乳酪指，檸檬指。」但是我雖然還是這樣說，意思已完全不同了。我的心像冰淇淋一樣的冷。我自覺前晚當我的女孩進來吻我的前額時，我好像感到蜜蜂刺了我的前額，我不自然地微笑了。掉過頭去，自我患失眠症以來，常有一個問題，像鐵釘般地釘在我腦中。我的女孩時見我這老八因欠發僕人工資而羞愧；她時見夜臥憂慮區區債款迫使我放棄我的工作，在房中踱幾小時，默想着；但她爲甚麼從未吻了我的母親走來對我輕輕地說：「爸爸，這是我的錶，我的手鐲，我的耳環，我的衣服……拿去當錢……你需要錢嗎？」她既明知我和她的母親爲了門面而想隱藏我們的貧窮，她爲甚麼不放棄她的音樂功課？我當然不會要她的錶，要她的手鐲，要她的任何飾物。——上帝

不許我——我也不願意要她的東西。

我又想起華沙的軍官我的兒子來了。他是個聰敏誠實有節制的人，但是這些美德，都沒有多大的意思。假如我有一個老年的父親，我知道他常常爲了貧窮而羞愧，我一定要把我現在的職務讓給別人，去當一個鐵路工人。我對於我的兒女的這些思想，毒害了我。這些思想有甚麼好處？卑鄙的人，易怒的人，纔會沈溺於批評常人，因爲他們不是英雄。但是對於我的兒女，我不多說了。

九時四十五分我須到學校去。替我的親愛的學生們講學。我穿好了衣服，走上已經走了三十年的路。這條路對於我有它自己的歷史。這兒是一座灰色的大廈，下面有化學藥品店。這兒從前有一所精緻的小屋，是一個啤酒店；在這個啤酒店裏，我想出我的科學論文，我寫第一封情書給伐耶。我用鉛筆寫在一張破舊的紙上。這兒從前是個雜貨舖，主人是個短小的猶太人；他贈給我紙煙，以後這雜貨舖歸於一個肥胖的婦人了，她很愛學生，一因爲每個學生都有母親。——現在呢，一個紅頭髮的商人坐在那兒，他是一個很冷酷的人，他從一個紫銅的茶壺中喝茶。這兒是大學的晦黑大門，已經多少年沒有

修理了；門口有一個穿着羊皮衣的校役，一把掃帚，幾大堆雪……這樣的大門，不能對於新從各省來的學生產生任何好的印象，他會把科學館當作一個寺院。在俄國的悲觀主義史上，大學校舍的年齡，走廊的沉悶，牆上的烟灰，光線的幽黯，樓梯的愁容，以及衣架和椅凳，實在發生悲觀的許多原因中應佔最重要的地位。這兒是我們的花園，自我學生時代到現在，這花園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良，也並沒有什麼退步。我不喜歡它。假使這花園中不是種着衰老的菩提樹，黃色的金鳳樹，瘦小的剪齊的丁香花，而是種着巍巍的松樹，美麗的椰子樹，我想這花園一定要壯觀得多了。學生的精神，大部分是由他所研究的環境造成的；所以他隨時隨地都應看偉大的，強壯的，精美的東西。老天保佑他，叫他不要看垂死的樹木，破爛的窗牖，褐色的牆和門，糊着破爛的油漆。

當我走近門口時，門大開了。我的老友在歡迎我，他是個校役，跟我同年，跟我同名，也叫尼科拉。他讓我進去了。咕囁着說：

「今天冷得很，老爺。」

假如我的衣服濕了，他就說：

「今天下了點雨，老爺。」

他在我前面走，把所有的門都打開了。到了研究室，他很謹慎地敲下了我的外套，同時告訴我許多大學新聞。他跟所有的大學校役和管理員都很熟識，所以凡是西學院，註冊處，校長辦公室，圖書館所發生的甚麼事情，他都知道。他甚麼事都知道。譬如院長或主任的聘請正在討論中時，我就聽見他對年輕的校役說，某人有做院長的資格，某人能做主任的資格，某人一定能得校長的同意，某人就是請他也不會接受。他告訴我註冊處收到許多神祕的論文，並像寫小說似地告訴我這些神祕論文的詳細內容。他告訴我校長和院長舉行了一次秘密的談話。他所說的詳細內容有無錯誤，姑且不管，但他所說的大概總是對的。他對於每個候選人的印象是很新奇的，但也是正確的。假使你要知道某人誦讀他的論文，某人被聘為教授，某人辭職，某人死亡，你應該去求這老年人的偉大記憶力的協助。他不但會告訴你年月日，並且會告訴你這件事或那件事的詳盡經過。這種記憶力是愛向特權。

他是大學的傳習的保護者。他從他前輩的校役留傳下許多大學生活的故事。他又把

他自己所見所聞的那人這寶庫，假使當願意聽，總會告訴你多少或長或短的故事。他能告訴你許多特殊的博學之士，幾乎無物不知，許多著名的學者，幾乎幾星期沒有睡眠，多少為科學而犧牲的教授；他以為善一定能克服惡，弱者常能征服強者，聰明人常能征服愚人，謙恭者常能征服傲慢者，年輕人常能征服老年人。你不必把這一切的故事都視為真的，但是假使你能清濾一下，你會在沙濾缸中發見你所需要的寶物，高尚的傳習，人們所公認的真正英雄的大名。

我們的社會裏，一切關於學術界的消息，完全是老教授的心神集中不知外事的軼聞，以及屬於格蒲或我自己或巴薄金等的多少笑話，但是對於一個有教育社會，這些軼聞和笑話，實在太少了。假使我們的社會，像尼科拉一樣的愛科學，愛學者，愛學生，多少史詩，多少小說，多少傳記，怕都已早寫成了。但不幸這一切都待於將來。消息講完後，尼科拉忽然嚴肅起來了，我們就開始談正經事了。假使外人聽見尼科拉如何自由地運用大學術語，他會把他當做一個學者，裝作兵士模樣。我要陪帶地說，關於大學校役的學問的謠言，往往言之過甚。尼科拉雖然知道一百個拉丁尾語，雖然能

把骨條連合起來，雖然有時也能做解剖的準備工作，雖然能引用一句長的學術上的話使學生大笑，但他現在還同二十年前一樣地不明白血液循環的簡單道理。

我的室中的桌前，坐着我的解剖手伊格那的維朱。比得，他低着頭在讀書，或在觀察預備解剖的物體。他現年三十五歲，沒有任何天才，是個苦幹的謙恭的人，頭已禿了，大腹便便。他自早至暮，毫無休息，他讀得很多，凡是讀過的書，他都記得，從這方面看，他不僅是個最好的人，也是個純潔可貴的人；但從其他方面看，他不過是個拉車的馬或書獃子罷了。拉車的馬有特別的性質，跟其他有能力的動物不同，他的見解很狹小，完全為他的特殊知識所束縛。除他自己所研究的科目以外，他跟小孩兒一樣的愚蒙。我記得有一次我跨進研究室時說：

「你想多麼不幸呵！據說斯科比來夫死了。」

尼科拉畫了十字；但比得問我：

「那個斯科比來夫？」

還有一次——更久遠些——我報告比洛夫教授死了，那可愛的比得問我：

「他的研究題目是什麼？」

我想假使派蒂在他的耳邊高談，或俄國被中國人攻擊，或發生了地震，他不會舉起他的手指來，他會依然安靜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眼像螺絲釘那樣釘在顯微鏡上。總之，世界上無論何事都不同他發生關係，我很希望能知道這個乾枯的老漢怎樣跟他夫人一同解衣上牀。

他還有一個特性，他狂信科學決無錯誤，他崇拜德國人的一切著作。他對於他自己，他所要解剖的物體，他的一生的目的，都有明確的認識，凡能毀壞天才的懷疑和失望，他絕對沒有——他對於權威有一種奴隸性的崇拜，他沒有絲毫獨立的思想。我們很不容易說服他，我們無法同他討論，他深信最佳的科學是醫學，最好的人是醫生，最好的傳習是醫學的傳習，同這樣的人如何能討論？從醫學的醜惡的過去，我們只遺留下一個好的習慣——醫生現在還繫着的白的領帶，自一個有學問的人，或更擴充些，自一個有教育的人看來，大學中只有一個普通的大學傳習的存在，不能有門戶之見，不能有所謂醫學的，法學的或其他的特殊傳習，但要使比得同意這個觀念，是不可能的；他準

備着跟你辯論，直至生命停止爲止。

他的將來，我已經完全料定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會製造幾百個非常純真的解剖標本，他會寫成很多的乾枯而有學問的論文，他會精詳地譯成十部外語，他會絕對不會發明藥劑；一個人必須有想像力，有創造能力，有推測的天才，總之，他必須以火藥，比得完全缺乏這些能力。總之，他不是個科學家，他是勤勞的學者。

比得，尼科拉和我三人輕輕地談着話。我們頗有點離奇的感覺。門後聽衆像海潮似地怒號時，一個人必然會感覺到特殊。我雖然已經演講了三十年，但我對於這種感覺，還是不慣。我每晨都有這種不自然和感覺。我不自然地卸上鈕釦，開了尼科拉許多不必要的問題，發了脾氣……好像我害怕似的；可是實際並不是害怕。到底爲了甚麼，我講不出來，也描寫不出來。

不必要地，我看了我的錶，說：

「時間到了，我們該進去了。」

我們按以下的行列進去：尼科拉拿着解剖標物或圖表在頭，我居中，我的後邊是拉

虎的馬，從講臺後繞着頭，過必要時，行劍的最前端是戴着屍體的柩牀，屍體之後是尼科拉，我，和比得。我進去時，學生都站立起來，一會兒，又坐下了，海潮的怒號，忽然停止了。全場肅靜。

我知道我所要演講的是甚麼，但我不知道怎樣演講，我不知道從何處講起，講到何處停止。我腦中沒有一句現成的話。但是等我望了前低後高地坐在我四周的聽衆後，我就開始我第一句機械的話，「我們在上次的演講，講到……」此後字句連續地從我腦中完全流出。向誰奔馳了。我說話有不可抵擋的速度，有熱情，似乎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的演詞的洪流。要講得好，要使聽衆不疲倦，要使聽衆聽了受益，除演講的能力外，你還須有技巧，有經驗；你必須對於你自己的能力，聽衆的能力，以及你所講的題目，都有明確的觀念。並且你必須有敏達的了解；你必須把你的眼睛睜得大，看得明確；你不應有一分鐘忽略了你的視力所及的領域。

一個良心的音樂指揮人，把作譜者的思想表現出來時，他同時要注意到二十件事。他要讀樂譜，要活動着他的指揮棒，有時要對鼓手作手勢，有時要對琴手作手勢……

我演講時也是一樣的，我的前面約有一百五十個臉，每個都不相同，三百個臉直望着我。我的目的在征服這個多頭的蛇。假使我對於他們的注意程度，他們對於我每分鐘所講的意思的了解程度。有一個明確的觀念，我就能控制這多頭的蛇了。我的其他的敵人是在我的內心。這個敵人，就是無量數的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現象，不同的法則，以及我自己或別人從這些形式，現象，法則所得的許多觀念。無論那一分鐘，我都應很靈敏地從這一大堆資料中選出最重要的最必要的，我並且要隨着我的演說論的進行，處處用適當的方式，闡明我的思想，使這多頭的蛇能有透澈的了解，能始終維持牠的注意力。其次，我要注意，我不應用搜集材料的方式來表現我的思想，我應按一定的程序，闡明我的意思，使我所要畫的圖有一個正確的結構，更有進者，我努力使我的演詞富有文學的意味，我的定義簡短正確，我的字句簡潔嫺雅，我應隨時注意，我只有小時四十分鐘的講演時間。換句話說，這是個很苦的工作。你同時須一身兼為學者，教授，演說家，假使你的演說才能勝於教授的學問，或教授的學問勝於演說的才能，你一定會失敗。

講了一刻鐘後，講了半小時後，我忽然注意到有些學生在看天花板了，在看比得

了，有的在摸手帕了，有的很舒服地靠在椅背上了，有的在微笑他自己的思想。這表示學生的注意力已不集中了。我應該設法引起他們的興趣。我找到了一個機會。講了一句雙關的戲言，一百五十個臉上都呈笑容。他們的眼中發出愉快的光，片刻間，你可以聽到海潮的怒號。我也笑了。他們的注意力恢復了，我可以再繼續講下去了。

無論何種運動，何種娛樂，何種玩藝，都不能給我像朗誦演說詞那樣的愉快。惟有在朗誦演說詞時，我可以完全放縱我的情感。我可以了解所謂「烟士比利純」者，並不是詩人的謊言，世界上確有這件事的存在。我不相信黑格利斯完成他最愉快的武功以後，能感到像我演講後所經驗到的那種快慰的疲勞。

這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演講時只感到受罪。不到半小時，我的腿和肩已漸形不支了。我坐在椅子上，但我不慣於坐講。不一會，我又站了起來，站着講。不久，我又坐下了。我的嘴乾了，我的聲音變粗糙了，我的頭昏了。欲使這種窘態不讓聽衆知道，我時時喝水，時時擦鼻，好像我爲寒氣所襲；我說了不合宜的笑話；最後我提前結束我的演講。但我常感到羞愧。

……其目的在於告訴我，現在我最好的辦法是對學生朗誦我的告別辭，給他講進最後的忠告，祝願他們學業益進，把我的位置讓給比我年輕的也有力的人。但是上帝知道，我沒有勇氣從我的良心做事。

我不幸不是個哲學家，也不是個神學家。我知道不能再活半年以上了。我似乎應該專心一氣死一個問題，想像九泉下長眠時就夢境了。但不知如何，我的魂魄，對於這些問題，並不專心。雖然我的理智知道它們的重要。死神還沒有降臨以前的現在，還跟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一樣。我僅於科學有興趣。到我吸取我最後的一口氣時，我依然會相信科學是最重要的，是最美麗的，是人的生活上最必要的東西；科學在過去和將來都是愛的最高的表現。只有科學能使人征服自然，征服他自己，這個信仰恐怕根本是幼稚的，片面的，但是我有這個信仰，沒有別的信心，也不能說是我的罪。要征服我內心的這個信仰是不可能的。

但這一切都與正題無關，我只希望你能同情我的懦弱，能了解我的真衷，我致力於研究腦組織的定額，不在研究創造的最後目的，要把我從講壇上拖下來，使我離開我的

學生，好像把我拉去，不等我死，先把我釘入棺中一樣。

我因失眠；同時又因跟我日增的衰弱作激烈的鬪爭的緣故，我內心中發生了一件怪事。在我演講時，熱淚會從喉嚨中湧上來，我的眼感覺痛了，我有熱烈的病態的願望，要伸出我的手來；高聲地悲號。我要高聲地喊，惡運驅使我這個名人向着死亡的路上走；六個月後，這大禮堂的主人翁，不是我了，是另一人了。我要大聲地喊，我被毒害了；我先前未曾夢想到的新意思毒害了我的殘年，不斷地像蚊子般地刺入我的頭腦。那時我的境地簡直不能再忍受了，我欲使我的學生全體驚恐，從他們的座位上跳起來，奪門而逃，絕望地叫喊。

欲安然渡過這種難關，確實不是容易的事。

一一

講演完畢後，我坐在家裏，繼續工作，我讀雜誌，讀論文，或準備下次的演說稿，有時我從事著述。我的工作常常中途擱置，因為我須接見來賓。

門鈴響了。一個朋友來跟我討論事務。他戴着帽執着手杖進來了。他把帽和手杖拿在身前，說：

「分鐘，一分鐘，請坐。我的同事。只講一兩句話。」

我們先表示我們是特別客氣的朋友，我們見了面，很高興。我請他坐下，他也請我坐下。我們互相接握了腰，互相用手按了鈕釦，好像我們彼此有共同的感情，深怕我們的熱情會被燒我們。我們兩人都不笑起來。雖然我們並沒有說什麼可笑的話。坐下後，我們兩人都低着頭，開始低聲談話了。我們用中國人的客套裝飾我們的談話，例如：「你的話很對」或「我已經說過」。假使我們兩人間有一個說了一句笑話，雖然是毫無意味的笑話，我們必須癡笑。事務談畢後，我的朋友很快地站立起來，揮着他的帽子命我恢復工作。他痛苦辭了。我們的身體又接觸了，我們又大笑了。我送他到客廳，我幫他穿上大衣，但他總覺得這禮物大的尊體。手高開了門，我的朋友不許我出去，怕我會傷風。我表示準備送他至街上。最後我回到我書房時，我的臉上猶有笑容。這大概是情性的作用。

幾分鐘後，門鈴又響了。一個人走進客廳來，化了很多的時間，鑽下了他的大衣，同時咳嗽着。千萬進門對我說，一個學生來見我。我叫他請那學生進來。一分鐘後，一個漂亮年青人進來了，我們兩人，在不自然的狀態下，已一年了。他在試卷上寫着可怕的話語。我在他的試卷上批個「丙」字，每年我約有七個這樣的學生，對於這種學生，我引用他們自己家話：「我給他們一個『擊』或『把他們拖過去』。凡因愚鈍或因病而失敗的學生，普遍都能忍受他們的命運。不來向我要求通融。只有熱心的人，坦率的人，來到我處跟我談話。這些學生，因考試的關係，胃口倒了，不能按時上課了。對於第一種人，我很寬大。對於第二種人，我常使他們繼續考試一年。

「請坐。」我對我的客人說。「你有甚麼話要說？」

「對不起，我麻煩了你。教授……」他開始繼續地說，不敢正眼看我。「我不敢來麻煩你，要……我已遲在學生這裏應試五次了……我完全失敗了。我希望你寬容些，讓我及格。因為……」

愈清學生為他們自己辯護的理由，總是一樣的。他們各科都及格了，並且有很好的

成績，只是我的課程不及格；他們對於我的課程最用功研讀，幾乎甚麼都知道，但是考試失敗了，真是奇事！他們因不可思議的誤解而失敗。

「原諒我，我的朋友。」我對我的客人說。「但是我不能給你及格——這是不可能的事。回去，重讀你的演講筆記，再來見我，那時我們再看罷。」

我們兩人都停止說話了。這個學生喜歡喝啤酒，喜歡上戲院，不喜歡科學，所以我頗有意要叫他吃點苦；我歎口氣說：

「我看最好你不要再學醫了。有你的能力：假使你不能考試及格，似乎你沒有想做醫生的志願；也沒有想以醫為職業的意思。」

我的熱血的朋友的臉變嚴肅了

「原諒我，教授。」他微笑着說，「至少在我這方面看，學了五年醫，一旦拋棄，似有些奇特。」

「這話果然不錯，但是自化了五年，總比在你不喜歡的職業上自化你一生好些。」

忽然，「可憐他了，我連忙說：

「好，你願意怎樣做 就怎樣做罷 讀些書後再來看我，」

「甚麼時候？」這個懶惰的學生愚笨地問。

「你願意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即使明天也沒有什麼不可。」

我在他的明媚的眼中可以看出他的意思。「我可以再來；但是你只會給我一個不及格。叫我重讀；你這個畜生。」

「自然，」我說，「你不能因來受試十五次而學問方面有甚麼進步；但這種訓練可以養成你的人格。你應該感謝這種屢試屢敗的經驗。」

我們兩人又不說話了。我站立起來，等待我的客人的辭別。但是他不走，還是站在那兒，望着窗 搖着短髮，靜思着。真令人憎厭！

我的熟識的朋友，有動人的柔和的聲音，有聰慧的快意的眼，有善意的臉，以沉溺於酒終日懶坐沙發之故，身體肥胖，他顯然能告訴我許多關於戲劇的，關於他的戀愛的，關於他所崇拜的朋友的有趣消息；可惜我所要求於他的不是那些事。實際我倒也很願意傾聽他的有趣故事！

「我用人格保證，教授，假使你給我及格，我一定……」

我一聽到「人格」二字，就揮着手，請他出去，自己在桌旁坐下，那個學生想了一會兒，很失望地說：

「既然如此，再會罷……原諒我！」

他躊躇地向客廳走去，慢慢地穿上大衣，他走到大街時，恐怕又想了許久；他對於我固想不出比「老魔鬼」更好的名稱；他跑到經濟飯店去喝了酒，吃了飯，回家睡覺去了。希望你死後安睡長眠，你這忠於職守的人！

門鈴第三次又響了。一個年輕的醫生進來了，他穿着一套黑的新衣，戴著金邊的眼鏡，繫著醫生所不可少的白領帶。他自己介紹了自己。我請他坐下，問他生意如何。這個年輕的科學教士，頗感苦悶，他開始對我說，他的博士試驗今年已及格了，不過他還須作一篇論文。他願意在我的指導下跟我研究；假使我能替他找一個論文的題目，他就大大地感激我了。

「我很願意效勞，我的同事，」我說，「但是第一，我們先應對於論文的性質，有

「共同的意見。大概說來，我們以為論文是一種著作，是一個獨立的創造力所產生的結晶。對嗎？但是用別人的題目，在別人的指導下，所寫成的著作，應有一個不同的名稱，不能叫做論文。」

熱望我協助的那個青年，不發一言。我怒形於色，從椅子上跳將起來，忿忿地說：「爲甚麼你們都來找到我？我簡直無法了解。我開着店舖嗎？我並不在櫃檯上賣論文。我已說了一千次了，請你們都離開我，讓我獨自在這兒。請你原諒我的無禮，我畢竟厭倦了！」

熱望我協助的那個青年，不發一言。只是他頰上變了色。他的臉表示他尊敬我的大名，尊敬我的博學，但是我從他的眼可以看出，他輕視我的聲音，我的可憐的容貌，我的抖顫的手勢。我發怒時，他覺得我是個怪癖的人。

「我並不開着店舖，」我怒吼着。「真是奇事！你爲什麼不喜歡獨立工作？你爲什麼把自由看作這樣可憎？」

我講了許多話，但他不答一言。最後，我漸漸地鎮靜下來了，漸漸地屈服了。熱望

我協助的那個青年，將從我處取得一個無價值的題目，在我的指導下寫成一篇不必要的論文，很榮譽地經過一番無聊的辯論而及格了，獲得一個無用的學術學位。

門鈴繼續地響，似乎沒有停止的時期，但我現在只限於四次。第四次門鈴響了，我聽到慣熟的步伐，索索作響的衣服，親愛的聲音。

十八年前，我的好朋友死了。他是個眼科醫生。他死後，遺下七歲的一個女孩開蒂及六萬盧布。他在遺囑中指定我為他的女孩的保護人。開蒂在十歲以前，住在我家。以後她進大學了，僅於暑期放假時跟我住在一處。我沒有時間去注意她的教育。我僅偶然注視她的行動，所以關於她的幼年時期，我不能多說。

我記憶中最主要的事，同時也是我最喜歡回憶的事，是她對於我的特殊的信心，她到我屋中來時，她害病要請醫生時，她都對我表示這個信心——這信心永遠照耀在她的可愛的臉上。她有時用手捧着臉，坐在屋角落裏，精神貫注地觀察一物。無論她看我寫字或讀書，或我的夫人來去匆忙，或廚子在廚房中削出果皮，或狗的玩耍，她的眼中總有同一韻表示：「無論什麼事，在這世界上，都很順利地進行着，無論什麼東西，都很

美麗，都很聰明。」她很好奇，她最喜歡跟我談話。她常常坐在我的桌子對面，觀察我的行動，問我許多問題。她很喜歡知道我讀什麼書，我在大學中做些什麼事，我怕不怕屍體，我怎樣化我的錢。

「大學生打架嗎？」她問。

「打架的，寶寶。」

「你罰他們跪嗎？」

「我罰他們的。」

大學生會打架，我會讓他們跪，她覺得很好玩，她笑了。她是個柔和的，良好的，有恆的孩子。

我常常看見她的東西被偷，或她受了不公正的處罰，或她的好奇心沒有滿足。那時她的永遠的信心表示上，加了愁容，再沒有加上任何其他的情緒。我不知道怎樣表示同情，但我當她悲愁時，常想把她拉到身旁，用老保母的口的安慰她，說：「我的親愛的小孤兒！」

我也記得，她愛穿漂亮的衣服，愛灑香水。在這一點上，她頗像我。我也愛好衣服和香水。

我悔恨我那時沒有時間，也沒有意向，去觀察她的一種熱情的發生和生長，這種熱情，在她還沒有到十四五歲時，已完全遂任開蒂了。這個熱情就是她對於戲院的狂愛。假日她從大學回來，跟我住在一處，談到戲劇和演員，她最快樂最興奮沒有了。她常常不停地暢談劇情，使我們聽了厭煩。只有我沒有不去注意聽她的勇氣。我的夫人和子女都不聽她。她感到快樂且願意別人分享她的快樂時，她就到我的書房裏來，甜蜜地對我說：

「尼科拉，讓我同你談談戲院罷。」

我叫她看明了時間，說：

「我讓你談半小時，趕快說！」

此後她來時，常常帶着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員的像片——總共有好幾打。她好幾次參加業餘的戲劇表演，最後，當她從大學畢業時，她對我說，她天生是個劇人。

我從來沒有開帶那樣對於戲院的熱心。我的意見是：假使劇本不是佳作，用不着麻煩人去產生適當的印象；你讀了劇本，就會感到滿足。假使劇本不是佳作，無論怎樣表演，也不能使這劇本變成佳作。

我年輕時，也常常上戲院，現在我家一年中不過買包廂票兩次，他們也帶我去吃些新編空象。我一年中看戲兩次，當然對於戲院無權批評；但是我願意說幾句話。照我看來，近三四十年來，戲院並沒有什麼進步。我在走廊中或觀眾休息處找不到一杯清水，這和三四十年前的情形相同。招待員因為我穿着大衣，罰我六便士，雖然在冬天穿上變和的大衣並無不法之處。這也和三四十年前的情形相同。休息片刻時，奏着音樂，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們已從劇中得到一個無稽的印象，現在又添了一個新的無稽印象。這也和三四十年前的情形相同。休息片刻時，觀客就到酒店去喝酒。這也和三四十年前的情形相同。在小戲地方，假使沒有看得出的進步，我們不必再到大的地方去找了。現在的演員，因受戲院的習慣和成見的束縛，不能靈捷地念一句簡捷的自言自語的話：「是或否」，一定要顛動着整個身子，用不能了解的尖銳聲音來說。他要使我相信

柴茲基是個聰明人，雖然他跟呆漢發生了愛情，常常喜歡和呆漢談話；他要使我相信柴氏的「知識之苦」，不是令人憎厭的劇本。我從現代的戲臺上看到和昔日同樣的老調。四十年前，我看了古典的機械的演員，在戲臺上長歎，拍着胸臆，我就會怒火上騰。每次我從戲院中出來時，總比進去以前，更澈底地守舊。

富於情感的羣衆，自信的羣衆，常會相信現代的戲院是一種教育。但是懂得教育的真意義的人，不會如此盲從。五十年以後，或百年以後，戲院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現狀下的戲院，不過是一種娛樂罷了。但是這種娛樂，假使不斷地享用，耗費實在太大，且會埋沒全國千萬健康的，有天才的男女青年，他們如果不沉溺於戲院，能成很好好醫生，農夫，教師，或職員。這種娛樂，奪去社會人士多少寶貴的黃昏，奪去他們作知識工作和友好談話的最好時間。至於觀衆看了暗殺，姦淫，誹謗等事在戲臺上不正當地表演出來，因而受了道德上的損害，以及耗費金錢，更不必講了。

但是開蒂的意見和我適相反，她說即使現狀下的戲院，也在教室，書本之上，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之上。戲院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把所有的藝術集中一身的力量，劇

人是有偉大使命的人。沒有那種藝術，那種科學，能像戲臺一樣有力地真正地感動人的靈魂；所以傳達劇情的劇人，應比最好的學者或畫家，享受更大的榮譽。公眾的活動中任何一事，都不能像演劇那樣給人快慰和滿足。

所以，有一天，天氣晴朗，她加入了一個劇團，到烏法去了，帶着許多錢，許多奢望，以及許多關於演劇的高尚觀念。

她在旅途中給我前幾封信，真是奇信。我讀了，大為驚異，這小小的幾張紙上，能包藏着許多青年的熱血，這樣透明的純潔，這樣神聖的天真，同時又有許多精到的合理的評語，即健全的男子，能有這樣理知，亦足自豪了。瓦爾加河，自然之美，她所遊覽的城市，她的朋友，她的成功和失敗——她簡直不在那裏寫它們，她在那裏歌唱。每行字上都含有我在她臉上常見的信心；同時也充滿着文法上的錯誤，文字一瀉而下，簡直沒有句讀。

還沒有到六個月，我接到一封富有詩意的緊急通信，第一句是：「我已墮入情網了。」她在信中附着一個青年人的像片，剃得光光的臉，寬邊的帽，肩上披着花絨便服。此後

的來信，燦爛如舊，但有了句讀了，文法上的錯誤也不見了。它們有強烈的男性意味。她開始計劃，欲在瓦爾加河流域，建立一大戲院，以公開合作為原則，勸誘富翁和紳士參與其事。這當然成立後，一定可以獲得大量收入，劇人也可用合作精神從事工作……這計劃說不定是怎樣好的計劃，但我總以為這種計劃，只能從男子的頭腦中發出。

十八年間，或兩年間，諸事都順利進行。開蒂有了愛人，專心從事於她的事業，她後快樂。可是此後我從她訂來信中開始看到顯明退步徵象。她開始對於她的朋友表示不滿意了。這是第一個最能預示將來的表號。假使一個青年學者或文人，當開始她的事業時，她痛罵其他的學者或文人，我們知道他已厭倦了，不配從事學術或文學的研究了。開蒂在信中說，她的朋友不瞭解她，不懂他們所表演的部分；他們所表演的無聊的脚本，他們的不合理的舉動，簡直是輕視觀眾，侮辱觀眾，不把觀眾放在眼裏。因為要增加收入——這是他們唯一討論題目——嚴正的女伶也墮落了，縱情地高歌起來了，演悲劇的男伶，也縱情地高歌起來了，嘲笑受欺的丈夫，不貞節的孕婦。簡言之，演劇一事在各省還沒有完全絕滅，它的血管中僅存稀薄的敗壞的血液，而它還能繼續生存，

確是一件奇事。

我寫給開蒂一封冗長的回信。我在信中除其他的許多事外，特別說：「我在過去常和伶人談話，他們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們都是我的好友。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他們的活動，晚會時的風尚而轉變，不受自由意志的驅使。第一流的伶人，在他一生中，必須有時演悲劇，有時演音樂的喜劇，有時演法國的喜劇，有時演手勢劇；但是他們自以為他們一生所走的是正路，他們是有用的人。你知道，從這一點看來，你不能在伶人身上找戲院失敗的原因，你應該更進一步，在藝術本身上和社會對於戲劇藝術的態度上，去找戲院失敗的原因。我這封信僅使開蒂看了不悅。她在回信中說：「你和我所讀的戲完全不同。我在前信中所說的並不是有高尚人格的人，我所說的是許多惡棍，他們沒有絲毫的高尚品性。他們是一羣蠢人，他們到戲臺上來，因為別的地方不肯容納他們。他們對自己為他人找理由，是他們的無恥。他們中沒有一個有才能的，他們都是無能的人，活活，除謀家，誹謗別人者譽者。我不能告訴你，我怎樣地感覺痛苦，我心愛，悲痛，竟會落入我輕視的人的手中。最上等的人，看見罪惡，避而遠之，自以

爲心滿意足了，不肯走近來；我實在痛心。他們不肯積極地參加，他們寫些笨重陳腐的文章，說些無用的教義……一這樣的話，她說了一大篇。

不多時以後，我接到下面的信：「我被殘酷地欺騙了。我不能再在人世活下去了。我的錢，你愛怎樣處置，完全聽你的便。我愛你，你是我的父親，我的唯一的朋友。原諒我。」

她的愛人似乎也是野蠻人中的一個。此後我從各方面探知她會想自殺。顯然的，開蒂想服毒自盡。我想他以後一定會重病了，因爲此後我所接到的一封信：是從那爾他發出的，一定是醫生把藥送到那裏去的。她寄我的最後一信，請求我匯一千盧布到那爾他給她，信末她寫着：「原諒我寫這樣悲痛的信。我昨天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亞住了約半年以後，回家來了。

她流行了約四年，在這四年中，我對於她所處的地位頗爲奇特，頗覺艱難。她告訴我她加入了劇團要登臺表演了，以後她說她已墮入情網了；她的好化錢的衝動來時，我照她來信所示一千盧布二千盧布地匯寄給她；以後她告訴我她決定自殺了，以後她的

孩子死了——我每次接到她的信，毫無應付的辦法。我對於她的命運的同情心，在苦思，在寫冗長的回信，這些回信，寫了也和不寫無異。但是我處於父親的地位，應該關心她的休戚，況且我愛她，把她看作我的女孩。

開蒂目前住在距我家半里的地方。她的屋共有五個房間，屋中陳設舒適，雅緻不俗，因為她有天生的美感。假使有人能把她的環覽畫出來，那麼畫中的主要情態，一定是「安閒」二字。柔軟的坐墊，柔軟的椅子，供她懶惰的身體；地毯供她懶惰的腳；衰退的幽黯的色供她懶惰的眼。爲了她的頹唐的精神，她堆着廉價的扇子，壁上懸着小編的畫，在那些畫中，我們可以看到新的筆法，看不到新的內容；許多小桌子，小架子，上面堆着完全無用完全無價值的東西，門窗無帘，代以不成方圓的碎紙片……這一切，又加上她對於鮮艷顏色，對稱佈置、廣大空間的憎惡，表示她的天然欣賞力的變態，表示她的精神已頹喪。使整天她躺在沙發上念書，所念的書多是小說和故事。她每天僅出此一次，到我家來看我。

我做我的工作。開蒂坐在我身旁的沙發上。她不說話，用肩巾裹着她的身體，好像

她怕冷。她在我室中，不妨礙我集中思想做我的工作，這或是因為她同情於我，或是因為她從小就在我家，常常來看我，所以我慣了。經過長久的時間後，我從前她一兩句話，她曾與我問答了我；或我你息片刻時，回過頭去，看她精神貫注地在讀醫學雜誌或報紙。她從前臉上所表示的信心，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她現在的代表是冷靜的，不相干的，不集中的，好像待車室裏的旅客，要等半天，火車纔會開來。她所穿的衣服，跟從前一樣，很大方，很簡單，很隨便。她的衣服和頭髮，顯然吃了不少的沙發和布床之苦，因為她整天是在沙發和布床上。她現在已經不從從前那樣好奇了。她不再向我問題了，好像她對於人生已有一切的經驗，不希望再聽新的消息了。

「你現在在，我聽見客廳中的人聲。立沙從音樂學校回來了，帶了她的朋友回來。你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唱歌，大笑。子高在做題中佈置課程，有時會聲。」

「你會聽。」昆蒂說。「我不進去看你的家人了。他們一定能原諒我。我沒有時間。請你到我家來看我。」

我從她到客廳，她從更至門嚴格地看一瞬一下，憂愁地說：

「你一天比一天瘦了。你爲什麼不醫治？我去請費奧多洛維基來。你應該讓他瞧一瞧。」

「再不著，開帶。」

「我不懂。你的家人爲甚麼不做甚麼事。他們都是很好的人。」

婦女正在穿上了外套。兩三頭髮針從她的散髮上落到地板上。她現在不耐煩了，不梳頭髮了。並且她又匆忙：無暇顧及些微小事。她把她的穿亂的散髮隨便地塞進帽中，走了。

我聽到了什麼。我的夫人就問我：

「開帶不是剛才在你那兒嗎？她爲甚麼不來看我們？真奇怪。她……」

她道：「立沙賓頓似地說：『假使她不耐煩來，這是她自己的事。我們用不着擔』

心去擔當她的病我們的。」

「這話聽起來不冷；但這是一種侮辱。在聖房裏坐了三個鐘頭，沒有見到病兒。但是這事極悲慘。爲怎樣罷。」

伐耶和立沙都很開蒂。這個恨，我無法了解；恐怕你必須變成一個女子纔能了解哩。我不相信，你能在每日聽我演講的一百五十個青年人中，或在我每星期遇見的一百個老年人中，找到一個人，他能了解爲甚麼婦女憎恨開蒂的過去，她的懷孕，她的不結婚，她的私生兒，但是同時我也想不到我所認識的一個已婚或未婚的女子，沒有故意地或本能地憎恨開蒂的意思。這並不是因爲女子比男子清白，比男子道德。假使道德和清白不能超脫罪惡的感覺，道德，清白和罪惡也就沒有甚麼區別了。我的解釋很簡單，我以爲這完全是因爲女子的智力不發達的緣故。現代的男人，見了痛苦，會發生同情之感，良心上也會感到難受；這種同情感和良心上所難受，比憎恨和厭惡，更能告訴我人類的文化和道德的發展。現代的女子，跟中世紀的女子，一樣的多淚，心中也一樣的粗野。我以爲女子應受跟男子同樣教育的主張，實有至理存於其中。

但是我的夫人不喜歡開蒂，因爲她會爲女伶，因爲她不知感激，因爲她高傲。她浪費，以及一個女子常能在其他女子身上所發現的一切罪惡。

除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外，跟我們同桌吃飯的，有我的女孩的兩三個女友和格內克。

頭歷山大，他是立沙所崇拜的人，是向立沙遠逝的人。他是個漂亮的少年，還不到三十歲，身長適中，很肥胖，肩膀很寬，耳邊有帶紅的髮，唇上有染色的鬚。他的光亮圓大的臉，頗像人形玩物的臉。他穿着短衫，華麗的背心，闊條子的袴子，腰帶很寬，腿高很窄，腳上穿着沒有馬刺的黃皮靴。他的凸出的眼，很像龍蝦的眼，他的領帶，很像龍蝦的尾，我覺得這個青年人的全身上有龍蝦湯的氣味。他每天來拜訪我們；但是我的家人中沒有人知道他來自何處，受過怎樣的教養。他不會彈鋼琴，也不會唱歌，但是他跟音樂和歌詠發生了關係。因為他是鋼琴指客，他常常到學校裏來。所有名人都認識，他擔任音樂會的幹事。他對於音樂常發表有權威的意見，沒有一個人不贊成也。

富人常為寄生蟲所圍繞，科學和藝術也是一樣。沒有一科科學或一種藝術說說不像格內克先生那樣的「無關分子」而存在。我不是音樂家，我對於格內克的批評可能是錯誤的，況且我並沒有真正認識他。但是別人彈鋼琴，別人唱歌，他站在琴邊聽，這樣的人，能有音樂上的權威和高見，我不強不懷疑。

無論你是有體面的人，或曾為樞密院顧問一百次，假使你有一個女兒，你就不能保證這家中不發生瑣碎小事，你自己不發脾氣，如求婚啊，訂婚啊，結婚啊，格內克每次在我家時，我的夫人的那種嚴重的表示，我敢看不慣；桌上放着紅葡萄酒和日倫葡萄酒，完全是爲了他，要使他相信我們的生活的規律，這種舉動我也看不慣。立沙從學校裏學得來的斷續的笑，有男友在家時她扯眼的樣子，我也看不慣。我不懂，這樣的人，爲甚麼天天來我家，爲甚麼天天跟我一塊兒吃飯！這個人，跟我的習慣，我的科學，我的整個的生活目標，完全不發生關係，這個人，完全不像我心愛的人。我的夫人，我的僕人，很神祕地在輕輕地說，這個人就是「新島」，但我依然不厭，他爲甚麼在我家。我心神的不安，簡直好像我同一個非洲的黑人共桌一般。並且，我心目中的立沙，還是個小女孩，我的女孩，跟這樣的領袖。這樣圓大頭，發生了愛情，我覺得很難奇。

從前我吃飯時有兩種情緒，非欣賞，即不理會；現在呢，只有受罪，只有氣憤了。自從我做樞密院顧問或醫學院院長以後，我的家人，根據某種理由，以爲我們蔬菜單和

我們現在所吃的既無滋味，而吃飯時的情形，也毫無意味。我的夫人實際上虛偽的尊嚴，是平常的憂慮。她看了我們的菜碟後，膽怯地說：「我知道你不喜歡吃肉；……老實告訴我，你喜歡嗎？」我必須回答說：「不要怕，我的親愛的，這肉很好。」她說：「你常常站在我方面說話，兒科拉，你從來不講真話。是誰由大爲什麼吃得這樣少？」吃飯時自始至終都是這一套談話，立沙斷續地笑，且信眼。我看了她們母女兩人，我知道現在我們雖在同桌吃飯，但她們的內心生活，早已非我所能察覺得到了。我覺得我從前雖有一個真正的家庭，我曾過着真正的家庭生活，這是現在呢？我好像是個客人，跟一個假的夫人同桌吃飯，望着一個假的立沙，她們母女兩人完全變了，我也忘了使她們漸漸改變的長的過程了。無疑的，我甚麼都不懂，甚麼是改變的原因？我不知道。唯一的困難，恐怕是上帝沒有給我夫人和女兒像給我一樣的毅力。我從小就能抵抗外界的影響，我心志堅定，不易爲外物所動。俗世的禍根，如名譽，如封爵，從儉樸舒適變爲奢侈，結識上等社會——這些事都不能動我的心。我已安全地超脫了這些虛榮了，但是對於我的懦弱的，意志不堅定的夫人和立沙，這些虛榮，好像崩潰的壁

山，她們完全被壓倒了。

各句定韻幾箇女孩談論着樂曲，談論着唱歌名手和鋼琴名手。貝基和布家姆。我的夫人怕他們懷疑她不懂音樂，常常同情地微笑着，輕輕地說：「真好……是可能的事嗎？……多麼……」一格內克繼續地吃着，嚴正地講着笑話，謙恭地聽着女子們的評語。他有時想說幾句不通的法語，他爲了某種不易知道的理由，竟有別法語很正式地叫我「老爺」的必要。

我滿肚子都是氣。他們都顯然對我頭痛，我見了他們也覺頭痛。我從前沒有經驗過階級的惡感，但是現在呢。我爲階級惡感種種情形所苦。我只想像格內克的不良性情。我不欠書支酬了；段段畜岸。因爲我的朋友中沒有一個來代替他做我的女兒的新郎。我見了他，還有其他一個惡影響。我一人獨處時，或我跟我所愛的人在一起。從不想到我自己的優點；我想到了我的缺點；它們也會變成弱點不足這以優點。就像昨天我剛成一個學者。但在格內克那樣的人前面，我的品德就好像一座高山。山嶺直入雲霄，格內克在山腳行走，小到簡直不能看見。

飯後，我走進書房，抽着小煙斗，這是我一天中唯一的一次抽煙，我從前整天抽煙的學習，現在只有這一點兒遺留了。我正在抽煙的時候，我的夫人進來了，坐下來跟我說話。同早晨一樣，我早就知道她要跟我講的話了。

「我們應該慎重地談一談，尼科拉。」她開始說。「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談一談關於立沙的事。你爲什麼不注意？」

「注意什麼？」

「你故意裝作你不注意到什麼事。這是不對的。對於女兒事不關心是不對的。格內克很有向立沙求婚之意。你對於這事有什麼意見？」

「我不敢說是個壞人，因爲我不知道他；但是我已經告訴過你一千次了，我不喜歡他。」

「但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她站立起來，在室中踱來踱去，心中頗感不快。

「對於一件嚴重的事，你不應有這樣的態度。」她說。「這事有關於我們的女兒

「一生驚險。我既應該把個人的好惡丟開。我知道你不喜歡他……很好……但是假使我們拒絕了他，把一切都推翻了，你怎能擔保立沙不會怨我們一輩子呢？天知道；現在沒有多少青年人了。很可能的，第二個機會不會再來。他熱愛立沙，他也頗欣賞他。他現在自然沒有固定的職業。但這有什麼關係？感謝上帝，他將來一定能獲得一個固定的職業。他出身於世家，頗有錢。」

「你怎麼會知道？」

「他自己說的。他的父親在卡科夫城守有一所大房屋，城外有田產。你得到卡科夫去一趟。」

「爲什麼？」

「你去打聽一下。你在那裏有幾位朋友。我很想自己去。但是我忌憚女人。我不能去。」

「我不去卡科夫去，」我忿忿地斷。

我的夫人驚慌了；他的臉上表示煩悶。

「爲了上帝，尼科拉，」她哀求似地說，哭了。「爲了上帝，請你幫助我，解除了我的重負！我受傷了。」

看了她，實在令人憐憫。

「很好，伐耶，」我溫柔地說，「假如你一定要我去，很好，我到尼科夫去罷，你要我做什麼事，我都替你做。」

她拿她的手帕蒙了眼，到她自己房中去痛哭去了。我獨自留在書房裏

片刻後，他們送進來了一多年令我厭倦的常見的黑影，又從椅子和壁罩落到牆上，落到地板上。我看了它們，知道夜晚又來到了，可恨的失眠又將開始了。我躺臥牀上；一會兒，我又起來了，在房中踱來踱去地走着；以後我又躺在床上了，晚飯後，黃昏前，我神經上的興奮，普遍都達到最高點。我毫無理由地開始哭泣了，把我的頭藏在枕下。同時我又怕人進來；我怕我會突然死去；我私自流淚，又覺羞愧；總之，我靈魂中發生了不可忍受的變動。我覺得我不能再看燈，再看書，再看地板上的黑影，再聽客廳中的響音了。一種看不見的，神秘的力量，很橫暴地把我從我的屋中推出去。我跳了

起心，匆忙地穿上衣服，小心地從房中走到街路上，使我家人不注意我的行動。但是我到那兒去呢？

這個問題的解答，早就在我腦中了：「到開蒂那兒去。」

三

她同平時一樣，躺在土耳其沙發上或榻上讀書。她見了我，毫無精神地抬起頭來，坐下了，把她的手送給我。

「你常常這樣地懶着，」休息似地好久不說話後，我說，「很不衛生。你最好做點事。」

「什麼？」

「你最好做點事，我說。」

「什麼事？……一個女子僅能爲女工或女伶。」

「我慫，假使你不能做女工，你可以爲女伶。」

她小答話。

「你最好還是結婚。」我說，有一半開玩笑的意味。

「沒有人來同我結婚。就是我想結婚，也是無用。」

「你不能這樣地生活下去。」

「沒有丈夫嗎？你好像把這問題看得很重要。只要你有意思要結婚，你要多少男

？就有多少男人。」

「還是不對的，開帶。」

「什麼不對？」

「你剛才說的話完全不對。」

開帶忽然覺得她反駁了。她想改善我對於她家人的不良印象。

「來。向我走走。這邊走。」

開帶把我走到一間雅緻的小屋子。她指着寫字桌說：

「那兒。今晚你準備了一張桌子。你在這兒工作。你每天來，帶了你的工作來。你

「你願意在這兒工作嗎？你喜歡嗎？」

我不在回答，因為我不願使她不快。我對她願意同她在一處工作，我非常喜歡這屋子。我們兩人在這精美的小屋子中坐下，開始談話了。

溫暖、精美的陳設，跟我表同情的人的存在，不覺從前那樣引起我的快感，反而引起了我最烈的憤慨了。我好像以為氣憤發洩後，就會感到舒適些。

「太壞了，我自親愛的。」我開始歎口氣說。「太壞了。」

「什麼？」

「我……」我無法回答，當王的「自親愛」的稱呼是對我。我雖然知道這稱呼是別人會抗議，會反抗。我無能動搖，僅能誘導。我一生以忠誠待人，無論學生，朋友，僕人，當門者或奴才。我這道對人的態度，我知道凡與我接近者，無不愛感化。但是現在呢，我已不是帝王了。我心中說說這話正在長足地發展。無論白天或夜晚，罪惡的思想籠罩於我的腦際，我從前所不曾體驗過自罪惡情感，寄居於我的靈魂，我習慣，

我輕視；我憤怒；我心神恍惚；我害怕；我異常嚴厲，苛刻，殘酷，疑懼。從前供給
我講笑話機會的事，現在僅能給我一種沉悶的感覺。我的論理也變了。從前輕視金
錢；現在我不對金錢懷惡意，而對富紳懷惡意，好像他們不該有那麼多的錢。我從前憎
恨暴行，憎恨專橫；現在我不憎恨暴行本身，而憎恨採取暴行的人。好像我們應該專門
歸咎他們，不應該歸咎不互相教育的一切人們。這一切到底是什麼意思？假使我的新思
想和新感情是由於我的信仰的改變，那麼信仰的改變畢竟從什麼地方來的？是不是世界
變壞了，我變好了，或是我從前是盲目的，不關心的呢？但是假使這個改變由於我體力
心力的衰退……我病了，體重日益減輕——那麼，我實處於一個可憐的地位了。這就是
說，我的新思想是變態的，不健全的，我應該自感慚愧，自知這些思想之無價值……」

「病同思想的改變全無關係，」開蒂攔阻着說。「你現在把眼睛睜開了——一切變
遷的原因都在此。從前因某種理由你不願意注意的事，現在你開始注意了。照我看，你
應該先同你的家庭分離，然後換地休息。」

「你瞎說。」

「你已不愛他們了。你爲什麼還要假裝愛他們呢？你的家庭是家庭嗎？是個無人的家庭罷了。假使他們今天死了，明天沒有人再會注意他們的不存在了。」

開蒂輕視我的夫人和我的女兒，她們也痛恨她。現在我們不應說人們有互相輕視的權利了。但是假使你採取了開蒂的觀念，承認人類間有互相輕視的權利的存在，你會注意到她有同樣的權利來輕視我的夫人和女兒，也像她們有權利痛恨她一樣。

「是個無人的家庭罷了！」她重說一遍。「你今天吃了飯沒有？真奇怪，他們並沒有忘了告訴你，飯已預備好了。我不懂，他們怎麼還記得你的存在。」

「開蒂！」我嚴厲地說。「請你別多講了。」

「你不會想，我在講笑話嗎？我希望我完全不知道他們。聽罷，我的親愛的。把什麼都丟了，離開你的家庭：到外國去——越快越好。」

「什麼話！大學裏的課務怎麼辦呢？」

「把大學也丟了。大學跟你有什麼關係？一切都無意思。你已演講了三十年了，可

是你的學生呢？你已有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嗎？數一數罷。你僅能增加醫生的數字。這些

醫生，利用一般人的無知，整千整萬的弄錢——現在已不需要良好的有才能的人了。你已是不需要病人了。」

「我的上帝，你真刻薄！」我害怕起來了。「你真刻薄。別再講了，否則我走了。我不能回答你所說那苛刻的話。」

女僕進來了，請我們喝茶。感謝上帝，我們的談話，繞着茶壺改變了。我已發洩了我的氣憤，現在我要沉溺於老年人的另一弱點——回憶——了。我把我的過去，詳盡地講給開蒂聽。我想不到我記憶中能安全地保存着這許多瑣碎的事。我自覺驚奇。她很興奮地聽着我講，留神地聽着我講，頗以我事自豪。我特別喜歡講我曾爲某校學生，我如何夢想考入我的大學。

「我常在校園中散步，」我對她說，「風帶來了遠方酒店的歌聲和琴音，或一輛三馬的馬車打我後離色外疾馳而過，馬上的鈴鈴瑤瑤作聲。聽到了這些聲音，不但我胸中充滿了快樂，就連我口胃，我的眼，我的手，也充滿了快樂了。琴聲或鈴聲消失後，我好像看到我自已已是個醫生，我畫了許多畫，一幅比一幅光榮。你看，我的夢都已實現

了。我敢夢想的事還多哩。這三十年來，我是受人歡迎的教授，我有很好的朋友，我有光榮的名譽。我愛我的夫人，我在熱愛她時同她結婚。我有子女。我回憶我的過去，我的一生，是一個精美的，靈巧的樂曲。我現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是不要把最後的一曲弄壞了。所以我須好好地死。假使死是個難事，我也須克服它，像我克服成教授，成學者，成耶教國國民時所遭遇的困難一樣。可是我現在正在毀壞我最後的一曲了。我快要沉入大海了。我到你這兒來求救，你說：『沉下去罷。這是你的責任。』』

這時，客廳中的鈴響了。關蒂和我也知道是誰，說：

「一定是費與多洛維基。密開爾。」

不錯：一分鐘後，費與多洛維基·密開爾進來了。他是我的同事，是語言學家。他年約五十歲，高大強壯，修剪整潔，頭髮灰密，眉毛漆黑。他是個很好的人，很好的朋友。他出身於一個舊的貴族家庭，一個富裕的多金的世家，這世家在我們的文學史和教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是個聰明的，有才能的，受過高尚教育的人，但他也有他的怪僻性情。我們多少都有點兒怪僻，都有點兒奇異，但是他的怪僻是特殊的，應

爲他的友人所不悅。他的友人，多不能明白地看到他的優點，就是因爲他有怪僻性情的緣故。

他進來時，慢慢地脫下了他的手套，柔和地低聲地說：

「好嗎？喝茶。來得正好。今天非常冷。」

他靠桌坐下，喝了一杯茶，就開始說話了。他的談話的特點，在他的譏刺的語調，哲理和戲謔迸出，頗似莎士比亞劇中的掘墳墓者，他常常談嚴正的事，但他的態度總是不嚴正的。他的意見，酸辣刺激，但是因爲他的語調柔順多趣，他的意見的酸辣刺激，並不令人聽了厭倦，反之，人們不久就聽慣了。他每晚帶來約半打大學生活的故事，他坐下後，就開始講這些故事了。

「唉，」他歎了一口氣，他的黑眉毛顯着有趣的跳動，「世界上頗多好玩的人。」
「誰？」開蒂問。

「今天我下課後，我在樓梯上碰到那個老傻瓜倪某。他向前走着，凸出了他的馬頸，想找幾個人替他的頭痛；他的夫人，他的學生——學生不上他的課——哀哭。我自

己想，不好了，他看見我了。什麼都完了——我沒有希望了……」

他用這樣的語調繼續地講。有時他開始說：

「昨天，我聽了齊某的公開演講。他不是用高斯語講的，但是我完全不懂；我不解我們的母校敢叫這樣的笨東西，像齊某那樣笨透的人，來對公眾演講。他是全歐洲頂笨的人。好上帝，你找遍了全歐洲也找不到像他那樣的人——即使你在白晝找，燃着燈籠找。你想像罷：他演講時，好像在吸取大麥稈中的糖汁——吁，吁，吁。他害怕了，他記不得他的講演稿中的話了。他的小小的思想，好像主教騎腳踏車，進行非常遲緩，亦可以說簡直不向前進行。況且他講的話，你一句也不會懂。真可怕，連蒼蠅都聽得煩悶死了。只有紀念日在演講廳聽刻板式的演講時，我們才會有這種煩悶的感覺，該死的演講！」

忽然他又變更了題目了。

「三年前，有一次，我不得不演講了。尼科拉怕遠記得哩。那天天氣很熱很悶，我的制服很緊，緊得要死。我談了半小時，一小時，一小時半，兩小時。好了，我想，感

謝上帝，現在只剩十頁了。況且十頁中有四百是結論，我用不着讀的。我想，只剩六頁了。你很像罷。我看了我前面的人，第一排中有一個高級軍官和一個主教並坐着。這兩個可憐的鬼，倦死了，瘋狂地望着我，防止自己睡覺。雖然如此，他們還是裝做注意地聽，做出了解並喜歡我所講的意思的樣子。好，我想，假使你們喜歡，我就給你們罷。我要祝你們。我繼續地讀，把最後的兩頁也讀了，一字一字地讀。」

他說話的時候，只是他的眼和眉毛微笑着。諷刺家都是如此。他的眼中沒有憤恨，也沒有惡意，只有鋒利和特殊的狡猾，善於觀察人者多有這種特性。關於他的眼，我又注意到另一特點。當他從開蒂手中接取茶杯時，或聽她的言論時，或看她從房中出去片刻時，我發見他的眼中含有謙卑，虔誠，純潔等等的表示。

女僕把茶壺拿走了，在桌上放着一大塊乳酪，幾個水果，一瓶克里米亞的酒——很壞的酒，開蒂在克里米亞居住後，開始喜歡這種酒了。密開爾從書架上拿了兩副紙牌，開始獨自玩弄了。他說單人紙牌戲，需要很大的組織力，和精神的集中。但是他玩紙牌時，依然繼續地說話自娛。開蒂很注意地看他玩紙牌，用摹仿的手勢來協助他談用語言

爲多，幾盞黃昏，她只喝了兩小杯酒，我只喝了四分之一杯，其餘的酒，都讓密爾爾喝了，他無論喝多少酒，不會醉。

當他玩紙牌時，我們解決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多半是關於玄學的，其次是我們最愛的科學。

「感謝上帝，科學的極盛時代已過去了，」密爾爾慢慢地說。「它已唱過它的鴻雁歌了。不錯，人類開始想用別的東西來代替它了。科學生於成見之上，依成見而成長，它現在的精華，依然基礎於跟它過去的老祖宗——點金術，玄學，哲學——完全無異。歐洲的科學家並沒有科學知識的中國人，僅有微小的差別，僅有外表的差別。中國人沒有科學知識，但他們因此失掉些什麼？」

「當然也沒有科學的知識，」我說，「但是結果怎樣？」

「用不着生氣，尼齊拉。我的話是知己之談。我比你想像中的我更謹慎。這句話，我不會在屋頂上說的，它並不許我那樣說！一般人仍然有一種成見，以爲科學和藝術高於商業和商業，這於科學，我們希望他們採取這種成見，我們可依這種成見爲生。你和

我都不能摧毀它。上帝不許我們那樣做！」

當他弄紙牌時，我們又討論了現代的青年。

「我們的社會，一天比一天墮落了，」密開爾歎着氣說。「我不講理想和理想同類的事，我只是說，他們應該規矩矩地工作，規規矩矩地思想。有人說：我看了現代的人就心痛——這話一點不錯。」

「對啦，他們可怕地墮落了，」開蒂同意地說。「告訴我，最近五六年來，跟你研究的人中間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嗎？」

「我不知道別的教授怎樣，——但是我不記得我有過這樣的人。」

「我一生看見過多少學生，多少青年學者，多少名伶……他們以後怎樣了？我不但沒有碰到過一個英雄，一個才子，連一個平常的有趣的人都沒有碰到過。一切都是愚蠢，無能，誇大，驕傲……」

這些關於青年人墮落的話，常常給我一個印象，好像我不知不覺地聽見別人在批評我的女兒。我聽了很氣憤，因為他們的批評是一般的，不加分別的，他們的根據，僅僅

是古人的口頭禪。不值分文的觀念，如墮落呀，缺乏理想呀，不及光榮的過去呀，罵人的話，即使有許多貴婦在座，也要精確嚴明。否則這些話不過是無根據的謔言罷了，正人君子，決不出此。

我老了。我已供職三十年了：可是我並沒有看到墮落或缺乏理想的表徵。我覺得現在並不比過去壞。我的老僕尼科拉在這方面的經驗很有價值，他說，現在的學生，不比從前的學生好，也不比從前的學生壞。

假使有人問我，我對於現代學生不滿意的地方在那兒，我不能馬上回答，也不能詳盡地回答，但是我的回答一定是精確嚴明的。我知道他們的缺點之所在，我用不着拿不易捉摸的口頭禪做掩蔽。我不贊成他們抽煙，喝酒，遲婚。我不贊成他們的冷酷，他們的缺乏同情心，任同學中有人飢餓，不肯捐給「學生救濟會」分文的錢。他們不諳現代各門語言，他們用俄語表達他們的思想，也多不正確。昨天，我的同事，一個衛生學家，忿忿地對我說，他每次演講須講兩次，因為學生對於物理的知識不多，對於氣象的知識更是完全缺乏了。他們最受最近的作家的影響，而這些作家常常不是最好的作

家；他們對於如莎士比亞，奧勒利哲，愛比克脫杜斯和巴斯噶等大作家的名著，絕不理會；他們不能分辨輕重大小，表示他們沒有觀察實際處理事務的能力。他們依靠報章雜誌來解決社會性的問題（如移民），不採用科學研究法和科學實驗法，雖然這種方法完全聽他們使用，並且跟他們的職業符合。他們常成醫院中的醫生，或助理醫生，或助理護士，或顧問醫生，他們準備在四十歲以前保存這些職業，雖然獨立，自由，和個別創造，在科學上也同在藝術或商業上是同樣必要的。我有許多學生和旁聽生，但是我沒有助手，也沒有後繼的人。所以，我愛他們，我同情他們，但是我因有他們而覺光榮……

這些缺點雖然很多，但只有懦夫會因此而發生悲觀和懷疑。從本質上看，這些缺點，都是偶然的，暫時的，完全以生活狀況為轉移。十年以後，它們就會消滅，或被新的和不同的缺點所代替，這些新的不同的缺點，也一定會發生，但是懦夫又要驚恐了。學生的缺點，自然使我不快，但這不快不算什麼。因為近三十年來，我跟他們說話，為他們演講，研究他們的關係，拿他們來跟其餘階級的人比較，我獲得極大的快樂。

密爾嚴喜歡批評別人，閉蒂注意地聽他批評別人；他們兩人都已陷入深淵；瞎罵鄰

家，表面上好像是一種無害的娛樂，但是他們不知道，簡單的談話，漸漸地會變成譏笑，談論他人，漸漸地會變成誹謗他人。

「世界上有很特殊的人，」密爾爾說：「昨天，我去看我的朋友比特洛維基·于高。我碰見一個學生，是你的一個研究醫學的學生，我想，他已是三年級生了，他的臉——像多布洛勃波夫那樣的臉——他的前額上表示出積深的思想。我們開始談話了。『朋友——我要告訴你一件驚人的事。我剛從書上看到某德國人或是別國人——我忘了他的姓名了——從人的頭腦中提取一種新的鹹性物——叫伊的窩定。』他真正相信有這回事，他的臉上有尊敬的表示，好像說，你看，我們人類的力量多麼大呀。」

「前日，我上戲院去，我坐下了，我前面的一排，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頂上等人，顯然是研究法律的學生，一個是有類鬚的研究醫學的學生。那個醫學學生，喝得像皮匠一樣的醉，完全不注意戲臺，在那裏打盹，在那裏點頭，但當一個戲子高聲地自言自語時，或當一個戲子提高他的聲調時，我的醫學學生，驚醒了：擊了他同伴的肋骨一下，問：『他說什麼？是幾句很有意思的話嗎？』法律學生說，『很有意思。』『好！』醫

學學生喝首采。「很有意思。好。」你看，這假笨的醉漢到戲院裏來，不是爲藝術，是爲了很有意思的話。他所需要的，是高尚的意思。」

貝蒂靜聽着，笑着。她的笑，頗奇特。她的呼吸和吸氣有一種迅速的，協調的，有規則的交換，好像她在奏樂。她的臉上，只有她的鼻孔在笑。我忍不住了。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發怒了，臉紅了，我從座上跳將起來，喊：

「不要再講了，聽到沒有？你們兩人爲什麼像蠅蟻似地坐在這兒，用你們的呼吸毒化了空氣？我發怒了。」

我等待着他們停止他們的講話，可是我失望了。我準備走了。也是該走的時候了。十點多了。

「我要在這兒多坐一下。」密爾爾說。「假使你準許我，親狄米羅夫那·貝蒂。」

「我準許你，」貝蒂答道。

「謝謝你。既然如此，請再拿一瓶酒來。」

她們兩人，手中提着燭，送我到客廳。當我穿上我的大衣時，密爾爾說：

「你近來瘦得多了，老得多了，尼科拉。怎麼了？你病了嗎？」

「是，存點兒小病。」

「他自己不保重自己的身體，」開蒂嚴厲地說。

「你爲什麼不保重你自己的身體？這樣下去，你怎麼活得了？上帝僅能濟助自助的人，我的好友。請你代我問候你的家人，請他們原諒我不去看他們。我出國以前，一定有一天要來辭行。決不有誤。我下星期就要回身了。」

我走離了開蒂的住宅，心中添憤。開蒂又因他這病到這的疾病，不禁害怕起來，對我自己誠覺不滿。我問我自己：「我爲什麼不請我的同事替我瞧一瞧？一想到这里，就好像看見了我的朋友，他用聽筒聽了後，悄悄地走到窗口，想了一下，轉回來，希望我不在他的臉上看出真情，故意表示無甚關係的樣子，對我說：「現在我也看不見有什麼特別的病；但是，我的同事，我勸你停止你的工作……」他的話，斷送了我最後的希望……」

「誰沒有希望哩？當我診斷我自己，療治我自己時，我常常希望我的無知欺騙了我，我

希望我所發見的蛋白和糖分，心的衰弱，以及今晨兩次注意到的水腫，都是錯誤的。我讀診療法一類的書時，常有患憂鬱病者的急切，我每天改變藥方，我深信一定會有希望。這一切，多麼無聊呀！

無論天上多雲，或星月明照，我每晚回家時，仰視蒼天，總覺自己旦夕必死。那時我的思想，應同天一樣深遠，一樣光明，一樣顯著……但是實際並不如此！我想到我自己，我的夫人，立沙，格內克，我的學生，以及一般的人。我的思想，不是高尚的思想，是卑鄙的思想；我迷惑了自己，我對於人生的態度，可以著名的阿拉基夫在他的私信中所說的話來表示，他說：「世界上一切的善，都不能與惡分離，而惡又常較善為多。」這就是說，無論什麼事都是醜惡的，我們的生活毫無目標，我在世上所過的六十二年，完全是虛擲。我心中發生了這些思想，自己也覺驚奇，我想使我自己相信，這些思想是偶然的，暫時的，並不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同時我又想：

「假使這些思想是偶然的，暫時的，我為什麼每晚都被拉去跟那兩隻螞蟻談話呢？」我發誓不再到開帝家去了，雖然我知道明天晚上我會同樣地去。

當我拉了我的門鈴，上樓去時，我覺得我已沒有家庭了，我已沒了想回家的願望了。我的新思想，阿拉基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的，不是暫時的，已把我與舊人侵奪去了。我心中充滿了惡思想，我糊塗了，疲乏了，無力動彈四肢了，肩上好像負着十噸的重擔，我躺在床上，不久就睡熟了。

此後，就是失眠。

四

夏天來了，生活改變了。

一天早晨，立沙來見我，戲謔地說：

「來罷，老爺。一切都準備好了。」

他們引導我走到街上，把我送入車中，開走了。我無事可做，看着店舖的招牌，我向前走，它們向後走。「酒樓」二字，變成「樓酒」了。剛巧是一個男爵的名字：樓酒男爵夫人。我行經田野，行經墓地；這墓地沒有給我任何的印象，雖然我快要到那兒去

長眠了。兩小時後，他們引導我進入一個別墅的樓下，近入一間很有生氣的小房，四壁糊着淺綠色詩紙。

晚上我同過去一樣的失眠，但早是不像從前那樣警醒了，不再聽我的夫人說話了，依然在床上躺着，我雖沒有熟睡，但我仍在睡夢之中，半醒半睡。到下午我纔起床，因受習慣的影響，仍坐在桌前，但是我現在不工作了，只讀開蒂寄我的法國的黃書面的小說以自娛，讀些俄國小說，當然更可表示我的愛國心，但是，老實說，我不很喜歡讀俄國小說。除兩三部書小說外，一切現代的俄國文學，我以爲不是真正的文學，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手工業罷了，這種手工業的存在，只在鼓勵生產，但是它的出品，並不受人歡迎。這種手工製造的物品，就是最好的，也不能稱爲佳品，不加幾個「但」字，我們就不能真誠地稱讚它；最近十年或十五年來我所讀的文學上的新作品，也是如此。沒有一本是完全好的，你無法避免這個「但」字；有的有技巧，有高尚的思想，但是沒有天才；有的有天才，有高尚的思想，但是沒有技巧；有的有天才，有技巧，但是沒有高尚的思想。

我不是說法國的作品有天才，有技巧，有高尚的思想。它們也並不能令我滿意。但是它們不像俄國小說那樣黎明。我們常能發見創造力的主要因素——即個人自由觀念。俄國作家缺乏這種觀念。我找不到一本新書的作家，不從第一頁起，就用各種舊習和良心責任來束縛自己。一個作家不敢言裸體。一個作家的手足全被心理分析牢牢網住；第三個作家必須對於國人有仁慈的態度；第四個作家整頁地描寫自然，怕人會懷疑他有某種傾向……一個作家，不顧一切犧牲，要在他的書中表示他是中產階級的人；另一個作家，不顧一切犧牲，要在他的書中表示他是貴族階級的人。他們很謹慎，周到，圓滑：可是他們沒有自由，沒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勇氣，沒有創造的天才。

以上是關於文藝的話

至於俄國的論社會或藝術等的文章，我簡直不讀了，因為我怕讀這些文章。不知是什麼原因，我在幼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很怕客廳的僕人和戲院中的招待員，這種懼怕，到現在我還不能克服。我現在還是怕他們。我不能了解，客廳的僕人和戲院的招待員為什麼要那樣莊嚴，那樣高傲，那樣特別客氣。我讀嚴肅的文章時，也有同樣的不能

以言語形容的懼怕。它們的可怕的嚴正，它們的像出於大主教之口的戲言，它們的過分的知道外國作家的態度，它們的嚴正的空談的能力——「用空虛來填充真空」——這一切，我完全不解，我很害怕；這一切，跟我慣讀的醫學作家和自然科學作家的謙恭，平和和大方，完全不同。不但論文如此；我讀俄國人所譯的外國文章，也感到困難。譯序上的那一大套話，譯者所加的許多註釋（使讀者的精神不能集中），譯者在書中或譯文上所加的括弧中的疑問及原文雖如此而文字上或有錯誤等語——這一切，我以為是對於原作者的侮辱，同時也是對於讀者的獨立人格的侮辱。

有一次，我以專家資格被邀出席最高法院。在休息片刻時，別的一個專家，命我注意公訴律師對於犯人的粗魯行為，犯人中有一個是有知識的女子。我對我的同事說，他的行為並沒有像著作家相互對待的行為那樣粗魯。這話決非言之過甚。他們的行為粗魯到令人痛心。他們對於所批評的作家，不是太恭維，太失自己的尊嚴，就是太苛刻，比我在日記上和思想中對我的未來女婿格內克更苛刻多了。不負責，目的不正當，以及其他的罵人的話，是這種文章普遍的裝飾品。青年的醫學學生，在他們的短篇論文中，喜

就這這種罵人的話稱爲「最後的武器」、這種態度，自然會在青年作家的性格中反映出來；最近十年或十五年來所出版的文藝新作品中，男主角喝了過多的酒，女主角多不貞節，我以爲是自然的結果，不必驚異。

我讀着法文書，向開着的窗往外望，看見我的小花園的尖木柵，兩三棵瘦小的樹，花園以外的道路，田野，以及一片廣闊的小松林。我很喜歡看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頭髮雪白，衣服襤褸，爬上了我的花園的木柵，在那兒譏笑我的光頭。從他們發光的眼中，我可以看出他們的意思是說：「出來罷，你這個光頭。」他們是唯一的不理會我的名譽或頭銜的人。

現在我不是天天有訪客了。我要說的只是尼科拉和比得的來訪。尼科拉每於假日來我寓，名義上是來接洽事務，實際是來看我的。他非常快樂，他在冬天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

「你有什麼話要說？」我問他，從房中走到走廊上。

「老爺！」他說，把手按着心，望着我，表示出情人般的快樂。「老爺！上帝幫助

我！我無論站在什麼地方，總希望上帝來懲罰我！希望青年人都同我一樣快樂。」

他熱誠地吻了我的肩，吻了我的衣襟，吻了我的鈕釦。

「那邊一切都好嗎？」我問。

「老爺！我對上帝發誓……」

他常常很不必要地發誓，我厭倦了，叫他到廬房去，他總會給他飯吃。比得也於假日特別來看我，把他的思想告訴我。他坐在我屋中的桌旁，很謙恭，整潔，明晰，正襟危坐，不敢交腿，也不敢把他的肘靠在桌上，他用輕微的，平順的聲音，告訴我從雜誌和小冊子中搜集得來的很有趣的消息。

這些消息，大同小異，可以歸納如下：某法國人發見了某物。一個德國人，揭發了他，說美國人在一八七〇年時已有此發見。第三個人——也是德國人——說他們兩人都錯了，他們把在顯微鏡下所看到的空氣環，當作黑色素了。即使他心使我笑時，比得也把他的故事拉得很長，好像他在辯護他的論文，把材料的來源，說得很詳盡，對於時日以及雜誌的期數和名稱，絲毫沒有錯誤。況且他不能單地說皮的脫，一定要說皮的脫。

約翰·約克，有時他跟我們同桌吃飯，他也講些同樣有趣的故事，使同桌的人都好像精神頹喪了。假使給內克和立沙開始談論樂曲，他就低下了頭，沉下了臉了。這些無足輕重的事，居然在他和我那樣嚴正的人面前談論起來，他深以為愧。

在我現在的精神狀態下，只要他講五分鐘，已夠使我厭倦，已夠使我感到我已看了他，聽了他一萬年了。我憎恨這個可憐人。我就在他的輕微平順的聲音和他的書本語言下，漸漸地衰老了。他的故事，使我日益愚蠢……他對我有最好的感情，他告訴我許多事，目的至更為尖酸。且說合也的規則，是疑視着他的臉，好像我要催眠他，同時我心中想：「走罷，走，走……」但是他對於我心中的暗示完全不理會，他還是坐着，坐着，坐着。

他跟我同坐時，我常有一種觀念：「我死後，他可能會被聘繼任我的事。」一想到此，我就好像看到我的可憐的學生變成全無水草的沙漠綠洲了；我對於比得很不容氣，我不善話，有滿肚子的氣，好像他有這些惡思想，不是我有這些惡思想。當他開始頌揚德國的學者時，我不再善意地說笑話了，我嚴厲地說：

「你的德國人，都是笨東西……」

已死的克立洛夫教授，曾在雷伏爾沙比洛哥夫同浴。水冷，克立洛夫教授大怒，發誓地說：「這些流氓似的德國人。」我對於德國人的態度，同克立洛夫教授相似。我對待比得，非常粗暴；但等到他出去，我在窗口看見他的灰色的帽漸漸在花園木柵後消失時，我又想叫他回來，對他說：「原諒我，我的好友。」

晚飯較去冬更無意味了。我現在已憎恨而輕視的格內克，天天跟我同桌吃飯。從前他在我面前時，我忍着苦，不說話，現在我時時譏刺他，我的夫人和立沙因此頗覺難過。我已爲惡念所困，我常說全無意思的話，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說這些話。有一次，我鄙夷地注視了格內克良久以後，忽然毫無理由地發了怒，說：

「鷹可能比雞鵬還飛得低，但雞鵬絕不能如鷹之飛翔天空。」

可惜，雞鵬的格內克，反比鷹的教授更聰明。他知道我的夫人和女兒是袒護他的，他就利用這「戰略」他用謙恭的靜默來反攻我的衝擊。他的意思是說：這老人瘋了……跟他談論，還有什麼好處呢，有時他善意地開我玩笑。一個人可以驚人地墮入鄙陋，深

淵。我常想於同飯時表明格內克是個倖進的人，希望我的夫人和立沙能了解他們的錯誤，希望我能戲弄他們——我在一足已入墓中之際，居然還有這些可笑的夢想！

我們中間發生了誤會了，這種誤會，我僅聽人說過，從來沒有親自經驗過。雖然說來痛心，但我要敘述前天飯後所發生的一個誤會。

我坐在房中，抽着小烟斗。照常地，我的夫人進來了，坐下來，開始談話了。現今天氣溫和，又有閒空的時間，又可探聽我們的格內克到底是怎樣一種人，現在到卡斯夫去，正是其時。

「好，我去罷，」我同意了。

我的夫人站立起來，很高興，走到門口。但是她忽然又回轉身來對我說：

「我還要請求你一件事。我知道你會發怒；但這是我的責任，我應該忠告你……原諒我罷，尼科拉，——但是我們的鄰人已在開始談論你，說你天天到闊蒂那兒去。我承認，她很聰明，受過很好的教育。同她遊談，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像你那樣的年齡，有你那樣的地位，會覺得同她作伴是一種快樂，實在有點奇怪。……況且她的名譽，

夠……」

我所有的血，都很快地從我的腦中湧上來了。我的眼發火了。我握住了我的頭髮，頓着足，用不是我素來所有的聲音直叫起來：

「滾，滾，滾……」

大概我的臉很可怕，我的聲音很奇怪，因為我的夫人忽然臉白了，像求救似地高聲地叫，她的聲音，也不是她素來所有的聲音。立沙，格內兒及于高，聽到了我們的叫聲，連忙跑進房來

我的腳失了知覺，好像已經不存在了。我感到我倒在一個人的臂膀上，我聽見我叫了片刻後，就不醒人事了，兩三小時後始蘇醒過來。

開蒂每天傍晚前來看我，我的鄰人和朋友當然是看見的。片刻後，她和我同乘車外出。她自己養着馬，她今夏買了一輛四輪的車。她過着公主般的生活，她有一所寬麗的別墅，一個很大的花園，她把城居的家具，都搬到了別墅。她有兩個女僕，一個車夫。我常常罰她：

「開蒂，你把你父親的錢完全化完後，靠什麼過活呢？」

「再看罷，」她答道。

「但是這注錢應該好好地用呀，我的親愛的。這是一個正人君子從苦工得來的錢。」

「你告訴我過了，我知道了。」

我們乘着車經過田野，到了小松林，這小松林，從我的窗望出去，可以望得見。自然界像過去一樣的美，雖然魔塔在輕輕地對我說，三四個月以後，我死了，這些松柏，這些鳥，天上的白雲，都不會注意到我的不存在。開蒂喜歡自己執韉，現今天氣很好，我又坐在她身旁，自己駕駛，似亦無妨。她很快樂，不再批評人了。

「你是個很好的人，尼科拉，」她說：「你是個稀有的鳥。沒有一個戲子，能扮演你。我秘密開竊，即使最壞的戲子，也能扮演，可是沒有人能扮演你。我羨慕你，我可怕地羨慕你！我是什麼人？什麼人？」

她想了一會兒，問我道：

「我是一個消極的現象嗎，是不是？」

「是，」我答道。

「嗯……我以後應該做些什麼事呢？」

這叫我怎樣回答呢？我可以說：「工作」或「把你的財產送給窮人」或「自覺」。但是因為太容易說，我反而不知道怎樣回答了。

我的療治學同事，講療治法時，常勸人注重個別診治。他們的講法，我們應該遵從，因為教科書上所說的最好方法，最適當的普通規則，應用到特殊的病症上去，常常不適用。道德上的病症，也不能用一般的原則來治療。

但是我非回答不可。所以我說：

「你太開了，我的親愛的。你應該做些事……假使你要職業，你為什麼不再去登臺表演呢？」

「我不能。」

「你有一個犧牲者的態度和語言。我不喜歡你這樣，我的親愛的，你應該歸咎你自

己。你一開始就罵人，就不滿於一沒事物；可是你從沒做過任何改進他們的事。你從沒與罪惡奮鬥過。你很快就厭倦了。你不是奮鬥的犧牲者，你是你自己的懦弱的犧牲者。當然你那時年紀很輕，缺乏經驗。可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振作起來，再上臺去表演罷。你能好好地工作；你能爲藝術之宮效勞……」

「不要這樣聰明，尼科拉，」她打斷了我，「從今天起，我們約定：我們可以談男伶，女伶，作家，但是我們不許牽連到藝術。你是個稀有的卓絕的人，但是你對於藝術的了解還不夠，你不把藝術看做是真正神聖的。你沒有審美的能力，你沒有聽藝術的耳。你的一心二忙了，沒有發展審美的時間。確實的……我不喜歡聽關於藝術的話！」她興奮地影着說。「我不喜歡聽這些話。謝謝你，他們早就把藝術俗化了。」

「誰把藝術俗化了？」

「藝術家以瘋狂俗化藝術，報紙以過於熟知藝術的態度俗化藝術，聰明人以哲學俗化藝術。」

「哲學同藝術的關係有什麼關係？」

「很有關係。凡是一個人要用哲學來推究事物，我們就知道這人對於這事物完全不了解了。」

爲避免激烈辯論起見，我趕緊改變了談話的題目，以後我們有多時沒說話。直到我們出了松林，向着開蒂的別墅走時，我纔回到原來的題目，問她道：

「可是你還沒有解答你爲什麼不願意再登臺嗎？」

「真可痛心！」她說，臉紅了。「你要我直率地把真理講出來。好罷，假使……假使你要知道真相！我沒有天才，我沒有天才，可是……我有很大的野心！這就是我不願意再登臺的原因！」

她自誤以後，掉過頭去，用力地拉韁，希圖掩蔽她的手的抖動。

當我們走近別墅時，我們看見密開爾早在那兒了，在大門前蹣跚來蹣跚去，好像等候得不耐煩了。

這個費奧多洛維基又來了，「開蒂不悅地說：『請你把他帶走。我已厭倦他了。他是個平凡人……讓他到魔鬼那兒去。』」

費奧多洛維基，空閒爾應該早已退席了。但他毫無動靜，遲遲不走。近來他好像有點兒改變了。他忽然消瘦了，從前他無論喝多少酒，都不會醉，現在喝了酒要醉了。他的黑眉毛，漸漸地變成灰色了。當我們的馬車在大門前停下來時，他表示出決意和不耐煩的樣子。他慌忙地幫助開帶和我走下馬車，迅疾地問了我們許多問題，笑了，慢慢地揮着手，我從前只在他眼中所看到的溫柔、虔誠和純潔，現在瀰漫了他的整個的臉了。他很快樂，同時他又因快樂而羞慚，他自己他有每禮拜到蒲家求的習慣，他每次來時，總覺有說明理由的必要，這些理由，都是顯然不成理由的理由，如：「我剛因事經過，我想來你家談一秒鐘。」

我們三人進入屋中。我們先喝茶，以後我們的老友，兩副紙牌，在桌上出現了，接着就是一大塊乳酪，幾個水菓，一瓶克里米亞酒。談話的題目，沒有一個是新的，完全跟去冬所談的一樣。大學，學生，文學，戲院——這些都是我們所談的題目。空氣也因這些誹謗而濃厚了，緊張了，空氣不像去冬被兩個蝦蟆的談吐所毒化，如今被三個蝦蟆的毒氣所毒化了。除了絲絨似的沉重的笑聲，琴音似的癡笑，待候我們的女僕，還可以

聽到樂劇的觀衆所發的「嘻，嘻，嘻！」那種不悅耳的笑聲。

五

雷電風雨交作的可怕之夜，不待多言，這種夜，鄉人稱爲「麻雀夜」。我個人的一生中，曾有過一個這樣的麻雀夜……

午夜後，我醒了，忽然從牀中跳了出來，我好像覺得我馬上就要死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因爲我身體上沒有絲毫預示速死的徵象；但是一種恐懼侵襲了我的靈魂，我好像忽然看見天空中燃起了不祥的巨火。

我迅速地在房裏喝了一杯水，我迅速地走到門口，天氣很好，空氣中充滿着花草的尖頂木樁，我看見屋外的燈火，有花白的樹木，我也看見大路和遠處的一帶黑森林。天上掛着一個安靜而光亮的月，沒有半點兒雲。萬籟無聲。樹葉子絲毫沒有動搖。我以爲無論什麼東西都在望着我，都在聽着我死。

恐懼執住了我了，我關了窗，迅速地上了牀。我按了我的自己的脈跳，我在我的手腕

上已找不到它了；我往我的太陽上去找；往我的頸部去找，又回到我的手上來找。我的身體的各部分都冰冷了，都被冷汗洗得很光滑了。我的呼吸越來越快了；我的身體抖顫了，我的五臟都攪動了，我的臉上和前額上好像蒙着蜘蛛網一般。

怎麼辦呢？喊我的家人來嗎？沒有用。我不知道我的夫人和立沙來時能做什麼事。我把我的頭藏在枕下，我把我的眼閉上，等候着，等候着……我的背骨冷了，差不多收縮起來了。我感到死一定是靜悄悄地從我背後來的。

「唧，唧。」靜寂的夜聽見了一種尖銳的聲音。我不知道這聲音在我心頭還是在街上。

上帝呀，多麼可怕啊！我想再喝一杯水。可是現在我已不敢睜開眼，不敢抬起頭了。這恐懼不能以言語形容。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害怕。是不是因為我希望活下去呢？還是因為一種新的不知名的苦痛正在等着我呢？

我聽見樓上，天花板上，有呻吟聲，以後又有笑聲……數分鐘後，樓梯上有足步聲。有人從樓上下來，又從樓下上樓去了。一會兒，足步聲又從樓上下來了。有人站在

我的門口，在竊聽。

「誰呀？」我喊。

門開了。我勇敢地把我的眼睜開，看見了我的夫人：她臉色慘白，眼都哭紅了。

「你沒有睡熟嗎，尼科拉？」她問道。

「什麼事？」

「請你下來瞧一瞧立沙：她病了。」

「好，……我願意，」我輕輕地說。我現在不孤獨了，我很高興。「好，……我馬上下來了。」

我一面跟着我夫人走，一面聽着她對我講話，但是因為我的心神恍惚，她所說的話，我一句不懂。她燭上所發出的光點，在樓梯上跳舞；我們的長影抖動着；我的腳踏着我的睡衣的邊緣。我的呼吸停止了，我感到有人在追我，要捉住我的背。「我即刻就要死在這樓梯上了，」我想，「即刻就要死了——可是我們走過了樓梯，走過了有意大利式的裝飾客廳，走進了立沙的房。她穿着襯衫，坐在牀中；她的光腳掛在牀外；她呻吟

脊。

「呵，我的上帝！……呵，我的上帝！」她低聲地說，半閉着眼，好像怕我們的燭光似的。「我不能，我不能。」

「立沙，我的兒，」我說，「怎麼了？」

她見了我，直叫起來，倒在我的頸上。

「親愛的爸爸，」她嗚咽着。「最親愛的爸爸……我的親愛的爸爸，我不知道是怎麼了……可是我感覺悲痛。」

她擁抱了我，吻了我，不很清楚地說了許多親愛的話。這些話，在她嬰兒時期，我聽慣了。

「安靜些，我的兒。上帝保佑你，」我說。「你不要哭，我也好像感覺悲痛。」

我用衾被把她蓋上；我的夫人給她喝了水；我們兩人，在牀邊走着，不知如何是好。我的肩撞了她的肩。我忽然回憶到我們從前給子女洗澡的情形了。

「可是請你救治她，請你救治她！」我的夫人懇求似地說。「想個辦法呀！」但是

我有什麼辦法呢？沒有。我的女兒的靈魂上挑着重擔子；但是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知道，我只能低聲地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過些時就好了。……睡罷，睡罷。」

狗兒好像忽然故意地在天井中狂叫。起初低微無定，以後就響亮了，分成兩種聲音。我從前聽到狗叫：聽到貓頭鷹叫，總覺得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可是現在呢，我的心痛苦地緊縮起來了，我急忙解釋狗叫的理由。

「完全沒有意義的，」我想。「不過是一個有機物對其他的一個有機物的影響罷了。我神經上的大緊張，影響了我的夫人，我的女兒，我的狗。沒有別的意義。這些精神上的感應，可以解釋一切預兆。」

幾分鐘後，我回到我自己房中：給立沙開藥方，我已不再想到我即刻會死了。只是我的靈魂上感到沉悶無聊，所以我知道我不會即刻死去，反而不樂了。我站立在房中，良久沒有動彈，我思索着：應給立沙開怎樣的一個藥方。但是天花板上的呻吟聲已聽不見了：我決意不給她開藥方：我只是一動不動地站着。

這時萬籟無聲，異常靜寂，真是某作家所謂靜在耳中作響。時間過得真慢。一條條的月光，像凍結在窗櫺上一般，一動也不動……距天明還遠得很呢。

但是花園門軋軋作響了；有人偷偷地進來，從瘦弱的樹上折了一枝，小心地敲着我的窗。

「尼科拉！」我聽見低微的聲音。「尼科拉！」

我把窗子打開了，我以爲我在做夢。窗下牆邊，站着一個女子，穿着黑衣，她被月光照得明亮，她的圓大的眼望着我。她的臉，在月光下，像大理石般的慘白；嚴正，奇特。她的下頷抖顫着。

「是我……」她說，「我……開蒂！」

在月光下，女子的眼，又大又黑，一般的人們顯得更高大更慘白了。我初見她時不認識她，恐怕就是這個緣故。

「你有什麼事？」

「原諒我，」她說。「我忽然感到無聊……我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到這兒來。你

的窗上有燈光……所以我決意敲窗……原諒我……呀，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樣無聊呀！你現在在做什麼事？」

「不做什麼事，失眠罷了。」

她的眉毛豎起來了，她的眼被淚珠照亮了，她的整個的臉好像發光似的，臉上表示着看慣的然而久未看見了的信心。

「尼科拉！」她懇求似地說，兩手向我伸來。「親愛的，我要求你……我懇求……假使你不輕視我對於你的友誼和尊敬，請你遵從我的懇求。」

「什麼事？」

「請你拿了我的錢。」

「拿了你的錢做什麼？你的錢對我有什麼用處？」

「你應該遷地療養，你應該醫治你的病。你拿嗎？拿嗎？親愛的……拿嗎？」

她急切地望着我的臉，她又說：

「拿嗎？你拿我的錢嗎？」

「不、我的親愛的，我不拿你的錢……」我說。「謝謝你。」她回過身去，低着頭。我沉重的口氣，似乎不容許再討論錢的問題了。

「回家去睡覺，」我說。「我明天來看你。」

「這是說，你不把我當做你的朋友了？」她愁悶地問道。

「我並沒有那樣說。但是你的錢於我無用。」

「原諒我，」她說，她的聲音低了八級。「我懂你了。你不願意受惠於像我這樣的人……一個退休的女伶。……再會罷。」

她很快地走了，我連對她說「再會」的時間都沒有。

六

現在我在卡看夫了。

我既知跟我現在的精神狀態奮鬥是無用的，況且我也沒有奮鬥的力量了，所以我決意要使我的餘年清白無疵，正大光明。我承認我同我的家人意見不合，但我至少要遵照

他們的意思去做。並且我近來也不再計較了，我覺得我到卡科夫去，或到巴黎去，或到柏提且夫去，都是一樣的。

我中午時到卡科夫，寓居於一個離教堂不遠的旅館。我因坐火車請頭昏，冷風吹透了我的全身，現在我坐在牀中，手托着頭，等候着痠痛的來臨，今天我應去拜訪我的教授朋友，但是我沒有這個意志，也沒有這種力量。

一個老的侍役進來了，問我有沒有自己帶被褥來。我跟他談了五分鐘，問了他幾個關於格內克的問題，因為我是爲他而來的。這侍役生長於卡科夫，完全知道本地情形；但是他不記得有姓格內克的人家。我問他關於財產的事，他也回說不知道。

走廊中的鐘打了一點……二點……三點了。我現在正在等候着死，我覺得最後的數月，比我的一生還長。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能適應時間的遲緩了。從前我坐在火車站等車，或坐在考試場等考試，我覺得一刻鐘有無窮的長。現在呢，我整夜坐在牀中，一動不動，靜靜地想着，明晚還是一個同樣無聲色的長夜，後天還有一個同樣無聲色的長夜……

走廊中的鐘打了五點，六點，七點……天黑了。我的頰上感到微痛——這是癢癢的開始。我沒事做，就靜思着，我回到了我從前關心世事時的觀點，我問我自己：我這名人，我這樞密院顧問，爲什麼坐在這小屋子中？爲什麼坐在鋪着奇怪的灰色絨毯的牀中。我爲什麼看這不值錢的錫製面盆架？聽走廊中打着的破鐘？這一切，同我的大名，我在人羣中的高地位符合嗎？我用微笑來回答這些問題。我的幼稚，我自己也覺好笑！——我年輕時，因患這個幼稚病，所以高估了名譽和受人尊敬的優越地位的價值。我的玉照見於「名人錄」和「世界畫報」。我在德國報紙上讀到我自己的小傳，但是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哩？現在我獨自寂寞地住在一個異城，坐在一個異牀，用我的手掌擦着我的痛癢……

家庭的醜事，債主的嚴厲，火車上的人員的粗魯行動，護照制度的麻煩，小食店中的昂貴而不衛生的食物，一般人的無禮貌——這一切和其他不可勝數的瑣事，跟我息息相關，我也就同僅在自己小街上聞名的中產階級中人一樣了。我的優越地位在那裏？我們可以說我的名譽很大，我是個英雄，我是國家以有我這樣的人爲榮。一切報紙都報

告我的情況，郵差已送來了我的朋友，我的學生，以及社會上一般人寫給我的慰問信。但是這一切不能使我不寂寞地慘死在別人的牀上。當然我不能歸咎他人。但是直截地說，我不稀罕我的名譽。我覺得我的名譽欺騙了我。

十點鐘左右，我睡熟了，雖然痲痺病復發，但我睡得很酣，假使沒有人來鬧醒我，我可以睡一個很長的時間，一點鐘剛打過後，忽然有人敲我的門。

「誰呀？」

「有電報。」

「你應該明天送來，」我氣忿忿地說，同時從侍役手中取了電報。「現在我不再睡了。」

「對不起。你房中有燈光。我以為你沒有睡。」

我把電報拆開，先看了來電人的姓名，知道是我的夫人打來的。她為什麼打電報給我？

「昨日格內克與立沙祕密結婚。請回家。」

我讀了電報。我好久沒有感到驚異。格內克或立沙的行爲並不令我驚異，我所驚異的，倒是我接到他們結婚消息而心不爲所動。據說哲學家 and 真正的學者是不關心世事的。這話錯了。不關心世事，是心靈上的癱瘓，是昏天。

我又上牀睡了，可是沒有睡熟；我開始思索，我能想些什麼。但到底我應該想些什麼呢？我好像已經把各種問題都思考過了，現在沒有任何事物能有很大的力量來引起我的思想了。

天亮了，我抱着膝坐在牀中，我無事可做，想把自己估計一下。「自知」是一個很好的有用的忠告；可惜古人並沒有告訴我們利用這個忠告的方法。

從前我研究別人或我自己，不考慮行爲，只考慮欲望，因爲從行爲上看，任何事都是有條件的。只要你告訴我，你喜歡什麼，我就能告訴你，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現在我要研究我自己了。我喜歡什麼呢？

我希望我們的夫人，子女，朋友和學生不愛我們的名譽或商店或頭銜，我希望他們愛我們，因爲我們是平常的人。此外我希望能有助手和繼承我的工作的人。還有呢？我

希望能在百年後醒轉來，看一看科學發展的情形，即使只許用一個限看，也無不可。我希望能活十年……還有什麼呢？

沒有什麼了。我想了好久，再也想不出什麼來了。不管我想得怎樣多，不管我的思想範圍怎樣大，我的欲望中，缺乏最主要最重要的東西。我醉心於科學，我希望能再活幾年，我坐在別人的牀上，我希望能知道我自己，我對於事物發生了許多思想，感覺和觀念，但我沒有普通的觀念，能把這許多事物，行動，思想，感覺連綴起來。我的每一思想，每一感覺，都是分離的，不相關的，我對於科學，戲院，文學，以及我的學生的每一意見，我想像中所有的許多小印象，都是獨立的，彼此沒有關係的，即使最聰穎的分析家，也不能於其中發見任何普通的觀念，或活人的真精神。

假使沒有這普通觀念，沒有這真精神，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既缺乏人的真精神，所以無論重病，或怕死，或環境和人們對於我的影響，都足以破壞和粉碎我從前的宇宙觀，都足以毀滅我從前所見的人生的意義和快樂。所以我一生在最後幾月，被奴隸性的或野蠻人的思想和感覺弄得暗昧了，我現在對於什麼事都不

感覺趣味，我也不注意天明，這都是當然的結果，毫無可異。假使一個人沒有較外界影響更高更強的能力，他一遇風寒，就會失却平衡，就會把所有的鳥都看做貓頭鷹，所有的聲音都會做狗叫；他的悲觀或樂觀以及從悲觀與樂觀所發生的大小思想，都不過是病徵罷了。

我失敗了。我繼續地思想，繼續地討論，沒有什麼益處了。我將靜悄悄地坐着，等待必然的來臨。

早晨，侍役送進茶和本地的報紙來了。我機械地讀了第一頁的廣告，社評，報章，雜誌摘錄，本地新聞……我在本報新聞欄中看到下列的一則新聞：「我們的著名學者，退休的教養所主任諾夫·尼格立，昨天乘特別快車到卡科夫，現寓某某旅館。」

我們所知道的六名，顯然可以離開名人而獨立生存。我的大名，現在在卡科夫城中闊步行走，第八個通告：大約三月以後，這個大名，會照耀得跟太陽本身一樣明亮，會用金字寫在我墓石的碑上——那時我自己呢，已埋葬在草泥之下了……

輕微的響門聲使我感到我的耳鼓。有人來見我。

「誰呀？進來罷！」

門開了。我吃了一大驚，向後退了幾步，連忙把便衣拉緊，開蒂站在我面訕了。

「你好嗎？」她說，她急步上樓梯來，氣喘吁吁。「你想不到我會到這兒來？我……我也來了。」

她坐下了，繼續地斷續地說，掉過頭去，不看我。「你爲什麼不說早安呀，我也是今天……到的。我知道你住在這旅館，所以我來看你。」

「我很高興看見你，」我說，聳了肩。「但是我吃了一驚。你好像是從天上降下來一般。你在這兒做什麼？」

「我嗎？……我剛來。」

我們兩人都不說話了。忽然她暴躁似地站立起來，走近了我。

「尼科拉！」她說，她臉色慘白，用手捫着胸口。「尼科拉！我不能再這樣活下去了。我不能。爲了上帝，請你馬上告訴我。怎麼辦。告訴我，怎麼辦？」

「我能說什麼？我失敗了。我不能說什麼。」

「但是告訴我，我懇求你，」她接着說，氣都喘不過來了，混身抖動。「老實告訴你，我不能再這樣活下去。我沒有再這樣活下去的力量了。」

她倒在椅子上，開始嗚咽了。她仰着頭，扭着手，頓着腳；她的帽從她的頭上掉下來，掛在帽帶子上搖盪着，她的頭髮零亂了。」

「救救我，救救我，」她懇求似地說。「我不能再忍受了。」

她從她的旅行袋中取出了手帕，連帶地拉出了幾封信，這些信從她的膝上掉下來，落在地板上。我把它們從地板上拾起來，看見一封信上有密開爾的筆跡，湊巧窺見一二個字：「熱烈的……」

「我不能告訴你什麼，開蒂，」我說。

「救救我，」她嗚咽着，握住我的手，吻了我的手。「你是我的父親，我的唯一的朋友。你有智慧，有學問，你是老年人！你是老教授。告訴我，怎麼辦？」

我糊塗了，我吃驚了，我被她的嗚咽所感動了，我簡直站不起來了。

「我們吃早飯去罷，開蒂，」我說，同時強笑着。

我隨即低聲地加上一句：

「我馬上就要死了，開蒂……」

「一句話就夠了，一句話就夠了，」她哭泣着，對我伸長了雙手。「怎沒辦？」

「你真怪了……」我低聲地說。「我不懂。像你這樣的一個聰明人，忽然哭泣起來了……」

我們兩人又不講話了。開蒂整理了她的頭髮，戴上了帽，摺攏了她的信，塞進了小袋，不說話，不慌不忙。她的臉，她的胸，她的手套，都被淚珠浸濕了，但是她的臉色，已是冷淡了，嚴肅了……我望着她，自感慚愧，因為我比她快樂。我於晚年臨死以前，纔注意到我缺乏我的哲學家朋友所謂普通的觀念；但是這個可憐人的靈魂，從來沒有寄托之所，以後也再不會有寄托之所了。

「開蒂，我們吃早飯去罷，」我說。

「不，謝謝你，」她冷淡地答道。

「我不喜歡卡科夫，」我說。「太灰色了。簡直是個灰色的城市。」

「是……醜惡……我也不預備在這兒久住……我不過道經此城罷了。我今天就走

了。」

「往那兒去？」

「往克利米亞去……我的意思是，往高加索去。」

「好。一去不復返嗎？」

「我不知道。」

開蒂站了起來，把她的手給了我，冷笑着，掉過頭去，不看我。

我想問她：「這是說，你不送我上山安葬嗎？」但是她不看我：她的手冰冷的，好像已經不是她的手了。我引導她到了門口，不說一語。……她走出了我的屋子，沿着長的走廊走去，沒有回過頭來看我。她知道我的眼跟着她走，我以爲她到了樓梯頭，一定會回過頭來看我。

不，她始終沒有回過頭來看我。她的黑衣忽然不見了，她的足音沉寂了……再會罷，我的寶貝！

柴霍甫選集

110

版初月九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吻

SELECTED WORDS
form

ANTON CHEKOV

著 甫 霍 柴
譯 一 林 華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實價每冊國幣 元

(外埠酌加郵費)

發行人 林 勁 風

發行所 古今出版社

(重慶中三路二五七號)

印刷所 古今印刷所
